

第一章

那两排柔长如扇的黝黑睫毛轻轻刷了两下，一声悠然长叹发自两瓣红艳如花的樱唇。

“我敢用全部家产来打赌，这儿绝对不是台湾！”云吹雪细细嗔柔的嗓音里满含着挫败。

以一个有教养的闺女来说，她的姿势算是低级了——四肢大张地躺在草地上，两眼无神朝天！

尤其她还是个美丽得叫人流口水的天生尤物，莫怪行经武当山的“黄河四鬼”要看得眼珠暴突，欲火中烧了。

“嘿！美人儿，在等亲哥哥吗？”云吹雪没动，只稍稍扫了下眉眼，瞄见他们的穿着打扮，使她娇俏的脸蛋更形灰暗。

“我敢再用脑袋来打赌，这里百分之两百不是二十世纪。”“美人儿，亲哥哥这就来安慰你！”四个獠头鼠目的男人将她包围了起来。

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”云吹雪俐落地跳起，拍拍屁股。“世间男人同样贱！”她是个高挑健美的艳丽女子，玲珑有致的窈窕身材裹在一袭雪白罩衫中，同时融合了妖媚与清纯，这样的女人叫男人心痒难耐。

“老大，这女人还真高耶！”说话的男人留着而撇老鼠须，他是“黄河四鬼”中最矮的，足足比云吹雪短少一颗头。

就连被他称为老大，肩膀上扛着一只流星锤的男人也只到云吹雪的耳朵。

“她穿的衣服也很奇怪！”“不过顶漂亮的，尝起来不晓得味道怎么样？”四个男人肆无忌惮地批评她，可把云吹雪给惹火了。

“原来这里是蛮人帮、矮子国！”她的目光是冷的、语气也是冷的。“你们这几个跳梁小丑，不想死的话就给姑奶奶滚边去。”“臭女人！”男人是经不起激的，色狼尤其是。

一只流星锤砸向云吹雪，她俐落闪身，四两拨千金地将武器给弹了回去。

她不是只有嘴巴厉害，身为二十世纪的神秘组织“黑暗帝国”皇帝身旁的侍卫总长，以及“神风万能社”的美女老大，没两把刷子怎么行？而她学得最道地的就是中国武术精华——太极拳！

大浪来时如何挡？不用挡，避开它，待浪消劲退时，再一拳击碎它便是。

她滑溜得像条泥鳅，在“黄河四鬼”组成的攻击网中进退自如，偶尔兴起，还拨一人的剑去打另一把大环刀、架长鞭去纠缠流星锤。

可怜喔！四个男人被耍得团团转。“一群废物。”她斜眼睨人的表情端地是轻蔑到极点。

“大哥，给这个臭女人一点颜色瞧瞧！”扬动长鞭的男人气坏了。

“那有什么问题，你们闪开。”流星锤老大挥退了三个拜弟，手中大锤在云吹雪头顶滴溜溜地绕起圈子。

“你们四人联手都打不过我，就你一个……哼！”云吹雪轻撇嘴角。“你是找死！”说完，飞起一腿踹中男人的胸口，他的流星锤脱手飞了出去。

“啊！”四个男人突然大惊失色地闪了开去。

“知道我的厉害——”云吹雪一语未毕，顶上的流星锤蓦地爆开，迎风飘散出阵阵淡黄色的熏烟。

“你使毒！”她不小心吸了一口，只觉手软脚软，眼前的景物竟开始模糊。

该死的！居然着了人家的道。云吹雪迈着酸软的双腿，不敢再恋栈，朝身旁密林钻了进去。

她不该得意忘形的，这个不知名的年代、陌生的地方不是她的地盘，没有手下、缺乏靠山，她独身一个女人本该事事小心，结果她却……是优渥日子过太久了，警觉心日渐低落，今朝要是有什么不幸，全是她自个儿咎由自取。

她拚命逃着，咬紧牙关，不停地鞭策自己！

“黄河四鬼”在使毒伎俩失去控制后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

“大家快服下解药！”老大自怀中掏出一只瓷瓶倒出一粒艳红色丹药吞下，再把瓶子丢给三个弟弟。

“大哥，那个臭女人跑了。”“放心，她逃不远的。”“吸入我独门的‘散魂烟’，没有解药，她是死路一条。”老大等三个弟弟都吃完解药后，一挥手。“咱们追，非逮回那个臭女人，大伙儿乐和、乐和不可！”楚飘风手里牵着宝贝爱马“闪电”的缰绳，打从迈出武当派大门，那两片爱笑的唇就一直下垂着。

“老古板、臭牛鼻子道士！这么有本事不会去打擂台、争武林盟主的宝座？就会搞些‘解剑岩’、‘下马坡’的无聊事！”他转而对马儿抱怨：“‘闪电’你说，他们是不是很过分？居然不准我骑你。

开什么玩笑嘛，这条山路徒步得走上一天一夜耶！我还得拉着你走……”楚飘风叽咕个不停，灵驹“闪电”喷出一口长气，索性转开头去。

“呃——”楚飘风的怨言突然卡在喉咙里，漂亮的黑瞳不期然地睁大、再睁大。

“嘿！‘闪电’你说，那是不是个女人？”远远地，一抹白色的纤影持续地朝他的伫足地接近中。

看不清楚她的容颜，散乱的发丝遮住了她整个脸庞，她脚步颠簸，一身雪白罩衫满是泥污。

“‘闪电’咱们闪边点儿，让人家小姑娘先走。”楚飘风牵着马尽量有多远就躲多远。

“天灵灵、地灵灵，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请保佑，千万别叫小姑娘倒在我面前。”楚飘风自承不是君子、亦非侠客。

太多的前车之鉴警告他：女人是天下第一麻烦的生物，聪明人最好别妄想“英雄救美”这种蠢事；小心美人救不成，“英雄”反而变“英魂”，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。

他颀长的身子又往大树边缩进了几分，但求这位连路都走不稳的小姑娘快快通过。

可是……中了毒的云吹雪甩甩晕眩的脑袋，希望她没看错，大树边有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，倘若她能抢得这匹马、骑上它，就有机会摆脱敌人了。她掉转方向，更往楚飘风的藏身地行去。

“唉哟！”楚飘风漂亮的五官皱成一团。他不是已经闪了吗？怎地她还是贴上来来了？“‘闪电’，咱们再闪一次。”他拉着爱驹，从左边躲到右边去。

由小姑娘不稳的身形看来，她似乎是受伤了。并非他心肠狠硬、见死不救，只因男女授受不亲；他要真出了手，那才麻烦呢！

云吹雪度紧了眉头。这马儿是怎么回事，乱跑、乱跑的，不知她已没体力跟它周旋了吗？她转个方向，脚步踉跄地朝右边行去。

“唉唉唉……”楚飘风英俊的脸庞快苦出汁来了，绊着地上的石子，几乎是五体投地地扑倒在他脚边。

“怎么这样？”他无语问苍天。“今儿个是天庭公休日吗？要通知嘛！那我就晓得今天是大凶，不宜外出，我会乖乖躲在家里修身养性的。”可现在一切都太迟了，人就倒在他面前、脚跟旁，他不想救都不行了。

“姑娘！”楚飘风弯腰扶起神智已然迷离的云吹雪。“你还好吧？”拨开她覆额的散发，他心底的哀嚎更形扩大。死定啦！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女，这样的天生尤物通常更是麻烦中的超级大麻烦。

“唔！”云吹雪痛苦地睁开一丝眼缝，发觉自己竟躺在一名嘻皮笑脸的男人怀中，她只有一个念头：才脱虎口、又入狼嘴！莫非是天要亡她不成？“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蛋……”楚飘风被骂得一愣一愣的。十年了吧！打从他十八岁艺成下山，仗剑江湖后，不论是闺秀淑媛、风尘胭脂，个个当他是块宝，阿谀奉承唯恐不及，谁舍得对他说上一句重话？今朝他还是第一次被女人骂，呵！这滋味挺奇怪的。

“你确定？我放下你，你可能会站不稳喔！”“用不着你假仁假义假好心！”她咬牙，推开他的怀抱，果然颠簸了好几下才重新站了起来。

“你……受伤？”他专注地盯着她的脸，青白背白的。“还是中毒？”“登徒子，滚离我远一点儿。”她被看得心火中烧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，害她中毒的四个混蛋、还有跟前这不规不矩的无赖，全是一个样儿。

“嘿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”楚飘风控诉道。“像我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大侠客，哪里像登徒子了？况且是你自己一直靠过来，倒在我面前，我‘不得已’才救你的。”他还特别强调“不得已”。

“多管闲事。”她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向另一旁的骏马。“我从来不向男人求救，我要的是这匹马。”楚飘风笑得可贼了。“嘿嘿嘿！求我啊，我就让马儿载你一程。”“作梦！”云吹雪啐他一口。“你以为这马是你的吗？”“‘闪电’过来。”他圈指吹了个低低的口哨，大白驹听话地走到他身旁。

“你……”云吹雪怔愣地张大了口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马就是我的。”他得意地扬高了头。

“哼！”她转身，扶住发疼的脑袋，颠颠倒倒地更往密林深处行去。

“喂！”楚飘风心里难得地升起了一种叫作“罪恶感”的东西。“我没恶意的，我真心想帮你。”“用不着！”她断然拒绝，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四双魔爪，她岂敢再相信另一个男人。

“是你自己不要我救的喔！”他高喊，没得到回答。

云吹雪踉跄的身影已然消失在密林深处。“女人！”他耸耸肩，双手合十朝天拜了几拜。“太上老君、如来佛祖明鉴，是她不要我救，可不是我心肠不好，见死不救哦！”晴朗的天空一片靛蓝，万里无云，四周悄无声息，只闻微风穿过树梢，树叶摩准、沙沙作响。

楚飘风轻扬了扬剑眉，转头问爱驹。“‘闪电’你觉得呢？”白马喷了口长气，领头朝前走去。

楚飘风跟在马儿后面。“要记住，这是你的主意，可不是我的哦！”这

一马一人走的却是与云吹雪同一个方向。

云吹雪并没有逃过“黄河四鬼”的追击。

女人的脚程本来就比不过男人，尤其她还中了毒。

她倚着一株大树，强撑起摇摇欲坠的身躯，怎么也不肯束手待毙。

“你们四个无耻鼠辈。”她摸索着怀里的掌上型小手枪，依稀记得里面应该还剩下四发子弹，但愿这该死的毒没腐蚀掉她百发百中的神射能力才好。

“这么泼辣的女人，咱兄弟还是第一次遇见。”使锤老大阴邪地笑着。

“就不知道她的床上功夫是不是同她的嘴一样辣？”用剑的汉子身形如闪电，一个剑花划破了她罩衫的前襟。

另一个甩鞭的男子则乘机侵到她背后，一鞭打向她背心，带起一溜血珠，连同白色碎布片片飞扬。

“唔！”云吹雪咬牙忍下背部火辣辣的痛楚，现在任何的惨嚎、哭叫都是浪费力气的愚蠢行为。

她手里揣着枪，暗中瞄准使锤老大，正所谓“擒贼先擒王”。

“三哥，给她好看。”四鬼中的老幺挥起手中的大环刀劈向云吹雪。她低头、旋身闪过要命的一刀，不料纤腰却被长鞭卷住，她轻盈的身躯被高高地甩起。

“唔！”她俏脸煞白，几番折腾后她体内的毒性扩散得更快了。

“接着四弟。”使鞭的老三将云吹雪抛给挥刀的老幺。

老幺接过云吹雪，伸手就在她腰间捏了一大把。

“呃！”她皱眉忍下剧痛与耻辱，握紧手中的枪。

“大哥，你试试，细皮嫩肉的。”云吹雪又给人抛向了老大。

她一手拉开保险、把住扳机，就待接近的那一瞬间，要叫“黄河四鬼”付出代价。

谁知她人还没碰着使锤老大的手，一条打斜横里窜出来的蓝色身影就抢先一步将人给劫了去。

“你——”她愤恨地转头，想瞧清楚是哪个混蛋坏了她的计划，迎上的却是一张轻狂、邪气的俊脸，可不正是白马旁那个嘻皮笑脸的无赖。

“我可不是要救你哦！”楚飘风赶紧撇清。“是我的爱驹不小心闯入暴风圈里，我为了拉它回来，才不得不出手阻止你们玩抛人游戏。”“臭小子，敢管大爷的闲事。”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鸭子飞了，使锤老大气坏了，他手中的流星锤呼啸地砸向楚飘风。

“我都说了，不是故意的嘛！”楚飘风怀里虽然抱着云吹雪，但俐落的身手依然如鬼魅般灵巧。他深吸口气，身形拔尖，双腿连环踢将沉重的流星锤给踢飞了出去。

使锤老大面色灰败，想不到这年轻小伙子内力恁般精湛，他的右手顿时酸麻不已，而被踢飞出去的流星锤上则清晰印着一个大脚印。

“大伙儿并肩子上。”其它三个人看情形不对，一时鞭、刀、剑齐飞。“‘闪电’过来。”楚飘风啐口招呼爱马，将云吹雪疲软的身子放在马背上。

“自己找个好地方看热闹去，小心点，别扫到台风尾知道吗？”他轻拍马身，马儿长嘶一声，撒开四蹄，飞奔上临近的小丘。

“四位大哥，打打杀杀只是浪费力气，也解决不了什么事，不如大伙儿心平气和坐下来喝杯茶、聊聊天如何？”楚飘风身形轻巧地在“黄河四鬼”组成的攻击网中挪移腾闪，谈笑风生的惬意模样，似是游刃有余。

“臭小子，现在才晓得害怕来不及啦！”使刀的老么发狠地非卸下楚飘风一条胳膊不可。

“真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？”基本上楚飘风是很懒的，可以动嘴皮子解决的事，他绝不愿意动手，但……一被逼急，就很难说了。

“跟我的鞭子商量吧！”一条软鞭在注入内力后坚锐如枪，直指楚飘风的咽喉处。

“小心——”一旁观战的云吹雪看得胆战心惊。

“唉！”楚飘风状极哀戚地一摇头，两指倏出，居然挟住了鞭尾。

甩鞭老三胀红了脸，双手使尽力气，长鞭依然纹风不动；楚飘风两根手指竟如铁钳般将鞭子挟得死紧。

“长鞭不是这样玩的。”楚飘风两指一拉，长鞭落入他手中。他抖手甩鞭，长鞭有如蛟龙出海，翻腾出一波波的劲浪击向“黄河四鬼”。

这鞭在四鬼中的老三手里，充其量只是件没生命的兵器；但由楚飘风耍起来，鞭影重重如山，竟似祥龙脱困般，直欲飞腾上天。

“黄河四鬼”的兵器散了一地，四兄弟各自按着右手狼狈退下，他们这才发现惹上煞星了。

“不打啦？”楚飘风气定神闲地招呼爱驹过来。瘫在马背上的云吹雪，一张俏脸已由原先的青白转为墨黑。“各位大哥，做个交易如何？”他手脚一挑一勾，“黄河四鬼”的兵器全落在他手中。“四件兵器换一粒解药，四换一，很划算的。”“黄河四鬼”心里将楚飘风的祖宗十八代骂翻了！有没有搞错？那兵器本来就是他们的，用他们的兵器换他们的解药，天地间岂有这等交易法？但情势比人强，也是没办法。使锤老大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怀中瓷瓶丢给楚飘风。

“如何服用？”楚飘风拔出瓶塞闻了下，白色的药丸散发着甜腻的香气。

“不如请大哥先服一粒给小弟瞧瞧吧！”他闪电出手，大掌攥住使锤老大的下巴，倒出瓶里的药丸就要往他嘴里塞。

“不要、不要……”使锤老大吓得脸色发青。“大侠饶命啊！我给真解药就是了。”他拿出另一瓶红色丹药递给楚飘风。

楚飘风皱着鼻头，手捏药丸送到云吹雪面前。“喏！解药。”什么味道啊？臭死了！云吹雪嫌恶地撇开头。“你又怎知这次的药丸一定是真的？”“一定是真的！”他认真地点点头。“你没听人说：‘良药苦口、毒药甜嘴’吗？这药光闻就晓得很苦，绝对再真不过了。”“神经病！解药、毒药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分吗？”云吹雪行事一向严谨，今朝遇到这个疯子，真是被他打败了。

使锤老大何尝不是呕在心里？早知这小子要的是“臭药”，他怀里另有一味“七日断肠丹”更是腥臭无比，拿那个给他就好了，何必浪费一颗真解药。

“可是我明明听人说过‘散魂烟’的解药是一种红色的臭药丸啊！”楚飘风一脸困惑地搔着头。

他居然一语道破了“黄河四鬼”的独门毒药，这年轻小伙子究竟是何来历？四个失了兵器的男人不由得惊愕地自了脸。

云吹雪观察那几人的脸后，才信了楚飘风的话，她取过药丸，和着唾液吞下。“这就行了！”楚飘风一只手在衣摆处不停摩擦着，好象那药真的臭气熏天似的，惹来云吹雪一个大大的白眼。

他却浑然不在意，嘻皮笑脸的将手中武器还给“黄河四鬼”。

“四位大哥，想必另有急事在身，小弟不送了，各位慢走。”“黄河四鬼”面色灰败地接过各人遗失的兵器，他们闯荡江湖也有半个甲子了，却栽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手里，一口怨气是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“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”“我？”楚飘风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。“不说可不可以？”“难道尊驾敢架梁却没勇气报出名号？”“呃……”楚飘风歪着头想了一下。“武当——吴尺仁。”“黄河四鬼”俱皆一愣，武功如此高强的人竟是无名小卒？实在匪夷所思，他们各自一抱拳。“受教了！青山不改、绿水长流，再会。”直到“黄河四鬼”离去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密林深处后，云吹雪痛苦地搥着嘴，挣扎下马。

“喂！你怎么啦？”楚飘风好心过去扶她。

“离我远一点儿！”云吹雪没好气地推开他。

“我知道你是不好意思，但江湖儿女仗剑江湖，本就不拘小节……”云吹雪厌烦地打断他的滔滔不绝。“闪开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”楚飘风摇了摇头。“俗话说的好：‘救人救到底、送佛送到西’。我上次……”他一语未毕，只见云吹雪低头一呕，大滩大滩的红绿臭水吐了他一身。

“啊！我一百零一件见得了人的衣服——”他凄惨哀嚎。云吹雪投过去明灿的目光里，清楚写了两个字——活该！早叫他放开她的，他偏不要，自找倒霉。

“我今天一定是大黑，出门见煞，早知道……”楚飘风虽鬼叫个不停，却依然温柔搀扶她走近大树下，帮她拍背顺气，助她吐尽体内的毒素、秽物。

末了，还挖了个坑，将她吐出的毒素全埋了，以防无辜人等受到二次伤害。

云吹雪倚在马旁，看着他善后。这男人外表不正不经、行事疯疯癫癫，却仍不失为一个负责任的好汉子。

瞧来暂时和他在一起该是没有危险才对。她初来乍到这地方，什么事情都不懂，急需一名内行人教导解说，就先内定这个人吧！

“吴先生。”她喊了一声，他没反应。“吴先生！”她以为他没听到，索性走过去轻拍他的肩膀。

“你叫我啊？”楚飘风一脸疑惑。

“这里还有第二个姓‘吴’的吗？”“请问姑娘芳名？”他反问她。

“云，”她回答。“云吹雪。”“哦！”他微颌首。“那恐怕这里是没人姓‘吴’”“你不是武当派的吴尺仁？”楚飘风摇头。“都告诉你武当派‘无此人’了，你还问？”她愣了下，蓦地灵光一闪。“你骗人！”“哪有！”他辩解道。“我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武当无此人，上‘玉剑山庄’就有楚飘风啦！”

“你……”云吹雪挫败地发现，他真的是个无赖。“那你为什么叫他们上武当山？”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他得意地抬高下巴。“他们有四个人耶！四个人等于四个麻烦，而我只有独身一人，你说我能不避吗？”“那也没必要嫁祸给武当派啊！”她虽不了解这里的情势，却看过书，知晓武当系属名门正派，这楚飘风随便诬陷好人恐非善者。

“谁叫那批牛鼻子道士叫我看不得顺眼！”他义愤填膺地比手画脚。“你知道吗？他们居然在半山腰上立了个‘下马坡’，不准人在武当山境内骑马奔驰！你说过不过分？不能骑马，从山下走上武当正殿要走一天一夜，我还得牵着‘闪电’，那很累很累的！”“就这样？”她不可思议地瞪圆了眼。

“这山又不是他们的，凭什么不准人骑马？”他说得振振有辞。

云吹雪摇头，长叹口气，难怪人家说：“宁可得罪君子，莫要得罪小人。”君子坦荡荡、小人长戚戚；得罪了他们，什么时候被陷害都不知道？她想了又想，最后还是决定道不同、不相为谋。她举步前行，打算离开他。

“喂！你又要走啦？”楚飘风皱眉望着她背上的鞭伤，再不诊治，恐怕就要恶化了。

“救命之恩，云吹雪没齿难忘，日后图报，再会。”她不想跟他在一起，总感觉有气死之虞。

“可是你背上的伤还没治疗啊！”楚飘风牵着马赶上她。

这女人跟他以前遇到的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她似乎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他，令人不解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他的行情竟下降到这种惹人生厌的地步？记得他一向是女人眼中的天之骄子，不是吗？但与那些一天到晚死缠着他不放的女子比起来，这叫云吹雪的女孩，无疑是有趣多了，他惹起他一丁点管闲事的兴趣。

云吹雪不理他，自幼因着这张比别人稍微端正一点的脸庞，她见多了死缠烂打的无聊男子，早练就了一身八风吹不动的定力，任苍蝇如何黏人，她都有本事视而不见。

“喂！你一个人走，不怕又遇上去而复返的‘黄河四鬼’，这回他们绝不会只是抽你一鞭、或摸你一把，恐怕……”她突然回过头来，俏脸铁青地死瞪着他。

“你都看到了？”“当然——”他头点到一半，才发现糟了。“云姑娘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……”“你这卑鄙无耻的小人！”她怒骂。“原来你一直站在旁边看我被人羞辱，直到最后关头才出手相救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”“可是……明明是你自己不要我救的嘛！”他可没忘记，她第一次甩开他的手时，是多么地威风。

“这么说来少侠是故意给小女子一点苦头尝尝的喽？”她怒极反笑，只觉胸口一阵发疼。意外回到古代，本就耗损了她大部分的精神；加上现在毒伤方愈、背部的鞭伤又缓缓渗着血，更是消磨了她所有的体力。她抓住胸口，只觉喉头一甜，一股鲜血竟然呕出。

“云姑娘！”楚飘风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。“你恐怕还受了内伤，别再逞强了，让我为你诊治一下吧！”“放手。”她死命地抵紧唇，推开他。“我又怎知你不是与那‘黄河四鬼’串通好，演出这场戏来欺我？”“冤狂啊！姑娘，我与‘黄河四鬼’素昧平生。”“那种色鬼、武林败类，你却如此简单就放过他们，说没有内情谁相信？”“难道要我杀了他们不成？”楚飘风不免后悔，早知道救她这么麻烦，他早闪人了。

“所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；但杀一人就毁七级浮屠。今天我只救你一人，却要杀四个人，这不是赔了二十一级浮屠吗？枉费……”云吹雪给一堆浮屠搞得头晕脑胀，楚飘风乘机一指点中她的“黑甜穴”，她嘤咛一声，顺势倒进他怀里。

他失笑地轻抚她犹自苍白的粉颊。“老天！你到底是打哪儿来的？这般精明、烈性，连我都快拿你没辙了”。

他弯腰抱起她，摇头又叹气。“你还是睡着时可爱！教你个乖，想骗男人为你卖命，光厉害是不行的，要懂得施展风情、温柔……”

第二章

在“闪电”的带领下，楚飘风找到了一处邻近水源的干净山洞。

他将云吹雪安置在山洞里，挖空树干掏了一些清水，又采来几味生肌、止血的药草，准备帮她疗伤。

一切前置动作已经完成，要帮她清洗伤口、敷药誓必得解开她的上衣。但依那女人的凶悍、泼辣劲儿来看，待她醒来，发觉他脱她衣服的举动，只怕非砍他个百儿八十刀不可。

“那我可不成了肉泥了！”楚飘风轻扯嘴角、调笑着。

“唔！”洞里传来她痛苦的呻吟声，她的穴道快解开了。

楚飘风赶紧跳起来，对爱驹再三叮嘱。“‘闪电’，你在这里待着，不准乱跑，我进去帮那个女人疗伤，万一她的泼性又发作了，你得尽快载着我逃命，知道吗？”在楚飘风心里，云吹雪大概比火铳还要可怕；但她的美却又是毋庸置疑。颤着手撕开她的上衣，他很君子地将目光定在伤处，不敢乱瞄她胸前的风光；可天知道，光那片如寒玉般润泽的雪背就够叫人心荡神摇了！

“这‘黄河四鬼’也太狠了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都下得了如此重手，我对他们真是太仁慈了，下回再见，非给他们一点苦头尝尝不可。”她受了伤，又经过一番折腾，皮肉翻飞的伤口上沾满碎叶、泥沙，瞧来触目惊心。

楚飘风一边帮她清洗伤口、一边也自我检讨。

“对不起哦！我一个男人大丈夫，实在不应该跟你斤斤计较，害你受那么重的伤，真抱歉！”他很后悔，早在“黄河四鬼”初包围她时，他就该出手，何必坚持给她一个教训呢？弄到最后还得战战兢兢帮她疗伤，真是自找苦吃。

清干净伤口，他捣烂草药敷上她的背。

“啊——”一阵刺痛让云吹雪忍不住轻哼出声。

“呀！你怎么醒得这么快？”楚飘风吓得蹦离她老远。“我不是有心轻薄你哦！实在是情非得已，你千万别发火、别想赖着我、别杀我……”“你够了没？”云吹雪没好气地睨了他一眼。早在他开始道歉时，她就醒了。

懂得反省，这男人还不算没药医，但听他的“碎碎念”，好象他以前就很爱管闲事，大概也常干“英雄救美”的好事，所以被女人烦怕了，才会这么神经。

不过也难怪，自古女子就将贞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，虽然看到身子的是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但为了顾全礼法，不杀了那男人，就只好嫁给他，两样都可怕到极点！

她耸耸肩道：“我没有生气、不想嫁给你，更不喜欢杀人，你别发疯了好不好？快过来帮我把白布缠紧，那些草药快掉下去了。”楚飘风疑惑地挖挖耳朵。“你不尖叫两声？”依照他救人无数的经验，这种情形称得上诡异了。

她一翻白眼瞪他。“尖叫很费力气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“我当然知道，但你应该叫的。”一般正常女人都会叫啊！

他撕下内衣下摆，小心翼翼固定她背上伤口的草药。

“我没力气叫，不行吗？”她闭上眼睛，失血过多的俏脸依然苍白得吓人。

“拜托！你真是女人吗？”他忍不住失笑。

良久，没听到她的反应，他低头审视她苍白的容颜，黝黑的睫毛轻覆在两边青黑的眼眶上，她睡着了。

没有伶俐的言语、张扬的气势，累瘫了的小女人，别有一股楚楚可怜、娇弱纤柔的气质，特别惹人心怜。

“放心睡吧！我会好好地守护你，不会再让你被人欺负。”诺言发自内心的愧疚，还有某种难舍的情怀，居然……专注的目光再也离不开她清丽的娇颜。

云吹雪是被一阵食物香味给熏醒的。

微微睁开酸涩的眼睛，四周是一片漆黑，只有些微的火光映照着坐在不远处的楚飘风脸上。

“你醒啦？”他对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取出一件外衫，走过去披在她肩上。

“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如何？”“我睡了多久？”她站起身，走到火堆旁。

“差不多八个时辰。”他又丢进几根枯枝，让火生得更旺些。

一个时辰是两小时。云吹雪暗自换算，不由咋舌，她竟睡了十六个小时，快一天了。

楚飘风拿起身旁的铁锅架上火堆，不久，一阵淡淡的鱼汤香味溢了出来。

他拿碗自了一碗温热的鱼汤递到她面前。“刚煮好不久，你尝尝。”她疑惑地接过碗，轻啜了一口，甘甜鲜美的滋味让人齿颊留香，这鱼大概也是现抓的吧？“怎么会有这些锅碗瓢盆？”“你不会想知道。”他摇头贼笑。

“我不吃偷来的东西！”她愤然用力放下碗。

“唉哟！说‘偷’多难听，是‘借’啦！我不过上趟武当‘借’些工具，用完就会归还的，你别发神经好不好？”她本以为这些食物、器皿都是他从附近猎户家里偷来的，光顾贫苦人家，非侠之所为，但取自武当则又另当别论了——那个叫“均富、共享”。

你不是说上一趟武当山得花一天一夜的时间，我才睡八个时辰，你怎么就来回一遍了？”这女人既机智、又精明，在她面前什么小错都不能犯，一下子就被逮着小辫子了。

楚飘风无奈地轻撇嘴。“‘走’一趟是得花上一天一夜；但我没说我是‘走’上去的呀。”“你骑马！”云吹雪摇头叹笑。“你就非得去挑战武当的禁令？”他不该姓“楚”的，应该姓“皮”！

“本来这山就不是武当派的，他们凭什么占为己有？不过我也没骑马啦！”他轻耸肩。“你一个人昏睡在洞里，我不放心，就让‘闪电’留下来照顾你，我自己施展轻功飞上去的。”还漏说了一项，偷锅子时被武当的大厨发现了，他还打晕了那个厨师。如果整个武当上下只有一个厨师，那么很遗憾，他们今晚大概得饿肚子了。

云吹雪定定地瞧了他好一会儿，才又端起鱼汤轻啜。这男人看似轻佻、狂邪，心肠倒是不错，思虑也很周密，不失为一个大丈夫。“还有一些山菜、烤肉，要不要多吃点儿？”楚飘风献宝似地又端出了两盘菜。“可惜你起晚了，这叫化鸡要现烤现吃才美味，现在倒有些凉了。”“想不到你还会做菜。”

她举箸吃了几口，每道菜都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我还会缝衣、制鞋呢！”他挺自傲的。

云吹雪才不信。二十世纪末讲求男女平权的新时代，都还有一堆大沙猪，只会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；在古时，这种以男人为天的旧社会里，哪可能培育出如此“贤慧”的男人？“你这女人真奇怪，”他扬眉狂笑。“我讲真话你不信，我胡说八道，你倒信了个十成十。”“谎话说多了，信用自然破产。”她冷道。

他伸手撕了一块鸡肉塞进嘴里。“我告诉……唉哟！”云吹雪看不顺眼地举筷敲了他一记。“你不会用筷子吗？”“这样比较快嘛！”他乱委屈一把的。

“这样没卫生，又没礼貌。”她一本正经地教训他。

“老天，你还真是一板一眼！”楚飘风伸手一拍额头。“如果你被迫跟一个既懒惰、又霸道的师父绑在一起十几年，就知道该怎么自求多福了。”“你现在面对的不是你那既懒、又霸道的师父，是我！”“是啊！”他眼泛邪光，贼笑道。“难怪我觉得你挺熟悉的，原来你这么像我那唠唠叨叨的……娘！”云吹雪脸庞儿一红，做惯了领导，谁见了她不毕恭毕敬的？唯独这无赖真是……气死人了！

楚飘风倒是很欣赏她发怒的俏模样。这小女人平常端惯了架子，言行举止总是颐指气使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极不易亲近。可当她一生气，整个冷艳的五官都活泼了起来，淡然的眼珠也充满明灿的灵气，比平时更加娇媚百倍、千倍！

“登徒子，不准这样看我！”她实在给瞧得难受极了，不觉嘟嘴嗔骂。

楚飘风瞪大了眼睛，越看她越是觉得可爱，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
“闭嘴，大胆狂徒！”她撇开头去，更窘了。

他瞧见她通红的耳垂，那笑声却是怎样也止不住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休养了四、五天，云吹雪背上的伤好了八成，也已经结痂。

她现在最难受的就是这一身的泥沙与汗臭。从未试过连续几天没洗澡，她觉得自己身上都快长虫了。

中午，用过午膳后，她在洞口的树荫下找着了睡得呼噜大响的楚飘风。

“喂！醒醒。”她用力摇他起床。

“干么？又饿了啊？”楚飘风掏出怀里的肉干丢给她。“喏，自己拿去吃，别吵我睡觉。”好象当她是猪似的！云吹雪不满地用力敲他一记指骨头。

“叫你起来，听到没有？”“唔！”他摸着额头的肿包，委屈地低呼。“你想谋杀亲夫啊？”“你想找死是不？”她扬手，再敲他一记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她只得到一个结论：要是不想被这个促狭鬼耍着玩，只有比他更凶、更悍，他自然怕你了。

“干么啦？很痛耶！”“你不是说这附近有水源？带我去吧！”“你去湖边做什么？”“关你什么事！”“哼！”楚飘风不满地领她到湖边。救人救到这么狼狈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他都快沦为她的男佣了，下山后，非立刻摆脱她不可。

云吹雪兴奋地望着这洼碧波清潭，透明如镜的湖面，显示出湖水的清澈洁净。

在台湾，哪里见过这么美丽的湖？“你可以回去继续睡你的大头觉了。”她挥手赶人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入湖享受这清凉舒适。

“喂！你一下子叫人来、一下子又叫人走，不觉有点儿过分？”“我是来净身的，你不走，想留下来当偷窥狂？”净身！他嘴角不自然地抽搐着。是男人，就不会蠢到放弃这么好的“赏花”机会。

“你确定要赶我走？这荒山野地里，谁晓得有多少毒蛇猛兽？我一离开，剩下你一个独身女子，你不怕吗？万一遇到什么意外，我又赶不及救你，那后果……”他故意吓她。“你好好想想吧！”“意思是：你要留下来‘保护我’？”他大大地点了一个头，笑得比天上的日阳还灿烂。

“但万一你偷看呢？”“人格保证！”他俐落地转过身去，一张嘴却早笑咧到耳朵旁了。

“那么说好喽！不准偷看。”她重重地在原地踏了两步。“我要脱衣服了，你不许偷看喔！”“大丈夫一言既出、驷马难追。绝不偷看。”“那我脱完衣服，要下水了。”“我会好好守护在这里绝不准任何人偷看你洗澡。”他在心里偷偷加上一句——我例外！

“谢谢！”她娇嗔地道谢。

“不客气！”紧接着就听得扑通一声，楚飘风迫不及待转过身，却迎上一只人大的巴掌——啪！他俊俏的脸庞上，立刻浮起了清晰的五指印。

云吹雪柳眉倒竖、双手插腰站在前头瞪着他。

“人格保证，嗯？”“你不是下水了？”他搥着脸，可怜兮兮的。

她抬脚，踢了一块小石头进湖，发出扑通的声响。

他恍然大悟。“你耍我！”她不怀好意地逼近他。“是谁的人格一文钱都不值？”“那……”他一脸皮样，搓着双手。“这就证明了我是个百分之百正常的男人。”“就凭你？”她轻蔑地嗤之以鼻。“你是百分之百的色狼！”“说这样，我……”云吹雪扬起拳头，不耐地截断他的话。“你走不走？”“好好好！”他连摇双手，急退了几大步。“这不是已经在走了嘛！”楚飘风几个纵掠，身影消失在密林里。云吹雪只觉好气又好笑，与他相处几天下来，发现他其实不是个好色、下流的卑鄙小人。

他只是喜欢耍宝、疯疯癫癫的，叫人搞不清楚他心里真正的想法，也容易引人误会。

“大白痴！”她嗔骂，一圈圈笑意抑不住地浮上唇角，真是被他打败了。

她缓缓脱衣，进入澄澈的湖里，泌凉的湖水冻得她倒吸口冷气。

可是沐浴过后的舒爽又叫人心旷神怡，那玲珑的丁香像是要与百灵较劲般，滚出一连串轻盈悦耳的乐音。

楚飘风并没有离开太远。在这野地山林里，难保不会有些潜藏的危险，他岂敢安心放一名单身女子，独自在湖里洗澡。

他高居在一株大树上，聚精会神为她警戒周围。

耳里接收到她悠游戏水时发出来的欢愉笑声，如银铃般清脆悦耳。

他自得地轻扬起剑眉，想象那张冷艳如冰的俏脸，如何融冰成火，绽放出风华绝代的媚笑，心弦也和着她的笑声，奏起快乐的乐章。

可惜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某个奇异的声响突然敲响楚飘风心里的警钟。

“有人！”他脸色大变，人如苍鹰飞起，蓦地攫住湖里的云吹雪，脱下外衣包裹着她，再度跃上高高的树尖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略显惊慌地倚在他怀里，这树足足有三层楼高，而他们的落脚处却只是根细如小指的枝杈，撑得住吗？摔下去可是会死人的。

他一根指头点住她红艳的樱唇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

云吹雪立刻听见阵阵交谈声从树底下传来。

“是武当派那些个牛鼻子老道，他们听见你的歌声，特地过来查看。”她耳里接收到他清晰的声音，愕异地瞪圆了眼，距离这么近，他如此大声说话，不怕被听见吗？“放心！”他像是了解她的眼神，丝缕解释又钻进她进耳里。“我用的是‘蚁音传密’，只有你听得到，其它人是听不见的。”有这么神奇的事？她几乎要以为自己是在看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呢！

“糟糕！”楚飘风突然皱眉。

云吹雪用眼神问他：我们被发现了么？他摇头，传音道：“你的衣服被带走了！”她张开嘴巴，他赶紧摀住它。“别担心，顶多我的衣服借你就是了。”她不满地抿紧唇，幸好她预先把手枪藏在山洞里了，否则连贴身武器都被A走，麻烦可就大了。

这武当派，真是讨厌死了！以后定要站在楚飘风这边一起抵制那些个牛鼻子道士。

“好啦！”他吐出一口气。“他们总算走了。”他抱着她缓缓降落地面，由于顾虑到她会害怕，他移动的身形宛如柳絮随风，轻盈曼妙得不可思议。

云吹雪从没见过这种事，从三层楼高的大树上跳下来，还能安稳得像乘电梯，一时咋舌不已。

“你的功夫很不错吧？”“还好啦！”楚飘风鼻孔朝天。“武林上我称了第三，只有两个人敢排在我前面。”“很自大嘛！”她轻撇嘴角。“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排在你楚大侠前头？”“一个是我师父，还有一个就是当今的武林盟主——‘玉剑山庄’庄主楚迎风！”楚飘风说这话的时候异常正经。

云吹雪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非常尊敬、喜爱这两人。

“楚迎风、楚飘风，你们是兄弟？”他但笑不语，转移话题道：“你还要洗吗？”她摇头，打了个喷嚏，虽已入春，但山风中依然带着凉意。

“快回去吧！”他带着她，在山林里飞窜着。

云吹雪只感觉耳畔山风飒飒，两边的景物飞掠而过。

老天！这种身手如果称第三的话，不敢想象第一会是怎生的超凡入圣！

云吹雪一直以自己高挑的身材为荣，不管是在二十世纪，或是这里，一七〇的身高，向来是少遇敌手的。

但一穿起楚飘风的衣服，活像罩件大布袋，这才感受到他的雄伟。目测他大概近一九〇吧，常年练武的身躯结实又壮硕，尤其他胃宽腿长，她穿他的衣服，手脚部分都得折起两、三层。

在山间，没人看到还好，但一下山，进入市集，接触到众人打量揣测的目光，她这才感到警扭。

“喂！我们快找间客栈休息。”她不自在地双手环胸，轻扯他的衣袖。

“怎么？你饿了？”“我又不是猪！”她跳脚。每回有事找他，他就只会问这一句，真是受不了！

“那干么找客栈？”楚飘风抬头望着天边日阳。“还不到正午耶！”“我要换衣服行不行？”“但你的衣服不是被武当那些道士捡走了，你还有其它衣服吗？”“你不会买一套给我吗？”她咬牙。“一套女性的、合我身的衣服。”“为什么？你身上已经有一套衣服啦！”楚飘风是故意的。

太喜欢她气红俏脸时，生气勃勃、明媚抢眼的模样儿，好可爱，叫人心律失常，头晕目眩。

“这套衣服不合身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她怒极低吼。“大家都在笑我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有吗？”他装腔作势地溜眼四顾。

云吹雪气红了眼眶，她如果有钱就不用在这里受这种窝囊气了，可恶！

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掉到这个讨厌的地方来？这会儿究竟是什么年代？她还有机会回去吗？如若不然……要她一辈子待在这个鬼地方，她宁可死了算了！

“喂！生气啦？”他明知故问。

她抿紧唇，别开头去。“不关你的事！”不对劲，他好象玩得太过火了。看她强忍着委屈，脸色发白；一阵心疼溜过他胸口。

“过了这个路口，有一家锦织坊，我们去那里帮你买套衣服吧！”楚飘风伸手去握她的。

“不用了！”她甩开他的手。“我没钱。”“我有啊！”他皮皮地拱着她往前走。“走嘛、走嘛！”“我不要你的钱。”她闹别扭地拖着脚步。他掏出一只钱袋结上她的腰带。“现在有啦！”“这是你的钱，你把它结在我腰上的。”

“唉，钱在谁身上，就是谁的嘛！何必计较这么多？”“你……”她娇嗔地睨了他一眼。“歪理！”“有人说就变真理了。”楚飘风推着她走进锦织坊。“快选吧！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衣服？粉红色的好不好？很可爱哦！”“不要！”她摇头，走向柜台边的伙计。“有没有白颜色的女子衣裳？”这小小村镇，何曾见过这般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？那伙计一见着云吹雪，就瞪大眼睛，看晕了。

“喂！”楚飘风一巴掌用力拍在柜台上，发出好大的声响。“姑娘在问你话，你没听到吗？”他的怒吼声把里头的老板都给震了出来。“这位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你请了个木头伙计吗？要不要做生意啊？”这把醋火烧得莫名其妙，楚飘风只知道，他很不喜欢别人用那种眼光看云吹雪。

云吹雪认识他这么久，没见过他发脾气，也吓了一大跳。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看着店里愣住的三人，他不自在地撇撇嘴。“没什么！老板，这位姑娘想要一套白色的女子衣裳，你这里有没有？”“呃！有有有。”老板如梦初醒，伸手推了推伙计。“福安，还不快去把柜里几件白衣裳全拿出来给姑娘挑。”“是，老板！”福安进去没多久，抱了七、八套白色衫裙出来。“全都在这里了，姑娘。”他说话的同时，一双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云吹雪花般俏丽的脸庞看，直到楚飘风扫过去一记杀人死光，他才害怕地转移视线。

云吹雪挑了套样式最简单的直坠衫裙，月白色的锦布上没有太多装饰，只在领口、袖口和裙摆上，用银线绣上湘竹几许，端地是典雅又大方。

“老板，你这里有试穿的地方吗？”“有，姑娘请跟我来！”老板领着云吹雪走向隔壁间的厢房。

她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转头对楚飘风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请你等我一下。”

“你去吧！”他颌首。“我在外头等你。”继续对着伙计迷恋她的目光，他怕自己会控制不住按断对方的脖子，那就不太好了。

云吹雪在厢房里换上了衣服。她一直担心自己太高，买不到适合的女装，想不到这套月白色的衫裙倒很合身。

走出厢房，老板和伙计对她穿上这套衣服的形容是赞不绝口，但赞美不是出自楚飘风之口，她就是没什么感觉，淡然付完帐，她只想尽快让他瞧见她的美。

想不到竟见楚飘风手上拿着整串糖葫芦，在街上和几个孩童玩起游戏来了。

“来来来，你们谁能抓得到我，就免费得到一支糖葫芦。”他像个孩子王，领着一群小顽童，笑闹得像要掀掉整座城镇。

打吹雪怔忡地站在台阶旁，望着他与一群孩童同样天真、灿烂的笑脸，心里缓缓升起一股暖意，纯然的笑花漾在唇边，瞳眸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欣赏。

良久，玩闹中的楚飘风才发觉她的存在，他急忙停下脚步。

“不玩了、不玩了，这些糖葫芦给你们吃。”他还给了每个小孩十吊钱。

“说好了，陪我玩耍的工钱。喏！你们快回家去吧。”他举步走向云吹雪，一个年约七岁的孩子突然拉住他的衣角。“那位姊姊是哥哥的新娘吗？”楚飘风嘻皮笑脸地望向她，几朵红云飞上她的颊，她又羞又气地撇开头去。

“是啊！”他用力点头，拍拍孩子的肩。“漂亮吧？”“好漂亮、好漂亮，好象仙女！”几个孩子纷纷点头。

“嘴巴这么甜，好吧！每个人再给十吊钱，回家记得交给爹娘，知道吗？”这些孩子都是镇上的贫苦孩童，刚才楚飘风在街上看着他们眼望糖葫茁流口水，才买下整串糖葫芦，招呼他们一起玩。

孩子们走后，云吹雪缓步走向他，瞪眼质问：“你跟他们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？”他不正经地吹声口哨。“果然佛要金装，人要衣装，这样打扮起来，武林第一美人非你莫属。”她愣了下，这么直接的赞美还是第一次听。“神经！”她嗔骂，娇羞更甚了。

“我们去吃饭好不好？刚才玩了一阵，我肚子饿了。”他可怜兮兮地垮下了唇角。

“猪啊你！”她说，却是一脸关不住的笑意。

“又不是只有我肚子饿，‘闪电’也是啊！”他振振有辞地争辩，一手指着系在远处大树下的马儿，把爱驹也一起拖下水。

“有其主、必有其马！”她说，却再也忍不住呵呵轻笑了起来。

第三章

“这里是饭馆？”云吹雪抬眼瞧着这幢顶上挂着两只大红灯笼、朱漆牌匾题着“百花楼”三个大字的建筑，口气不善地责问楚飘风。

“当然！”他眼笑、眉也笑地点头。“这里酒醇、菜香、味更佳！”“女人味儿？”那向来冷艳的俏脸更结上一层寒霜。

“咦？原来同是内行人啊！失敬、失敬。”他眉间、眼梢全是贼笑。“淫贼、色狼、登徒子！”云吹雪气极，甩手送他一记大耳刮子。

适时，“百花楼”的大门打了开来，才探身而出的老鸨为这一幕怒扁花花大少的戏笑歪了嘴。

“我说楚公子啊，带老婆上妓院，您大概是古往今来第一人，枉费您流连花丛多年，还会干出这种蠢事，挨打活该！”原来他还是这里的常客？云吹雪脸上的寒霜冻得更结实了。

“谁是这大色魔的老婆？”她反手，一巴掌又送了过去。

“喂！”楚飘风赶紧捉住她的柔荑。“不是老婆，干么打我？”她怔愣了下，是啊！非亲非故，她是没有发火的理由，但……“除非你自愿做我老婆！”

他不正经地调笑着。

“不要脸！”她横肘、挥拳、踢腿，一连串攻击动作逼得楚飘风不得不放开她的手。

“我为天底下被无耻、下流男人玩弄于掌心的可怜女子抱不平！”“无耻、下流？”楚飘风一脸无辜地指着自已。“是在说我吗？”“哼！”她撇开头，分不清心底的苦涩从何而来，只是再也不愿看见他了。

“喂！”他试着拉住她解释。

“别碰我！”冷然表情，写上了满满的拒绝。

“唉！可怜楚公子，一世风流……”老鸨谑笑道。

“陈婶婶！”楚飘风无奈截口道。“麻烦你就别再落井下石了。我接到仙儿姑娘的飞鸽传书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当时他正急着送英雄帖上武当，后来又为了云吹雪的伤在山上耽搁了数日，直到今天才有空上门了解事情状况。“这……”“我找了十天，你居然现在才到！”另一个娇柔的声音插了进来。发话的姑娘秋水为神、玉为骨，美如天上的月神，正是有“花国状元”之称的柳仙儿。

“没办法，人一出名，事情就多。”楚飘风一边回话的同时，一边还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别让云吹雪给跑了。“云姑娘，你不能……”“闭嘴，谁准你叫我的名字。”“你到底在气些什么呢？”他不过敲了一家妓院的门，连杯花酒都没喝耶！

“谁生气了？我要回家，不想再跟你一道走了，不行吗？”“这……是可以啦！但……”他搔搔头，不好意思说他舍不得她走。“你一个姑娘家在外头乱跑不好吧？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毕，再送你回去。”“你送我？”她冷艳的俏脸上闪过一丝凄苦。“就凭你这个混蛋？”“哎，你——”女人心、海底针。他不明白她这番怒火与悲伤所为何来，但她的痛，他感同身受，更多的心疼在胸怀里涌起。“不管你的家在哪里，即使是蓬莱仙岛，我也负责送到底，好不好？别气了！”“哼！”虽然倔强地不愿承认，但她忧惧的心确实因他的这番保证而落了实。

陌生的地方、陌生的年代，对云吹雪而言，第一个对她好的楚飘风，不只是救命恩人，更是她在这里唯一的依靠。

在深山里还没感觉，下了山，专注在他身上的目光变多了，偏他又是个天生风流种，她自立是早晚的事，但……该从何开始呢？茫无目标的，她不如不觉烦躁了起来。其实从他方才那番话中，不难发觉他还是将她放在心里的。被他注视的脸庞开始发热，她窘然垂首，是该感激他的！

“难怪古人说：‘温柔乡多是英雄冢’！”柳仙儿嗤鼻道。“老窝都快被人扒光了，楚大侠还在这里儿女情长，看来‘无尘庄’这回是合该遭劫了。”“你再说一遍。”乍闻“无尘庄”三个字，楚飘风脸色变得比纸还白。“‘无尘庄’怎么了？”“半个月前，一批由江南仕绅出资集结，预备给魏公公贺寿的生辰纲（泛指地方官藉生日为由，贿赂朝廷高官所准备的生日礼物），在运经‘无尘庄’山脚下时，被人劫走了，当地官员查了几天，一点线索也没有，而魏公公的寿辰就在下个月底了，东、西两厂判定银子是‘无尘庄’劫的，已经派出锦衣卫包围在山脚下，限期交出生辰纲，否则就血洗‘无尘庄’。”“啊——”楚飘风高壮的身影突然摇撼了一下，一声厉吼如猿啼泣，拔尖儿直冲九霄云外，他的人亦随着啸声奔出小镇。

“楚飘风……”老天！人类的叫声怎么可能如狂涛巨浪般浩大不绝！云

吹雪痛苦地摀住耳朵，急追他身后而去。

“百花楼”门口，柳仙儿和老鸨相对默然。

“柳姑娘，楚公子他……”“嬷嬷，这事儿不是我们能插手的。”柳仙儿无奈长叹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老鸨黯然低下头。

“我已经通知成王爷了。”柳仙儿说着，走进屋里。

“啊！”老鸨笑咧了嘴。“只要王爷肯出马，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。”

“嗯！”柳仙儿停驻脚步，一双温柔的水眸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一片白云。

是啊！成王爷真的很有本事，他救过她、保护她，不求任何回报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

他真正是这乱世里少数的英雄，只可惜……她美丽的脸庞上盛满哀愁，这英雄并不属于她。

楚飘风飞掠的身形如流星电闪，不知情的人只能瞥见一条蓝影晃过眼帘，还以为是眼花产生的错觉呢！那种脚程云吹雪怎么可能追得上；幸好他急着走，遗忘了“闪电”，她才能凭藉这匹千里神驹，勉强赶上他。

“楚飘风，你别发神经了，快停下来。”“来不及了。”他口气阴鸷。

“什么事情来不及了？”“无尘庄！”她第一次在那双开朗、幽默的黑瞳里看到死亡的阴影，狂暴气息迸发于周身，将他缀点成手挥镰刀的黑色死神。

她不免回想起事发经过，那位很美丽的姑娘突然谈起“无尘庄”遭厂卫围困的事，他就是在那时开始反常的。

据她对历史的了解，设制厂卫的朝代应该在明朝。那是个血腥统治的恐怖年代，锦衣卫就好比德国的“盖世太保”，秘密警察隐身在市井中，随时窥伺民众的一言一行，常常有人莫名其妙被捕、被杀，可以想见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残酷！

而东、西厂包围“无尘庄”，楚飘风心急如焚，莫非他有亲人、朋友在里面？而他之所以奔急如飞，正是赶着去救人。

一想通事情的严重性，云吹雪也开始着急了。

“楚飘风，你上来骑马。”他默然不语，只是一劲儿埋头急奔。

“你这样一路跑上‘无尘庄’，还有体力抗敌救人吗？”她冷道。

他愣了一下，飞身上马。

“闪电”虽然载着两个人，但依然快步如飞，真不愧是千里神驹。

云吹雪望着他铁青的侧面，他急得把自己的唇都咬破了，那点血迹竟撞得她心坎微微泛疼。

“可有计划？”楚飘风摇头，阴鸷的脸庞更显漠然了。

“有没有可以帮忙的朋友？”“对手是锦衣卫！”彷彿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一切，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做最后一搏。

云吹雪能了解自古“民不与官斗”的真理，但身为“黑暗帝国”的幕僚，她更能体会权势与金钱的威力。

“不是普通朋友，那些人出面只会送死。我要的是居高位、掌大权、富可敌国的大人物。”沉默持续了好久，就在云吹雪快要绝望时，他突然开口了。“只有那两个人了。”“马上联络他们。”“不行！”楚飘风一口拒绝。

“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了，你一个人能够对付多少名锦衣卫？‘无尘庄’里的人都跟你一样拥有一身好功夫吗？”她冷静地分析情势。“好！就算你们都很厉害，一组厂卫的人拿你们没辙，那一支军队呢？倘若朝廷派兵围剿，

你们又当如何？大家抱在一起死吗？”“那该怎么办？”他心里像有十把火在烧。“无论如何，我不能丢下庄里的人不管。”“去搬救兵。”“向另一个大官？”他对当今的朝政失望到极点。

“你不屑庙堂，侧身武林，江湖中难道就全是好人，没坏人了？”他知道她说得有理，但……“我不确定他们会答应。”“不试试怎么知道。”她缓下语气安慰他。“现在我们得捉住任何一丝有可能的希望。”“嗯。”他点头。“我们进入下一个城镇里，请‘丐帮’帮忙传递消息。”利用楚飘风进入丐帮堂口寻求协助时，云吹雪在市集的拍卖马场里，买到了一匹尚称优良的好马。

她又选购了些硝石、磷粉、炮竹……等制造炸弹、烟雾弹的材料，打算到非打不可的最后一刻，用来防身，也给己方多添一些胜利的机会。

最后，她上附近客栈搜集情报，知道锦衣卫刚对“无尘庄”下了最后通牒，限他们在两日内交出生辰纲。

这表示短时间内，“无尘庄”还不会有危险。

现在只要他们的援兵赶得及，也许可以不流一滴血、和平化解这场危机！

楚飘风从丐帮堂口出来时，就看到她大包、小包提了两手。

“买什么？这么多东西？”“以后两天，我们要拚命赶路，大概没时间坐下来好好用餐了。”她把行李绑在“闪电”身上。“我买了些干粮，又准备两袋清水，可以在路上吃饭，节省时间，尽快赶到‘无尘庄’。”“你也要去？”他本来打算在这里跟她分手的。

“当然！”她轻快地跃上自己的马。

“很危险的。”“我知道。”“那你还要去送死！”他不自觉大了嗓门。想到“死”字降临到她头上，他一阵心痛难忍。

“我去了，你们还有可能‘九死一生’，我若不去，那就是‘有死无生’了。

”云吹雪很了解，此刻的楚飘风早失了平时的冷静，没有她跟着在身旁出主意，他铁定会冲动地跟那些厂卫们玉石俱焚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没有可是！”她拍马前行，以行动证明一切。

楚飘风只好急忙赶上“闪电”，追她而去。

“云姑娘……”“东西南北，‘无尘庄’在哪一个方向？”“朝北。”楚飘风为她忧心忡忡。“你听我说，你回家去吧！我不能带你一起去冒险的。”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在此处，并没有我的家，你相信吗？”她呢喃似地低问。

“什么？”策马狂奔，耳边风声飒飒，他听不清楚她的低语。

“没有。”她突然绽开朝阳般明艳的笑靥。“放心吧！只要有我在，一切都会逢凶化吉的。”她自信智比孔明，绝对可以救“无尘庄”免于灭亡。

“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但锦衣卫全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你手无缚鸡之力，如何躲得过他们的迫害？”“愚蠢，诸葛亮也是文弱书生，却能决战千里，谁敢说他无能？”“你——”知道她骄傲，却不敢相信她自大若此，楚飘风不觉气结。“等刀剑加身时，你就知道厉害了。”“哼！”她策马飞驰，对他的沙猪心态感冒到极点。两人一路无话，直到月上枝头，才寻着一处水源地用餐、稍微休息。

云吹雪虽然怒气未消，依旧把在客栈里探听得来的消息告诉了他。

楚飘风敛眉沉思。“这些消息正确吗？”“客栈里南来北往的，所传递出来的消息，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，但绝对八九不离十。”她边谈，两只手也没停着，忙着配药、制造出最简单的炮弹与烟雾弹。

他神色古怪地望着她，惊讶于她运筹帷幄的本事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他不以为平凡家庭教养得出这般聪慧、精明的女子。

“云吹雪喽！”她回以一抹莫测高深的笑容。“你不是早知道了。”一个孤儿，自幼被“黑暗帝国”收养，施以精英教育。她是宫廷的侍卫总长，也是皇帝的贴身保镖兼左右手；如果说楚飘风是天之骄子，云吹雪绝对不负人间龙凤之称。

要帮皇帝治理一个帝国，岂是单会武术，或懂得经营管理就可以的；危机的处理、调兵遣将、武器的制造与维修、情报收集……她自出生以后的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，那种日子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。

“哦！”他哼出一个长音，语气无比嘲讽。“那么可否请教你，云小姐，你到底是打哪里来的？”她冷艳的脸庞有一瞬间被孤寂所取代，看得他心头一阵抽疼。方才赶路时，好像听她提起“另一个世界”，莫非……这谜底连他自己想着都觉得不舒服。

“你不想说就算了！”楚飘风摇摇手，坐到她身旁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感激他的体贴，云吹雪回以一抹惭愧的浅笑。往事千丝万缕，她实在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这是准备用来防卫‘无尘庄’的武器。”“武器？”他拿起她做好的小圆筒，凑近鼻端嗅闻，一股刺鼻的味道令他眉头一皱。

“是火药！”“圆筒状的是烟雾弹，经过剧烈碰击，会发出大量白烟，可以混淆视听、乘机逃命；至于小圆球……”她神色凝重。“我希望用不着它。”“是炸弹。”楚飘风看到引信了。

“材料不够，只能做六个，你带四个，剩下的放在我身上。记住，不到最后关头，千万别使用。”“我知道，用了这个，就变成叛党了，以后的追捕只怕永无止境。”云吹雪停下忙碌的双手，定定地望着他。“幸好你已经冷静下来了。”楚飘风愣了下，明白她指的是什么，一丝愧意袭上心头。

“我要谢谢你。”他突然握住她的手。

她吓了一跳，被他厚实大掌碰到的地方像有万千蚂蚁在啃咬，阵阵的麻痒与火热由手指流进心底。

“干……干什么？”她想甩掉他的手，他却紧握不放。

楚飘风讶异地注视着粉颊上逐渐升起的红云，这样的反应与她平时自信满满的冷静有着天壤之别，但却娇俏得叫他心头砰然不已。

“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”她摇头，疑惑的大眼里，清楚写着惊慌。

“你好美——”他一股热气袭拂向她雪白小巧的耳垂。

她浑身一颤，大吃一惊地用力推开他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赶路了。”云吹雪几乎是落荒而逃地跳上马背，策马疾行。一丝笑意在楚飘风唇边漾开，他黝黑深邃的瞳眸里盈满激赏，这个精明、冷艳的女人，本以为她是块万年不融的寒冰。

谁晓得她的娇俏与天真，如同她聪慧的内在一样，叫人眼睛一亮、倾倒不已。

不眠不休狂奔急赶了两天两夜，楚飘风和云吹雪终于在第三天清晨赶到了“无尘庄”山脚下。

“总算到了。”她轻吁口气，不由得怀念起留在帝国内的“私人飞机”；如果有她的“爱机”在，这一路就不用赶得这么辛苦了。

楚飘风蹙眉闻到空气中一丝血腥味儿，不好的预感突然在心底炸开。

毫无预警地，他人如鹏鸟飞起，长袖一挥，身影已在丈外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她疑问。

“庄里出事了，我先过去看看。”风将他的声音传进她耳里。

云吹雪竖耳倾听一会儿。传闻说，锦衣卫已在山脚下扎营，包围住整座“无尘庄”。

但他们人已到山脚，四周却悄无人声，那原本驻扎在这里的锦衣卫呢？只有一个可能——他们已经开打了！

一思及此，她俏脸顿凝，匆匆跳上“闪电”的马背上，只有这匹千里神驹才有本事追得上楚飘风流星电闪般的轻功。

“楚飘风，不要太冲动。”她在他身后，徒劳无功地喊着。

楚飘风如天降神人般落在庄院大门，更浓稠的血腥味儿冲入鼻端。

他急奔到庄子前，扶起倒卧在大石狮子底下一名浑身浴血的白发老翁。

“福老爹——”老人没有反应，消瘦的身子上虽然还残留着些许温度，却已气绝。他脸色由白转青，悲愤的锐啸如涛天巨浪，一波又一波席卷过整座山头。

他身形顿闪，疾如飞箭地奔进庄子里，肉掌如刀，所经之处，正在挥刀狠杀的锦衣卫们无不翻身倾倒。

“是大庄主，他回来了。”不知道是谁先看到楚飘风的身影，喊了一句。

紧跟着，兴奋的欢呼如雷声般震耳欲聋。

“大庄主回来了。”“大庄主、大庄主……”彷彿楚飘风就是大伙儿的救世主般，只要有他在，“无尘庄”就能够屹立昂扬于这世上，永垂不朽。

事实上也是，六年前，黄河泛滥，转眼间数万人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

次年，瘟疫再度肆虐，遍地哀嚎、满路白骨。

正所谓“朱门酒肉臭、路有冻死骨”，正是当时最佳的写照。

是楚飘风先买下一座宅子收容难民，然后，闻风而至的难民越来越多，大伙儿胼手胝足，奋斗了三年，合力买下这座山头，披荆斩棘创建山庄。

取名“无尘”就是希望它能超脱于世俗外，不再受红尘所苦。

住在这里的人也几乎是自耕自食、与世无争了，想不到还是发生了这种事，“暴政猛于虎”真是一点儿也不错。

楚飘风瞠目欲裂地望着一起奋斗的好友兄弟们，一个个倒下，心头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。

利啸再起，他双脚一挑一勾，长剑入手，已然动了杀机。

“楚飘风，三思而后行。”云吹雪适时赶到，一颗烟雾弹出手，突然周围烟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。“‘无尘庄’的人听着，立刻退回屋子里，没有命令不准出来。”楚飘风听音辨位来到她身旁，一把揪住她的手臂，神情忧虑地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“冷静点儿，杀官的罪名可不小，会永无宁日的。”她安抚道。

“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庄里的无辜人们被屠杀殆尽。”“再等一刻钟，也许援兵就快到了。”“如果没有呢？”“叫庄里的人先走，我们用炸弹断后。”她伸手握住他的。“莽撞只会徒增伤亡，听我一次好不好？”他可以感受到她细嫩柔荑上所传出的温暖与力量，透过他的大掌，抚慰了他伤痛的心灵。

他用力回握她，心底的悸动是陌生的。了不起的女人，拥有了不起的智能与勇气。

如果不是处在这危急的时刻，他一定会紧紧拥住她，感谢上苍派下来这个救苦救难的仙女，为他们解决危机。

“‘无尘庄’的人听着，立刻进入屋子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出来。

”楚飘风知道，只有他这个大庄主亲自下令，庄民们才会确实遵守。

果然，白雾中，杂沓的脚步声纷纷响起，显示出庄民们移动的事实。

云吹雪立刻又丢下两颗烟雾弹，白烟更浓，阻断不谙地势的锦衣卫们的追击，保障了撤退中的庄民们安全。

一刻钟过去了，白烟渐渐散去，庄民们也撤退完毕。如置迷宫中的锦衣卫们这才如梦初醒般，匆匆整理队形。而院子里只留下两个人——英俊潇洒、武艺非凡的楚飘风，与绝代风华、冷静自持的云吹雪。

“大胆逆贼，竟敢维护盗匪。来人啊！格杀勿论。”说话的是个穿着都统服饰的男人。

楚飘风心中一凛，急忙将云吹雪护在身后。

“你千万别离开我身边。”“放心吧！”她淡然地扬起眉。“几个跳梁小丑，我还不放在眼里；倒是你，下手千万要留点儿分寸。”“你哦！”他长喟口气。真不知该为她的冷静喝采，还是骂她狂妄自大？但下一秒钟，他的矛盾就全被惊愕给取代了。

她没有夸张，她的身手的确不错，很奇怪的招式，他看不出是出自何门何流，但她每一出击都是必救招式，而非必杀绝技，三个锦衣卫被她耍得团团转。

止不住的悸动在心底浮现，对她的激赏更如滔滔江水，绵延不绝。

楚飘风化拳为指，身形如陀螺般滴溜溜地转了起来，指尖过处，锦衣卫一个个被点中穴道倒地。

他旋近云吹雪身边。“你这是什么功夫？挺厉害的！”正烦恼援兵若赶不及，凭他们两人四只手可以救出多少庄民的云吹雪，对他在危急中，还有心情讨论她的拳法，简直快气晕了。

“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”“我很认真啊！”说话的同时，又有两个锦衣卫被楚飘风点中穴道倒地。“你为什么不干脆点了他们的穴道，直接摆平轻松些，这样一直打不是很累？”“还用你教吗？我要是会点穴，早就点了。”一直就看他的不正经不顺眼，这会儿火气更大了。“别生气嘛！”他嘻皮笑脸偎近她，紧贴住她的背。“我教你就是了。”他说着，竟真捉过一个锦衣卫，撕开他的衣服，点着他的裸胸解释道：“在医书上，人体分经、脉；其血气运行……”“闭嘴！”她低声怒吼，俏脸上满布阴霾。“你没看到那位都统大人已经准备出杀招了吗？”怎会没看见了？若不是早注意到了，他不会费力点倒这么多锦衣卫，又捉住这位副都统来做挡箭牌。

“都统大人，在您发动总攻击之前，要不要先问问我手里这位大人的意见？”楚飘风将副都统压到大门前，就让他的身子来护卫“无尘庄”的安全吧！

“大人救命啊！”副都统拚命地求饶。

“你想威胁我？”都统大人狰狞一笑，突然挥手。“放火箭。”“大人——”可怜的人质吓昏了。

“你居然不顾同僚的生死！”云吹雪讶异于锦衣卫的残忍无情。

楚飘风却似早料到有此结局，随手将人质一抛，人如飞鹤展翅，双手一抓一收，第一波的火箭尽皆被他打落在地。

“无耻小人！”他怒吼，食指屈弹，一束指风穿透躲在属下后面作威作福的都统手掌。

都统大人搥着鲜血淋漓的右手，暴跳如雷。“放箭、放箭，给我杀了这对狗男女！”火箭如雨般射向“无尘庄”，任凭楚飘风技艺超人，总有几支火箭会穿过他的防卫网射中目标。

首先，窗棂着火、接着是大门、屋顶……火苗儿一处处燃起，看着偌大的山庄陷入火海中，云吹雪知道，再等下去的结果，只有死路一条。“突围吧！”她大喊，一只炸弹扣在掌中。

楚飘风痛苦地望了她一眼，一点火花在两人眼波交流中燃起，他心头颤动，她冷艳似雪的媚笑瞬间霸占住他整颗脑袋。

“对不起，连累你了！”他抖着唇，无声地对她抱歉。

感受到他火热的情意，她心头的冷静刹那间瓦解，那股陌生的暖流再度染红她的颊。

冷艳被羞怯所取代，她轻启朱唇道：“我不在乎。”“谢谢！”他飞落她身旁，一只大掌圈住她纤细的腰肢，将她紧紧拥进怀里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她在他怀中轻颌首，他抽出火折子点燃她手里的炸弹。“再来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可以离开我。”“嗯！”她点头，反手抱住他。

“永远在一起？”他突问。

她讶然抬头，望进他一双带笑又深情的黑瞳，心脏失控地狂跳着。

“不说话就当答应你了！”他噙唇，轻刷过她光滑的额头，电流同时击中两人的心。

此刻，他手中的炸弹也出手了——

第四章

“住手——”尖锐的呼喊在半空中响起。

楚飘风眨眨眼，快如奔雷的身形追上已丢出去的炸弹，肉掌掐灭引信。“唉哟！烫死我了。”“楚飘风！”云吹雪焦急地赶上前去，撕下衣摆裹住他红肿的手掌。“你干么？怎么突然……”“救兵来了。”他笑得像个傻瓜。

“咦？”她竖直耳朵，果然听到一阵杂沓的马蹄声朝庄子奔来。

不久，一匹黑色骏马首先冲上“无尘庄”。

马上一位形容冷峻的骑士，手持一只黄绫布，对着锦衣卫统领喊道：“圣旨下，梁统领，还不接旨？”“成王爷，我们是奉了魏公公的命令……”“而我和表哥却是领了圣上的旨意前来。”接下来奔进庄里的是一辆四匹马拉持的马车，车门打开，一位千娇百媚的俏佳人款款步下车马。

被称为成王爷的男人，立刻下马护在佳人身旁。“你别乱来。”“我才不会。”小姑娘刁蛮地抬高下巴，抢过他手中的圣旨，走近梁统领。“真威风啊，梁统领。”她边说、还边用圣旨敲他的头。

“她是谁？”云吹雪轻扯楚飘风的衣袖，低声问道。

“煞星！”楚飘风皱着眉。不是说好只叫成王爷来的嘛！怎地连这位小祖宗也一起跟来了？他一张苦脸无言地对着成王爷，后者回以同样凄苦的俊容。

成王爷双手一摊。“我拿她没辙，你知道的。”他用眼神诉苦道。

楚飘风痛苦地轻颌首，这小姑娘奶奶的确没人治得住。

另一边的梁统领却被圣旨打得脸都白了。“卑职参见昭明公主殿下，千岁、千岁、千千岁！”他一跪，所有的锦衣卫也跟着跪下了。“哟！梁统领，你不是折煞本宫吗？”昭明公主轻蔑地撇嘴。“咱的万岁怎敌得过你的九千岁呢？尤其你梁景还是九千岁跟前的红人，这样跪本宫，本宫可承受不起。”“公主殿下饶命。”梁统领磕头如捣蒜。魏公公现在是势如中天没错，但皇室依然有其威严存在，两边都不是他得罪得起的。

“晓得求饶，还不快滚？”小公主凤目圆睁。

“可是魏公公说……”“生辰纲的事皇上已委托本王全权处理，有圣旨为凭，梁统领，你想违抗圣旨吗？”看小公主已闹得不象话了，成王爷赶紧出面圆场。

“属下不敢。”梁统领恨恨地瞪了楚飘风和云吹雪一眼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领旨离去。“来人啊！收队。”锦衣卫一起，昭明公主立即像乳燕归巢般飞奔入楚飘风怀里。

“楚大哥，你好坏，这么久都不来看人家。”一旁的云吹雪脸色一黯。不知为什么，嘴里竟尝到一股酸涩的苦味儿？“昭明，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候。”楚飘风淡然推开她，转望向火势渐旺的“无尘庄”，再不快点儿救火，他辛苦三年的血汗、众人温暖的家园就要化为灰烬了。

“大庄主……”锦衣卫走后，庄民们也纷纷走出燃烧中的庄子。

“各位兄弟们，先救火吧！”楚飘风下令。

霎时，全庄总动员，井里、溪里……只要是冷水，全部被汲取来灭火。连成王爷、小公主、和驾马车的两名护卫，也都加入了救火的行列。

时间一分一秒经过，因为全是木材建造的房屋，当初筹建的时候，又没考虑到防火设施，庭台楼阁，一幢连着一幢，大火蔓延得特别迅速。过了晌午，半数人等全都累倒了，余火还在烧着。

楚飘风心无旁骛地指挥众人分批救火，直到火势完全被控制住，才稍有心情顾及其它。探索的视线落在休息区里搜寻着云吹雪的身影。

“没有？”他吓了一跳，笃定的心一下子慌乱了起来。“云姑……”喊了一半停住，注意力却被火场里一条污黑纤细的身躯给引了过去。

楚飘风身形倏闪，急冲进火场。

云吹雪提着水桶准备泼灭木柱旁的余火，没看见他突然挡在前头，整桶水从他头上淋了下去。

“就算我来晚了，你也没必要这样对我呀！”他张嘴，吐出一大口水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哦！”她不好意思地举袖帮他擦脸。“谁叫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忽然站在前头，我没看见嘛！”“你有给我开口的机会吗？”他咧开嘴，享受她难得的温柔与羞怯。

“那……”她蓦地瞪大了眼，一心帮他拭干脸，没想到她的衣服早沾满泥灰，那张刚被她用清水洗净的脸庞，这会儿倒成了三花面谱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她指着他忍不住笑弯腰。

“笑什么？”楚飘风疑惑地伸手抹了把脸，却沾得满手黑。“小雪，你不

觉得化妆用白粉会比较好看吗？”“咳！”笑意梗在她喉咙里。“你叫我什么？”“小雪呀！”他嘻皮笑脸地偎近她。“你也叫我小风好了。”云吹雪打个寒颤儿，全身的鸡皮疙瘩都浮出来了。

“小疯子吗？”她语气不善。

“哇！小雪，我不知道你原来这么风趣耶！”“白痴！”再跟他谈下去，她一定会吐血。

云吹雪提起水桶，弯身准备再去提水来灭火了。

“小雪。”楚飘风忽然从背后搂住她的腰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他湿热的呼吸在她耳畔吹拂着，她全身都僵硬了起来。

“怕什么？我会吃了你不成？”他一只大掌，来回摩娑着她纤细的背脊。

云吹雪只觉得有一股暖流，随着他的大掌经过，缓缓在她体内流动，一整天的疲累好象全被驱逐出境了。

“嗯！”她不禁舒服地轻吟出声。“我……”她惊慌地摀住了嘴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出这种暧昧的声音，红云随即占据她的颊。

他也吓了一跳，瞧见她的无措，一丝怜惜在心底升起。

“累了吧？刚才我运了点内力给你，帮你疏通筋骨，有没有觉得好些？”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内功。她抬起犹自娇羞的眸望着他。

“好多了，谢谢。”“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你忙了一天。”望着那张清艳似雪的娇颜为泥灰所玷污，他心疼不已。

轻柔举袖为她拭净脸面，粉红的颊渐渐恢复了它原本的丽色，他十指代替梳子，刷过她有些纠结的长发，帮她拢上云鬓。

云吹雪只是呆站着享受他的温柔；一直以来，她的生命中只有“黑暗帝国”，她从外不知道男人的情是这样的美，火热得像要将人的骨头都融化掉似地。

眼睛忽然有点酸，她不安地强咽口唾沫，为这叫身体酥软的悸动震惊。怎么办？她好象陷进去了……“这样好多了。”他轻笑地捧着如花般娇颜。“你去休息一下，剩下的我来做就行了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明白了自己的心，她竟有些不好意思看他的脸。“我还不累，我可以继续工作。”挑个几趟水，与小时候在“黑暗帝国”所受的精英训练比起来，根本是小意思。

“胡说！”楚飘风伸指点住她的唇。“那个小公主不过提了两趟水就倒下了，连成王爷也在休息，一个大男人都吃不消的工作，我可不想累坏你。”“我真的不累。”她晶亮的大眼炯炯有神地响应着他。

他这才迟一步地发现，这叫他迷醉的小女人，真的拥有过人的意志力与行动力，连大男人都比不上。

“可是我担心你。”对她的怜惜与激赏更深了。

“那……”她无措地绞着十指。冷静啊，云吹雪，你向来最自傲的冷静呢？别表现得像个无知的小女孩。

“不然这样，你去帮我照顾受伤的庄民们，顺便……”轻柔蜜语变得凝重，脸色也沉了下来。“清点伤亡。”“楚飘风！”她轻喊。见到他深锁的眉，好几次忍不住想伸手抚平它，却又没有勇气。

“傻瓜，我没事。”他笑闹地轻拍她的脸颊，却望见她黑瞳深处里的关心与担忧，霎时，他那因家园破毁而伤痛空荡的心，一下子注满了她的柔情。

“对不起，一会儿就好。”轻扬的嗓音变得粗嘎，他突然低下头，倚在她的肩窝处。

云吹雪这才明白，他不是无心，只是习惯用不在乎当作面具，掩藏住火热的真心。

她没动，反而伸手抱住他，轻声安慰，柔柔地传进他的耳里。“没事了，一切劫难都过去了，我们一定可以重建‘无尘庄’的。”“你会留下来，留在我身边？”这一刻，他只想守护住每一件心中的宝贝，再也不要失去了。

“嗯！”她许诺。“我们要一起重建‘无尘庄’。”夜凉如水，云吹雪独坐在临时搭建的小帐篷中，素手翻阅着近两年来“无尘庄”的收支帐簿。

而另一边灾后残存的大厅里，灯火依然通明、人声鼎沸地开着会议。

楚飘风和“无尘庄”的庄民代表们正在讨论善后事宜。庄子得重建，而经费却无着落；丢失的生辰纲更得在魏公公的寿诞前找回，只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。

杂事如麻，肯定累坏他了。

她叹口气合起帐簿，情况坏得超乎她的想象。

这偌大的庄子，竟未经营任何一项足以支持生计的买卖，家底全无。

饱经苦难，让庄民们畏于与外界沟通，他们美其名为自给自足，却又做得不够彻底。

只有粮食自耕自食，衣行育乐则靠以物易物的方式取得，整座庄子根本贫得一穷二白，唉——另一声长叹掀幕而入，与她的合成一气。楚飘风飞扬的俊脸上浮着一抹清晰易见的疲惫。

云吹雪起身迎向他。

“别说话。”他双手环上她纤细的腰肢，脑袋搁在她肩上。

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？在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只要望见她深情、关怀的秋眸，怀抱她温暖玲珑的身体，再多的伤痛也会自然沉淀。她顿时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柱。云吹雪接着他坐到地板上，青葱玉指有一下、没一下地疏通着他紧绷的肩部肌肉。

“呼！”楚飘风舒坦地吐出一口长气，抬头露出惯常的笑容。“你……”

“唉！”她一指点住他的唇。“别对我露出面具似的笑容，我不爱看。”笑容僵在他脸上，深邃的黑瞳显得更阴鸷。

“小雪，你家在那里？”眼下他自身难保，实在不能再连累她了。

这大男人的心思，她还能不了解吗？但可惜了，任凭海阔天空，这里永远都不会有她的家。

“我没有家，想在‘无尘庄’里暂借住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”“你……”

他摇头苦笑。“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庄子里这回只是争取到半个月的缓冲期，时间一到，再找不回生辰纲，只怕……”“我不信成王爷和……”想起那位与他形态亲密的小公主，她心里没来由一阵不舒坦。“昭明公主会对你撒手不管。”“他们是说过要代垫二十万两的生辰纲，但我如何能久下如此多的人情？”金钱债好还，人情债难了啊！而令楚飘风最为难的就是……唉！那个花痴小公主对他纠缠不清，怎生避得了？笨男人！云吹雪冷冷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请问这生辰纲真是你‘无尘庄’所劫？”“胡说！”他微蹙剑眉。“我‘无尘庄’岂是一般鸡鸣狗盗之流？”“那不就得了！”她解释道。“生辰纲既不是‘无尘庄’劫的，代垫之说从何而来？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件冤案，朝廷对不起百姓，由朝廷的人出面解决是再天经地义不过，你跟人家愧疚什么？”“可是……”这道理能如此讲吗？楚飘风很怀疑。“没有可是！”她挥

手截断他的话。“顶多事情过后，咱们全力助成王爷追回生辰纲，补偿他这次的损失就是了。”“若追不回来呢？”人家可是看他的面子才“代垫”的，他真能撒手不管？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啊！”云吹雪一本正经地说道。“这笔钱本来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出来的油水，再用回老百姓身上，有什么不对？”坑人的是魏公公，可不是成王爷！”要找人报仇也得寻对目标啊！

“朱家天子当政却无法造福百姓，有道是‘父债子还’，叫他的子女们拿些出来花花，此乃天公地道。”生长在民主社会，对于皇帝是神那一套，她才不管咧！

“你……”他忍不住放声大笑。“老天，小雪，到底是何方神圣调教出你这颗古灵精怪的小脑袋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歪理都能让你说成真理。”“别小看女人，笨蛋！”她一记指骨头敲上他的额。

楚飘风伸手捉住她的。“男人是天耶！”“哼！”她沉下脸，最讨厌的就是这套沙猪说法。“你是天，我是泥，你这么伟大，我可高攀不起，滚开，别碰我。”“哇！脾气这么大。”说真话，南北佳丽他见得多了，这么有个性的还是头一回遇上。如此聪明、美丽，又值得信赖，他不由幻想起与她五湖四海共遨游的情景，那一定是兴味十足，永不无聊。“你答应永远跟我在一起的。”“我脾气很大呢！”她余怒未消。

“麻婆豆腐如果不辣就不好吃啦！”他朝她眨眨眼。

“什么？”她瞪眼。“你敢拐着弯儿骂我泼辣？”“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”他突然变得正经，一把搂住她，将她带进怀里，双眼如火如荼地凝视着她。云吹雪只觉一股燥热由脚底升起，渐渐往粉颊上集中，染红了俏丽的娇颜。

“不知道……你胡说些什么？快……放开我……”“我说喜欢你啊！”一只大掌留恋地轻抚过她烧烫的颊。“你是那么地聪明、美丽，我想这世上再也寻不到一个像你这般可爱的人儿了。”她只觉心脏快要进出胸膛，半生为帝国卖命，何曾尝过男欢女爱的滋味？她压根儿不晓得该如何反应才好。

楚飘风慢慢地低下头，他的唇碰触到她的，一股电流同时击中两人的心房。

这样强烈的激情他还是第一次尝到，无法控制的火热在他体内燃起。

他的唇迅速攫住她的，甘美芳香的滋味儿叫人血脉贲张。

“唔！”她惊骇地嚅吟。

他的舌乘机入侵她柔软的唇腔，在唇齿交接处，他更加激动地吸取她口中的蜜津。

他的陶醉与她的青涩恰成一个明显的对比。

云吹雪瞪大惊慌的眼，他的眉眼近在咫尺，那端正、英俊的五官叫人心醉，望着他的沉迷，她全身虚软得像要融化掉。

感觉到她的视线，他讶然睁眼，四颗圆瞪的眼珠子对个正着，一种欺负小动物的罪恶感在他心里升起。

“小雪，接吻的时候，应该闭上眼睛才对。”他的唇轮流吻过她轻颤的眼睑，迫她闭上眼。

然后，犹自饥渴的唇再度搜寻上她的，这一次的吻，更火热、更激情。

在被他诱得忍不住吸吮她的舌的同时，她的肝脏炙热得像要进出胸膛，无意识地睁开迷离的眼眸，本来只想找些什么东西来降温，不意却瞧见他绯红的脸，跟她同样的烫。

这情形……“呵！”她情不自禁轻笑出声，脸红似血的男人，好诡异的状况。

听到笑声，他愕然停下吻。

她两手捧住他的脸。“我不知道你也会脸红。”他瞪大眼，已分不清楚体内的激动是怒火？还是欲火？“老天！你就不能认真一点、投入一点、热情一点吗？”笑意凝在唇边！他这是在嫌她冷感吗？云吹雪火大地推开他。

“谁准你随便碰我的？”又生气了！楚飘风挫败地一拍额头，该感谢老天让他遇到一位天真的俏佳人，但要引导她，可有得他累了。

“相爱的两人，有亲密接触是理所当然的啊！”“我有说喜欢你吗？”她气犹未消。

“你这不是说了。”他嘻皮笑脸搂住她。“别恼了，是我说错话，我陪罪，好不好？”“哼！”她高高地扬着下巴。

惹来他一阵愉悦的畅笑。

而她仿佛也感染到了他轻松的心情，笑意浮上唇角。

楚飘风带着怜惜的口吻道：“小雪，这段时间我会很忙，恐怕要委屈你了。”“要去抓抢生辰纲的贼啊？”“还要筹钱重建山庄。”想到努力多年的家园一朝尽付流水、同生共死的兄弟们就这样撒手西归，楚飘风的语气不由凝望了起来。“你要上哪儿筹钱？”这庄子的名声现下降到谷底，一般人只怕避之唯恐不及，还肯借钱吗？沉默半晌，他不禁苦笑。“总会有办法的。”习惯了！别叫女人操烦恁多的杂事，是男人就要有本事扛起一切。所以，尽管佩服她、欣赏她，但很多事，他依然说出口；尤其是向一个女人求援！

该怎么说呢？这笨男人！云吹雪沉思的视线定在一旁的帐册上。

“我有一个问题可不可以请教你？”“你说。”“为什么庄子不对外做买卖？”“庄子兴建之初，大伙儿都是饱经大劫的难民，受够了无情的尘世，因此立志创造一处世外桃源，尽量不与外界联络。”“但里头的消费、日常所需却大多来自外地。”“我们拿庄稼跟人换来的。”“唉！”云吹雪敛眉叹笑。

“在我们这一路赶回来的途中，你所听所闻，大伙儿对于‘无尘庄’遭难的评语，你觉得如何？”“还能如何？”世情冷暖，没人比他尝得更透彻，那些个无聊事儿不说也罢！

“大家都在看好戏；因为‘无尘庄’树大招风，你们自以为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，事实是对外界的困苦不闻不问，当你们载着满满的粮饷去与人交换布疋、日用品的同时，有许多人正在饿肚子。在一般苦老百姓眼里，你们与那些个为富不仁的奸商、贪官没两样；而在那些当权者看来，人人皆贫，唯你们独富，则又招惹嫉妒与猜疑，或者……”她冷笑。“生辰纲一丢，锦衣卫查也不查，就将矛头直指‘无尘庄’，关键就在于你们的态度。”“没错。”成王爷掀帐而入。“抱歉，我不是有心偷听你们说话，我是来找楚兄，有件事得告诉你。”说完，他凌厉的视线定在云吹雪身上。“唉！”知道他们男人说话，不爱有女人在场，云吹雪拍拍屁股准备走人。“但愿是我猜错了，那封圣旨该不会也是假的吧？”楚飘风愣了下。“王爷——”“云姑娘猜对了。”成王苦笑。“事实上，不只你捎信给我，‘百花楼’的柳姑娘也派人传了消息，结果半途被来我府里玩的昭明截走了。你知道的，只要事关于你，她便什么理智也没了，当晚，趁着皇上闭关炼丹时偷出圣旨，非要跟我来不可。”“小雪。”楚飘风伸手将她拉了回来。这会儿他再也不敢小觑女人了，他的小雪可是个女诸葛呢！“王爷，那么现在……”“楚兄，我想把昭明暂寄在这里，

等我回宫将一切事情处理妥当，再来接她回去，否则……”成王没说完的是，他要有个万一，昭明公主就此托付给楚飘风了。

“是我连累了王爷。”楚飘风心里有着万分的愧疚。

眼望两张苦脸，云吹雪心里直叹不已。是她生在二十世纪奸狡惯了？抑或古人太过忠厚，她怎么看，都觉得这些人好笨。

“我可以插个嘴吗？”成王冷冷地望了她一眼，本来男人说话，就没有女人插嘴的份，但她是楚飘风的人，是他将她留下来的，成王也无话可说。

“小雪，你又有什么好主意？”对生在草莽的楚飘风而言，他是很难忍受被女人爬到头上，但他欣赏有能力的人，因此在他心里其实也是矛盾的。

“王爷既有意代垫二十万两的生辰纲，就请王爷直接将银子送进魏公公府里，顺便向他拜寿，巧言两句，一场风波自然消散。”云吹雪轻柔地说。

“要我向魏阉拜寿！”成王怒吼。

“小不忍则乱大谋。韩信都能忍胯下之辱，王爷忍不得吗？”请将不如激将，云吹雪自幼学得最精的就是“用人”。一把怒火在成王腹里沸腾，但又不愿在一名小女人面前认输，只得咬牙恨道：“谁说我忍不得？”“多谢王爷成全。”她粲然倩笑有如春花初开，好似徐徐和风吹过帐篷，再大的火也给搵熄了。

理智方明的成王也不得不叹服。“姑娘好口才、有心机。”“蒙王爷不弃。”她拱手回礼，偶一抬头，接触到楚飘风似笑非笑的深邃黑瞳，这才恍然——螳螂捕蝉、黄雀在后。

“我明早回京，会尽快将圣旨的事情处理完毕，昭明就麻烦楚兄了。”成王告辞准备出帐。

“王爷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做笔买卖？”云吹雪突然出声留人。

莽撞的举动惊得楚飘风脸色一白，他当然明白她打的什么鬼主意，连忙轻言阻止她。

“别乱来，太多的钱我可还不起。”“光耕田自然还不起喽，做生意就不一定了。”她甩开他的拉扯，转向成王道：“想请王爷投资‘无尘庄’。即日起，三个月后分期摊还本金，半年内保证还本完毕，日后依合作关系，采分帐记制。”“云姑娘可是欠笔银两重建‘无尘庄’？”成王或许不如云吹雪机灵，但也非愚人。

“想向本王借钱并非难事，但‘无尘庄’真的准备做生意。”“是的。”要赚大钱，这是最快的路子。

成王满含笑意的眼眸直望云吹雪。真是一个聪慧绝艳的俏佳人，就是太厉害了点。

“那本王就拭目以待了。”他取出一颗龙形小金印交给她。“你需要多少，直接持着这颗金印到城里的福盛钱庄提领就是了。”“多谢王爷。”她满意地送成王出帐，再回头，正迎上楚飘风轻佻的笑容。

“这回可给你挖到一座大金矿了。”“恭喜你‘无尘庄’得以重建才是。”她酷酷地扬着眉。

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！”他皮皮地搂住她的腰。“只有我对你有信心是不够的。”

如今你替大家筹得重建经费，以后在庄里，你的地位就不一样了。”“少来这套。”她屈肘朝他心口拐了一记，推开他。“谁晓得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算计我了？”楚飘风一把抚过她黑缎般的秀发，十指轻柔地梳刷着。

“打锦衣卫从‘无尘庄’退兵后，自你愿意陪我同生共死时……”他突然变得正经，潮红又开始往云吹雪粉颊上堆积。

“恶心巴拉！谁信你的花言巧语？”“你啊！”他站起身，留恋地再望她一眼。“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天亮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小雪，重建庄子的事就麻烦你了，经费是你借来的，相信由你出面督导，庄民们会很乐意服从，我知道你可以做得很好。”他情不自禁再吻了她一下，云吹雪怔忡地抚着脸，目送他走出帐篷，相较于成王爷的重男轻女，他的全心信任叫她打心底感动。

尽管在二十世纪，她的能力本就受人肯定，可是身处礼教严明、茫然陌生的明朝，还有人肯付予所有……她眨眨眼，酸涩水雾一波波涌上，对于这个奇男子，她的心沦陷得更深了。

第五章

一场简单隆重的丧礼正在举行。

“无尘庄”遭此大劫，六死、二十一伤，可谓是灾情惨重了。

云吹雪没有参与送葬，因为她是外人，所以留在帐篷里照顾伤患。昭明公主吵着不愿离开楚飘风身边，被成王点了穴道，安置在马车上。尽管他们是庄子里的救命恩人，但这场大劫本是官家带来，想起朝廷的腐败，这些可怜的小老百姓们心里还是不满的。

楚飘风一脸疲惫地走进伤患休息的帐篷区，在病榻旁找到云吹雪，她正在喂伤者吃药。

“小雪。”他伸手招呼她出来。

两人步行入后山竹林，云吹雪首先开口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“你待会儿要去钱庄提领银子吧？”他竖耳倾听四周的动静。

“是啊！”她扳指数着。“还得请个大夫、买些伤药上来，另外，我也需要了解一下现在木材、布疋、石料……的市价。”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“你不是打算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找出劫走生辰纲的歹徒？”“本来是，”他偎近她身边，低语道。“但锦衣卫并未完全撤走。”“噢？”她疑惑地瞪圆秋眸回望他。

“早上，我巡视后山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夜营的痕迹。”“锦衣卫还在监视‘无尘庄’？”她蹙眉沉思。“但这没道理啊！成王爷既已一肩担起寻回生辰纲的责任，锦衣卫好歹该先回京覆个命，为什么还守在这里不肯离去？”

“而且他们守卫的范围只在后山。”楚飘风也摸不清那些个锦衣卫到底在打什么坏主意？“难道我们后山有宝？”她打趣道。

“如果有就好啦！”他扯扯嘴角。“用不着这么辛苦借钱来重建庄子。”远远地，一个尖锐的声音传来。“楚大哥！”是昭明公主！

楚飘风眉头一皱，迅速在云吹雪红艳的樱唇上偷得一吻。

“我先闪了，待会儿你出门后，我会暗中跟在你身后保护你，所以……”他用力捏了一下她的俏鼻头。“别每次遇到事情就自个儿强出头，免费奴才在这里，烦劳你喊一声，我随传随到。”“快滚吧！”她一手拍掉他不规不矩的狼爪。“我可不是那些个易摔易碎的瓷娃娃，你瞧清楚点儿。”“我知道。”

他皮皮地搂住她纤细的腰肢，再吃一记嫩豆腐。“可是人家担心你嘛，伤在你身、痛在我心耶！”像是蜜糖洒在她心头，香甜的滋味，令云吹雪又娇又羞。

“神经病，恶心死了！”“这是我的错。”他突然伸出舌头轻舔了一下她艳红的唇。“我的口水吃得不够多，才会产生这种恶心的现象，改天有空时，再多喂你一点。”“楚大哥——”尖锐嗓音的主人已然现形，昭明公主跑得气喘吁吁。

“不闪不行了，记住我的话，知道吗？”他留恋地再亲她一口，几个起落消失在竹林里。

“楚大哥！”昭明公主追到时，已不见楚飘风的身影，气得她猛跺脚。

另一旁的云吹云见楚飘风都溜了，她可也不想留下来跟这个刁蛮公主玩吃醋游戏，脚底抹油，也准备走人。

“等一下。”昭明公主却似看穿她的心思，一转身挡在她面前。“你刚才在这里跟我的楚大哥说些什么？”“山庄重建事宜。”一开始是的，后来……那个促狭鬼老爱乘机吃她的豆腐，此刻一想起，她的脸还是又烧又烫的。

“谈建山庄会谈到脸红。”昭明公主跳脚。

“天气冷，我有些着凉了。”云吹雪这一说，才发现昭明公主身上的宫装是既单薄又透明，她第一颗扣子没扣，露出大抹嫩白的酥胸。

以明朝的保守风气而言，这位公主殿下可谓是胆大包天了。

被人这样直勾勾地瞧着酥胸，即使是女人，也叫昭明公主羞红了花颜。

“你看什么看？”“公主殿下，不冷吗？”清晨的温度是偏低的，云吹雪穿了两件都还觉得寒，看昭明公主穿这样，她骨子里都帮她发颤。

“不……不冷。”昭明公主倔强地开口，语音却有点抖。

“好吧！”人家高兴就好，云吹雪也不想管，她转身步出竹林。

“喂！”昭明公主小跑两步又挡在她跟前。“你等一下嘛！”“公主殿下有什么事吗？”她酷酷地继续走。

昭明公主很少遇见不惧权势、不买她帐的人，数年前碰到一个楚飘风，就对他钟情至今，现在再遇到云吹雪，一样地酷，在愠恼的同时，心里还是敬佩的。

“你听我说嘛！”“你已经在说了。”“那……我问你，你跟楚大哥是什么关系？”“朋友。”云吹雪答得简单。

昭明公主可不是瞎子。潇洒不羁、最怕麻烦的楚飘风会容许一名女子长伴左右？说没问题，鬼才相信！“只是朋友？”“当然。”“那为什么……你们两个……”昭明不好意思说出看到他们搂抱亲吻的画面。

“成王爷呢？”云吹雪被缠得好不耐烦，挺奇怪那跟昭明片刻不离的成王到哪去了？“表哥回京了。”昭明跺脚。“我不管啦！不准你转移话题。”“你说了一堆根本没把话题点明。”欣赏是一回事，但云吹雪的冷淡却刺伤了昭明的心，她霸道地宣示着。“云吹雪，你听着，楚大哥是我的，不准你抢走他！”好个率真的小女孩！云吹雪忍不住失笑。

“这话你应该去跟楚飘风说吧！”“我是来警告你，五年前我就先看上楚大哥了，那时候因为我年纪还太小，不能跟楚大哥在一起；但现在我长大了，楚大哥是我的！”说着，昭明故意挺起胸膛，向情敌展示出正在发育中的玲珑身段。

原来如此，所以她才会不惧寒冷，穿成这样……一股笑意在云吹雪肚

子里发酵，若非顾忌她公主身分，她真的会笑翻过去。

“我知道你长大了，但你告诉我没用，楚飘风还是不知道。”“是啊！楚大哥老当人家是小妹妹！”昭明颓然地低下头。

这小公主倒是个性情中人，云吹雪反而不好意思再逗她了。

“没办法，他现在太忙了，没心思注意其它，你总得等他有空闲时，再来跟他谈这些，是不？”“云姊姊，你可以帮我吗？”昭明眨着一双楚楚可怜的美目望着她。

“这……”云吹雪为难地低下头。

“云姊姊……”任谁被这样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恳求，都要投降的，云吹雪当然也不例外，她无可奈何地颌首。

“我会告诉他你已长大，但结果如何可不保证哦！”“谢谢云姊姊！”昭明快乐地跑走了。

留下云吹雪独自一人慢慢踱着步。这事若被楚飘风知道了，非气死他不可。

其实，她踢着路面上的小石子，心里也是不好过的，喜欢他的感觉再也压抑不住，很高兴他们的爱慕是相对的。

但对于这份情，她却沒有把握。在未来，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而且，只要一有回去的机会，她势必得抛下楚飘风一个人独行，届时——抛得下吗？她苦笑，光想就觉得心头一阵阵撕裂的痛，一旦分离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得下去？楚飘风打扮成小厮跟在云吹雪身后进了城。

他们先去钱庄提领了一部分的钱，让同行的总管领着几名壮丁去买些日用品、衣物、药材、燃料……之类的东西，先运上山。

接着云吹雪委托钱庄老板介绍几位木材行老板和建筑商们，大伙儿聚集在迎宾酒楼里商讨重建“无尘庄”。

她说这叫“工程竞标”，楚飘风没听过，只好乖乖站在最后面，看她玩什么把戏。

几位大老板一看“无尘庄”竟派出个女人、以公开议价的方式和他们谈生意，一来看不起女人，二来觉得受到了侮辱，都纷纷走了。剩下的四、五人，他们是属于中型商行的老板，比较没本钱耍派头，他们只想知道这桩生意是否真有利可图，对于云吹雪的身分倒不那么计较了。

“云姑娘，你这样做是破坏市场啊！”一个中年男子笑道。

“我只要最好的，当然我的报酬也绝不会少。”她轻啜一口甘甜的龙井续道：“我不会只做一趟生意，从今以后‘无尘庄’会打开大门，广迎外客，我相信你们跟我合作绝不会吃亏。”“我们怎么知道你‘无尘庄’现在还有本钱做这趟买卖？”大伙儿均知庄子遭难的事，怀疑是在所难免。

“陈老板若担心，我可以先付订。”云吹雪指着一旁“福盛钱庄”的老板道：“周老板可以为我证明，我有多少资金可供运用？”其它人纷纷望向周老板，他轻咳两声道：“云姑娘持有金龙印一颗，总共可以动用的金额有两百万两。”“喝！”留下来的老板们，个个面面相觑，两百万两可以买下一座城了！

“云姑娘打算怎么做？”“我希望你们可以报价给我，帮我估量看看，重建庄子大概得用些什么材料？经费多少？建好后的模式如何？好让我心中有个底。”“但这么大一笔工程不是我们任何一家商行单独吃得起的！”“你们可以合作。”既然这些人已经动心，云吹雪也不打算泄漏太多机密，她缓缓起

身。“两家、三家一起合作，我都不反对，当然，我不会只找你们，想要这樁买卖的人多的是。”“你放心吧！云姑娘，我们做生意是童叟无欺，绝对会开出一个最公道的价钱让你满意。”“那云吹雪就先谢谢了。”她轻轻福了个礼。“三日后我会在庄子里公布得到这樁买卖的人，请各位务必赏光，让‘无尘庄’请一杯水酒。告辞。”“你可真厉害！”出了酒楼，楚飘风笑得邪气。“那几个大老板被你耍得团团转。”“多谢夸奖！”她凤目圆瞪，岂会听不出他话里的揶揄。

“生气啦！”“不敢！”她越走越快，不理他在身后苦苦追求。

“喂！”直到出了城门，转入山间小径，楚飘风才敢施展轻功，一个飞踪挡在她身前。“小雪，别恼了好不好？”“不敢恼，省得被人说我气焰太炽，欺压了你楚大侠。”她也知道自己太过强势，然而别人怎么说她都不在意，但面对他的左一句精明、右一句厉害，没来由的，她心里就是不痛快。

“我还没说完呢！”他嘻皮笑脸伸手搂住她的腰，趁着四下无人的空档偷亲一口红艳欲滴的樱唇。“真高兴我找到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姑娘，谢谢你！”云吹雪低垂着螭首，沉默良久。

“我……不懂得温柔……”怯怯低语听进他耳里，已是化钢成水的温柔。楚飘风轻啃着她的耳垂。

“你这样子已经很好了，我喜欢自然的你。”她讶然抬头，粉颊上红潮翻腾，瞧得他心痒难耐，情不自禁低下头，攫住那甜美的香津。

他常爱吃她豆腐、逗她冷艳的面容绽放出春花似的笑容，但这样如火如荼的热吻却是第一次。

她的唇被他紧紧吻住，玲珑身躯被他抱在怀里，旋进那浓翠绿荫的密林中。

他让她的背抵在树干上，才开始用力、专心地品尝她的滋味。勇猛的舌肆无忌惮在她柔软的唇腔里翻搅，几乎直达她灵魂深处。

她的背感觉到粗糙树皮的磨蹭，又痛又麻，而前胸在他火热的怀抱下，高温可以酥融全身筋骨。

唯一的凉泉在他嘴里。她像个正在学步的婴孩，笨拙地模仿他的动作，轻舔、吸咬他的唇与舌。

听到楚飘风压抑粗喘的低呼，接吻已经灭不了他体内翻涌的欲火，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激烈地渴望着她。

带电的大掌沿着交叉的衣襟伸进她雪白的娇躯里，一手攫住她浑圆的玉峰，更强大的一股悸动窜过他的背脊，在他下腹部闷烧起一口冲天烈焰。

云吹雪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任凭他啃咬着雪白颈子，隔着衣衫、狡猾的舌描绘出她胸前蓓蕾的花样。

“啊……风……”她化成柔柔春水，完全瘫软在他有力的怀抱里。

直到他体内野性的直觉突然觉醒，他赶紧拉好她凌乱的衣衫。

“风！”乍然由激情中回转，云吹雪一双迷离美目里依然情欲嫣然。

“待会儿见到人，要记得说谢谢知道吗？”因为楚飘风从不自喻为君子，但若非这几位不速之客的干扰，他一定会在这里要了她，尽管这可能会伤害她……“怎么了？发生——”她话说了一半，亦察觉出密林里的异常安静。

“好闲情、好逸致。”林子里走出一群黑衣蒙面人，个个杀气腾腾的。

看得楚飘风直皱眉，一向清静的“无尘庄”最近是撞上了什么灾星，一堆凶神恶煞尽往山上跑。

“各位大哥是哪个耗子洞里钻出来见不得人的小老鼠，不知拦住在下的去路有何贵干？”他问得辛辣，人家回答得也有意思。“阎王座下，勾魂使者，奉命来取两位的性命。”“唉！”楚飘风装模作样地长叹一声。“为免这些个跳梁小丑玷污了你洁白的玉手，我送你上树顶看风景如何？”“不要！我又不是一捏就碎的瓷娃娃，何况人家指定的名单上也有我，我才不做胆小鬼。”云吹雪倔气得很。

“可是我会担心你啊！”他可怜兮兮地说着。

如果他骂人，她就可以更据理力争了；无奈他看准了她吃软不吃硬的性子，每每在争执时，就用这副死皮赖脸的可怜相堵住她的反驳。

“好不好吗？”他猛地搂住她的腰。“只要你少掉一根头发，我的心都会疼得碎掉的。”“你……恶心！”她含羞带怯轻捶他的胸膛，面对这样的人，再精明厉害也是没辙。

楚飘风一张嘴咧到耳朵旁，早知道外表强悍的她，有颗再软不过的好心肠。目的达成，他轻轻松松抱她跃上大树顶。

“姓楚的，你想逃吗？”一枝利箭发自黑衣人的手里，直射半空中的楚飘风与云吹雪。

“别这么急嘛！小老鼠。”楚飘风弹指击落飞箭，安置好云吹雪，轻抚她如玉润泽的粉颊。“别担心，我很快就可以解决他们。”“嗯！”她依然有些气闷，跟他在一起的自己，越来越不像自己，她不喜欢这样，却也无力控制了。

目送楚飘风飞身落地，知道他所言非虚，那群黑衣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

他是有自傲的本钱；凝视他飒爽的英姿，她心头的悸动更甚。

最近老是这样，目光不由自主追着他转，记得刚认识的时候很讨厌他的，不正经、像个小无赖。

但他救了她，不求任何回报地照顾她。在武当山的那段时间里，感受到他点点滴滴的关怀与温柔，寂寥的养伤日子也变得多彩了起来。

心情第一次为他而波动起于“无尘庄”的劫难，知道他救危扶难、出钱出力，感恩的心一下子变得钦敬、仰慕了起来。

加上他的知情识趣、不拘小节，不似一般凡夫，尽会压抑、挑剔女子，他逗她、损她、却也包容她。

与他相处，恍似在和煦春风里，悠游、自在又舒坦。也因此脱轨的情再也不受控制，放肆狂奔。

但……他们有“未来”吗？那两个字对她而言几乎与“绝望”同义，所以她从来也狠不下心拒绝他；因为不只他想要她，她亦是迫不及待地渴望着他，只希望在分离来临前，留下一点点美好的回忆也好……“小雪——”楚飘风突然大吼，惊醒沉思中的她。

愕然回首，一名黑衣人已侵近身旁，亮晃晃的大刀迫在眼睫。

云吹雪急退，跃下大树，倚仗的是他绝对会接住她。

楚飘风果然不负所望，身形如飞鹤展翅，笔直地跃上半空，接住她。

然而偷袭的大刀却未曾放弃，依然紧追在后。

楚飘风只得一手环住她的腰，用另一只手去抗拒大刀의进逼。

云吹雪趴在他肩上，注意到另一枝飞箭直袭他背心而来，而专心应付大刀的楚飘风却已无暇他顾了。

管不了箭气逼人，在利箭逼近他背心的瞬间，她想都不想便徒手拨开

它。

箭势是给拨歪了，但余劲未歇，反而擦过她的手臂，带起一溜血珠，射入身后的大树干里，入木三分。她臂上喷起的血珠溅上他的脸。楚飘风只觉那点红，比火炭还烫地直烙进他的心坎里。

飞旋的身形一落地，他忧心忡忡地查看她的伤势。“小雪，你……”她皱眉，回以一抹勇敢的神色。

“我没事，只是一点皮肉伤。”瞧见她红艳艳的樱唇有些儿白了，他的心是揪紧的痛。所有的怒火全发向那些该死的黑衣人。

楚飘风心地善良，行走江湖多年，向来本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行事方针，少开杀戒。

但今朝为了云吹雪，他深邃的黑瞳被鲜血给染红了。

“你、们、找、死！”一字一顿，配合着凌厉杀招，碰上的黑衣人无不断骨折臂。

他顿时杀红了眼，但云吹雪却见着心痛。他一向讨厌见血，不论是自己的，还是敌人的。如今为了一时意气痛下杀手，待怒火消退后，他一定会自责的，怪自己仗武欺人。

见一群黑衣人已折伤得差不多，她不得不出手干预。

“风，可以了，你快住手！”楚飘风气喘吁吁地停下了攻击，痛恨自己手上沾染的血腥，却更心疼她臂上的伤。

“小雪，你的手……”“我说了，只是皮肉伤而已，不碍事的。”她笑着安抚他，复转向黑衣人。“你们还不快滚？”一个男人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才挥手要大伙儿走人。

那个深恶痛绝的眼神叫云吹雪心下一惊，怎地她觉得这双眼似曾相识。

她喊住欲走的黑衣人。“等一下，你们不把受伤的同伴一起带走吗？”刚刚她稍微注意了一下，躺在地上的黑衣人，没有一个是断了呼吸的，可见楚飘风虽处盛怒中，却还是自制地手下留情。

那男子又瞪了他们一眼，才下命令。“带走。”这会儿云吹雪更确定见过他了，但……会是谁呢？如此熟悉、又如此痛恨他们的人？来到明朝，她还没机会认识太多人呢！

“小雪，”一旁的楚飘风忧心如焚地扶住她的腰。“我带你回城里找大夫。”“不用了，庄子里也有大夫，我们直接回庄就行了。”“他们只是略通草药的郎中，我不放心。”不顾她的反对，他坚持地携着她再度进城。

“霸道！”她在心里低喊，却也沉浸在这份专横的温柔里。

“好啦，我真的没事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！”清晨鸡啼，云吹雪发现楚飘风还待在帐篷里看顾她，那一夜未眠的双眼，因着担忧而浮出些微血丝，瞧得她心疼不已。

草笼里温着一碗伤药，楚飘风稍微试了一下，正是适合入口的温度。

“我等你喝完药再回去。”“你昨晚也是这么说。”他的关怀，她看在眼里、疼进心坎。

“这次是真的。大夫说那枝箭上有毒，虽然只是擦肤而过，但你依然中了毒。

为了解毒，前三帖药必须每隔三个时辰吃一次，往后是六个时辰一次，连续三天，你体内的毒才能全清，所以，乖，听话，这是第三帖了，喝下它好不好？”“唉！”她长喟口气，玉手轻轻抚上他的脸。“风，你担心我，我

同样放心不下你呀！你这样一天一夜不吃不睡，我瞧着好难过的。答应我，等我喝完药，你立刻回房休息。

“好！”他点头。喂她喝下药，见她缓缓睡下，仔细帮她拉妥被褥，温柔地吻上她的额。“小雪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知道吗？”从不知道爱上一个人的心会变得恁般脆弱，但他再也骗不了自己，这早已为她疯狂的事实。

楚飘风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帐篷，未发现这幕两情缱绻的旖旎画面，全落进另一名多情女的眼里。

昭明公主愤愤不平地冲进云吹雪房里，用力摇醒她。

“起来，你起来——”“公主殿下！”云吹雪睁开困顿的双眼，讶异于她的出现。“这么早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“你骗我！”昭明指控道。“你明明说，你和楚大哥只是朋友，那他为什么对你如此关心，还不眠不休地照顾你，你们两个……”虽知这刁蛮小公主只是吃醋，并无恶意，但云吹雪身体不舒服，自然少了耐性劝哄她，不觉冷下了脸。

“楚飘风是大人了，他有行为自主权，谁也管不了他想爱谁、想做什么事。你若有不满，何不直接找他去！”“但……”昭明气红了脸。“你明明答应帮我追求楚大哥的，你又勾引他，骗子、大骗子！”云吹雪无奈地朝天翻个白眼，她不过应允有机会向楚飘风提及昭明的成长，何时说过要帮助她追夫了？“公主殿下，幸福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谁也帮不了你。况且我与楚飘风本是两情相悦，何来勾引之说？”“你……”昭明气得全身发抖。“好！既然如此，我绝不会输给你的，我一定会把楚大哥抢回来，你等着瞧好了。”她气呼呼地走了，云吹雪呆望着被她撞得摇晃的帐篷。

“好个单纯的女孩！”她忍不住叹气。“或许我该自动退出才是。”与其以这份没有结果的感情困住他，不如放他鱼跃龙门，当上驸马爷，对他的前程反而更有助益。

云吹雪的心里更矛盾了，才不过近半月的光景，他们的感情已进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待到分手那一日……结果太可怕了，她不敢想。

可是要她眼睁睁看着他拥另一名女子入怀，不……她用力摇头，这心痛并不下于生离死别，她受不了的……“啊！昭明——”远远地，晨风传来楚飘风惊骇的怒吼声。这可怜的男人正在受罪吧？她微笑着安慰自己，或者她的自私对他而言并不是那么地坏？

第六章

克难式的会议里，云吹雪的脸色是冷冽的。

非关于臂上的箭伤未愈，实在是身后那两个小厮、奴婢太过分。

她手里翻着一份又一份山庄重建设计图，耳中传来一男一女的低吵声，丝丝青筋从她额头冒出。

有什么事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私下解决，非得在这场庄子的重建会议上吵？警告的眼神瞪向身后的小厮（楚飘风）：你们克制一点好不好？“不好意思！”一身奴才装扮，随侍在云吹雪身旁，暗中保护她的楚飘风，露出一抹歉疚的神色。

他不耐地第十次甩开婢女穿着、死缠他不放的昭明公主。

“放开你的手，别再扯我的衣服了。”“那……我们还要在这里站多久？”昭明嘟着嘴，这会已开了一上午，她都快累晕了。

“你要是觉得无聊，自己去找东西玩。”“不要，我要跟楚大哥在一起。”“那你就乖乖地站着，别吵我。”他好冷淡！昭明性子一起，大声娇喊：“我口渴，我要喝水。”云吹雪更阴鸷的目光瞪向楚飘风。

他急向与会众人道了个歉，旋即匆匆将昭明拖出帐篷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“谁叫楚大哥不理我！”昭明只觉委屈，为了他不惜偷圣旨，千里迢迢由京师赶来“无尘庄”，竟换得这种待遇。

“我正在忙，你没看到吗？”实在拿这个刁蛮小公主没辙。

“你只是一直站在云吹雪身后看着她，这也叫忙？”娇喊嗔骂里酸气熏天。

“我是在保护她，她一个单身女子，手握巨款，与那些个三教九流人物周旋、磋商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我也是单身女子啊！况且我还是金枝玉叶的公主之身，我的安危不是更重要？”昭明吸了吸鼻子。

“楚大哥，你不再关心我了吗？”“昭明！”他长叹。“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可爱的小妹妹。”“我不是小妹妹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楚大哥怎么就是不明白？”昭明跳脚，更加挺起胸膛，让他瞧见那略隐微现的玲珑曲线。

“昭明！”楚飘风冷硬着语气。“如果你已经长大，就该了解，什么样的穿着才合乎你的年龄、身分。”她今天依然解开一枚扣子，露出大抹嫩白的酥胸。

“我知道楚大哥喜欢女人这样穿。”她见过的，在“百花楼”里，那个楚大哥经常去探望的“花国状元”柳仙儿穿得更妖媚，而每个男人都笑得好开心。“楚大哥，我不好看吗？”“昭明，你是你、她们是她们，不能相提并论的。”“可是大家都说我很漂亮啊！”“他们是用男人看女人的眼光在瞧你，但在我心里，你始终是最宝贝的小妹妹，我不希望……”“我不是小妹妹了，我也不要当小妹妹！”她泫然欲泣。“我长大了，你怎么就是不懂，楚大哥是笨蛋、大笨蛋——”昭明哭着跑了，楚飘风两眼朝天，疲累地深喘口气，恰巧遇上开完会议的云吹雪。

“你把她弄哭了。”她淡然地扬着眉。

“你哦！”他走过来，双手环住她纤细的腰肢。“如果不是了解你的个性、确信你真的喜欢我，以你这种冷漠的态度，我会以为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”双手好玩的卷起他两鬓垂下来的发丝，云吹雪带笑的声音闷在他怀里。

“弄哭她的人是你、又不是我，我干么大惊小怪？”“但她吃醋的对象可是你哦！”他扬眉，不喜欢一点小事就大呼小叫的女人，可是她的超然冷淡却又叫他心里不舒坦。唉！矛盾的男人心理。

她突然用力扯了一下他的头发，见他皱眉，她淘气地蹦离他胸怀。

“这是你风流的报应，与我无关。”总算有一点反应了，楚飘风大笑。“你不会真以为我和昭明有什么吧？”“不！”她摇头。“我以为她的误解，肇因于你太过温柔的态度，但你的风流却是让她产生此错觉的主因。”“好冷静、好深入的分析！”他谑笑，忽然抱住她，跃上无人的大树顶。“小雪，我要感受你的热情。”楚飘风猛地低下头，攫住她柔软芳香的唇瓣，灵活的舌，像似林间跳动的精灵，轻捻、慢挑，非要唤醒她心底的火热。

“别……风……”红晕迅速在她全身蔓延，敏感的身躯永远也无法将这样的亲密视作平常。

亲完她的小嘴，他搜寻的目标转向她小巧的耳垂，午后的阳光遍洒在这方细腻的嫩白上，她秀色可餐得令人怦然心动。

“小雪，你好美。”“嗯！”蜜语如丝，编织成情网，紧紧攫住她的芳心，逃不掉啊！

“我可以再亲你吗？”融化掉的冷艳，较之春水更加柔媚、惑人身心。

她情不自禁点头，挣扎不出的情网，只有陷溺。

第二次的吻更加火热，他不只用舌头挑逗出她体内的热情，那双宽厚的大掌更深进她衣襟里，膜拜过她玲珑有致的曲线。

“唔！”她止不住呻吟，胴体感受到他掌上的厚茧磨擦过细嫩的肌肤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痛麻酥痒在体内流窜。

云吹雪忍不住睁开一丝眼缝，是在第一次亲吻时就养成的习惯，不信在她迷失的同时，他把持得住清明，总要见到他通红的脸，才能放心地交付出身心。

但这一次入眼的却是满眼的绿，山风吹遇，他们坐落的枝桠随风摆动，她耳里似乎听到奇异的“喀擦”声响。

是树枝断裂的声音吗？激情迅速从她体内褪去，代之而起的是羞恼与恐惧。被他弄得头都晕了，坐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她居然还有心思做那些个旖旎幻梦，太丢脸了！

“喂！”愠恼地在他唇上咬了一口。“你够了没，讨厌！”楚飘风满足地舔着唇上的咸腥，所有的亲密行动，最美妙的就是事后她的娇羞，好漂亮、好动人。

“你看什么……啊！”她突然一拍额头，该死！被他一吻，连原先找他的目的都忘了。

“小雪。”他又伸出手，眼里的激情未退。

“别再来了！”雪吹雪惊慌地移动身子，却忘了身处树梢，牵一发动全身，那枝桠真的因受力过大而断裂了。“啊——”“别怕、别怕，我在这里呢！”她搂着她，一旋身，两人轻如鸿毛般缓缓飘落落地。

尽管双脚踏了实，她的心却依然悬在半空，眼里写着惊慌。

“可恶，不准你再碰我！”她娇喘地用力推开他，大步踱回自己的帐篷。

每次都是这样，一碰到他，她向来自豪的“冷静”就自动退却，他像支超级炮筒，总能轰得她自制尽消，而更该死的是，她居然还沉溺其中。

“小雪，你又气些什么呢？”楚飘风不懂，明明两个人都享受到那个吻啦！

“色狼！”她恼的是他不懂得看时间、地点，还有……越来越无法掌握情绪的自己。

闯进她的帐篷，他很自在找了个地方坐下。

“我们不是第一次亲吻了，为什么以前你不生气？这次却发火？”这个笨男人！她想，如果他没长一张好看的帅脸，铁定没女人爱他。

但她是因为他英俊才爱他的吗？也不尽然。

大概就是她“够笨”吧！大智若愚；不在乎她的颐指气使、容忍她的精明厉害，又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她，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好自在，全然的相依相偎与信赖，她就是沉迷在这一点上。

这样的男人是宝贝，错过了大概再也找不着第二个了，所以气一气就好，看在他的千般好上，就原谅他一丁点儿的钝吧！

“我讨厌在树上。”别扭地撇开头。

楚飘风愣了下，恍然大悟。“你怕高！”哦！该死，为什么钝成这样？她气红了脸。“滚出去！”“小雪，”他语出如蜜甜。“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你脸红的样子好漂亮。”这下子她的脸不只红，还烧烫了起来。

“我好喜欢你，每过一天，就更爱你一点，永远都爱不够你！”扶着她坐下，楚飘风蹲跪在她面前，轻抚着她粉嫩的颊，像陶醉、又似在立誓。“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经历任何忧心、害怕的事情，所以，这次原谅我好不好？”好恶！云吹雪抿着唇，却得用牙齿咬住，才能忍住心里直上喷的笑意。

“你每次都这样！”不挑时候，兴致一起，就肆无忌惮地挑逗得她意乱情迷。

她原本恨极这种莽撞的，可……和他相处越久，坚守的原则日渐消磨，日子一久，真怕她要变得跟他一样疯了。

“但，这是事实啊，你确实很漂亮！”他装傻，坐上她身旁，搂住她的腰。

“你故意的。”他就是爱逗她，而她永远拿他的撒赖没辙。

一贯的调笑，楚飘风咧开嘴。“我……”“你心里清楚我指的是什么！”不满地截断他的话，云吹雪强装着冷漠。“这次就算了，再有下次，绝不原谅你。”老是让他牵着鼻子走，那她多没面子，而且……不拘时间、地点的热情也挺叫人不好意思的。

“遵命！”他一本正经地点头，实在也舍不得见她担忧害怕的样子。“好啦，第一件事解决了，再来呢？”“咦？”这会儿换成她迷惑了，还有什么事要争执吗？“你刚才找我，不会只是想跟我玩亲亲吧？”他贼笑兮兮地又偷亲了她一口。

“说来听听，重建会议的结果如何？”“呀！”她一拍额头。就知道她是她的克星，每回都扰得她忘了正事。

“别拍，我会心疼。”“你才别闹。”用力推开他，不能靠太近，很危险。

“有意承包工程的商行共十二家，我过滤出三家，你看看，决定交给哪一家做？”她从荷包里掏出三份折叠整齐的计划书交给他。

“承包工程？”他在心底覆诵她的怪怪话，虽然是听习惯了，但他心里的不安也在日渐扩大中，佯装不知、粉饰太平的日子能够过多久呢？他含笑地审视计划书。而她能够明白他笑容背后的苦涩吗？唉！

“这个，”楚飘风抽出其中一份计划书。“鸿源商行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问，其实眼里有着赞赏的光芒。

“与你，英雄所见略同喽！”他挑衅地回望她。

“你又知道了。”“我是你肚里的蛔虫嘛！”“胡说。”云吹雪嗔道。她是欣赏他的眼光，却不明白心意相通的原因何在？“鸿源的价钱不是最低的。”楚飘风叹气，横竖她就是非考他不可了。

“我呢！被火烧怕了，鸿源的设计很好，材料、防火、适当地设置水池，最重要的是庄子要开始对外做买卖了，不能没一个撑得起场面的大厅，只有鸿源考虑到这一点。”在大事上，他总是很细心、精明的，唯独对她……“唉！”她不免怨叹。“你待我若有一半仔细就好了。”“那样的日子多无趣！”听见她的低喃，他大笑地抱起她柔软的身子。“你冷漠，我若再沉闷，那就不好玩了，我觉得……”“楚大哥！”一声尖叫震得楚飘风的脸色一白，正是那被他称为煞星的昭明公主。

“更好玩的来了！”云吹雪的媚眼里，难得地盛满了贼笑。

“不会吧？”楚飘风跳起来。“我要走了，你别想陷害我。”“我是那种恶毒的女人吗？”她站起身，突然用力推了他一把。

“小雪，你……”楚飘风不察，被推得跌撞出帐篷。

她更火上加油地大脏：“楚飘风在这里！”“楚大哥。”昭明公主的声音又靠近了几分。

“慢慢玩吧！玩愉快一点儿，待会儿见。”她嘴角、眉梢全都飞扬了起来。原来整人的感觉这么愉快，难怪楚飘风乐此不疲。

“小雪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”“抱歉，我很忙，还得找鸿源商量开工日期呢！没空陪你玩，你就委屈点儿，先跟昭明玩吧！”她溜得很快。楚飘风却没有云吹雪的好运道。

“楚大哥！”昭明欣喜地又抓住了心爱的人儿。“我在后山看到好漂亮的花，我们去摘花好不好？”她的优点就在于乐观，气没两下，又开开心心地缠住了楚飘风。

“你不是在生气吗？”“早不气了，去摘花嘛！”她撒娇。

谁能对着这纯真笑颜发脾气呢？所以楚飘风只能叹气、再叹气。

这小公主几时才能长大呢？等教会她，崇拜不等于爱情时，他大概已经进棺材了！

唉！都怪小雪太狠心，居然陷害他……不管，今晚非叫她赔偿他的精神损失不可，就从……他笑得邪气，想象她的甜美，呵呵呵，好幸福喔！

今天“无尘庄”来了一位叫男人眼睛一亮、女人胆战心惊的大贵客——“花国状元”，柳仙儿。

一整天，红着耳朵的男人越来越多；而那全是他们老婆大人的杰作。就像昭明公主说的：“活该，眼睛爱乱看，耳朵没被揪掉算你们好狗运。”大概只有一个男人没受到这场酸风醋雨的影响，那个人自然是始作俑者——楚飘风。

昭明才不舍得揪她心爱楚大哥的耳朵，况且她也揪不着。

但正如楚飘风承认的：他的肉体未受伤害，但他的心灵却正坠入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受着煎熬。

因为自柳仙儿踏进“无尘庄”的第一步起，云吹雪就再也不让他碰着一根头发了。

最近亲她已成了习惯，每天如果不搂搂她、吻吻她，一天的日子好象就不会开始。

已非纯感官的快感，他们之间的情，早在共患难中升华为精神上的投契与相偎依，爱她呵，好爱、好爱……可是她生气了。唉！以前老嫌她太冷感，不缠他、不腻他，教他乱没成就感一把的。

但……现今瞧来，她才是那个整桶醋捧起来喝的醋娘子，典型的闷骚。

是男人就要拿得起、放得下！有骨气一点，去道歉，将一切误会都解释清楚！

他在心里发誓，以后绝不再乱开玩笑，尤其不能拿感情事来说嘴，报应是很惨烈的。

“小雪。”趁着人伙儿都集合在广场上用晚膳时，楚飘风溜进了云吹雪的帐篷里。

“楚大侠怎么有空？不用接待贵宾吗？”冷冷的眼、冷冷的眉，云吹雪

清艳的俏脸上，不见半丝情绪起伏。

“小雪，对不起，上次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和柳仙儿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从来没上过妓院，‘百花楼’也非一般的青楼。”“哦！”她漫应一声，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，就是不理他。

“真的，那是成王爷专门设立来传递江湖消息的机构，里头收容的全是惨遭魏阉迫害而幸存下来的女性，我不过偶尔上门去帮点忙，才跟大家混得比较熟，其实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”“我以为你们是伙伴、朋友呢！”她放下手中的剪子，缓缓转过头来。“如果什么都不是，怎么好意思要求人家帮忙？”“小雪！”楚飘风这才恍然大悟。“你怎么可以耍我？”“你不要随便诬赖我。”云吹雪撇开头，却在暗地里吁了一口气，其实她是在意的。

比外表上、比任何人所知的更在乎楚飘风与柳仙儿间，那看似默契十足的气氛。他们认识得早、没有时空差距的问题，又是郎才女貌的登对，她很慌，就怕这段如覆薄冰般的危情禁不起一丁点儿风吹雨打。

见到她玉般白嫩的粉颊升起一抹淡淡粉红，他知道，一切都雨过天晴了。

“小雪。”迫不及待一亲芳泽，只有在感受到她体内热情的时候，他才能寻着生命中无限的活力。

“唔！”他吻得好狂野，唇、齿、舌并用地又吸又吮她娇嫩的唇瓣。

仿佛要将她吞进肚子里似的饥渴，她无力抵抗，只得瘫软在他怀里，感觉心脏似乎要被他从口里吸出来。

要她的心永远填不满，怀抱着她，轻吻着她美丽的五官，他想：就是她了，要相伴一生的女人。

“小雪。”“咦？”她抬起迷离的秋眸，脸上红潮未退。

“我爱你。”“嗯！”她轻笑，用力回搂住他结实的腰杆。

铿！青葱玉手不经意碰着他腰间的竹筒，弄掉了它，落地时发出好大的声响。

“呀！对不起。”她昏眩的神智被惊了回来，急忙拾起竹筒还给他。

楚飘风浓黑的剑眉轻挑了两下。“你猜这是什么？”她望着竹筒，吟哦半晌。“难道是成王爷委托柳姑娘带过来，有关生辰纲的消息？”“差不多。”惯常的微笑尽敛在抿紧的唇边，楚飘风神色阴鸷。“你绝对想不到生辰纲是什么人劫的！”如果她没看错，这心地善良的男子，眼中浮现的是恨意。“是我们认识的人？”她问得小心翼翼。

“见过吧！”他神情转为悲愤。“梁景，就是那个包围‘无尘庄’杀我兄弟六人的锦衣卫，他们黑吃黑，却把罪名推给无辜的人们！”云吹雪突然想到什么似地站了起来。“而今，锦衣卫还不肯放弃包围‘无尘庄’，风，你想，他们会不会是劫了生辰纲，却没机会将银子运走，所以……”“银子还留在庄子里！”他恍然大悟。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她两指交叉一弹。“难怪我看那天袭击我们的黑衣人很熟，那个人就是梁都统啊！”“他们一定很紧张想尽快运走银子，而我们不巧挡住了人家的财路，才会有第二次的拦路狙击。”“可是生辰纲会藏在哪儿呢？”这座庄子可占据了半座山头，那么大的地方，要从何找起？“锦衣卫扎营包围的地方在后山，为什么特别在意那个地方？”“除非银子就藏在那附近。”云吹雪做下结论。

“我会找出来的。”楚飘风贼笑。既然锦衣卫将罪名全往“无尘庄”身上

扣，他不拿的话，未免太说不过去；那二十万两银子就当是给遇难兄弟们的丧葬费。

“要快；两天后，重建山庄的工程就要开始了，届时，整座山里，人来人往的，我怕会再引起麻烦。”“我晓得，这事儿得秘密进行。”楚飘风颌首。“小雪，这两天我会比较忙，不能随身保护你了，你要万事小心，可别再受伤了，我会心疼的。”“神经！”不满地捶了他一下，她嗔道：“我才没那么笨呢。”“是，我知道你很聪明，那么……”他忽然又露出轻挑邪气的笑容。“再来玩亲亲吧！”“不要——”她吓了一跳，四下无人，孤男寡女玩亲亲很危险的，她急着想远离他身旁，但……“唔！”一下子又被他捉住了，眼见他的唇再度覆上……讨厌，又要耽搁好多正事了，可是……“嗯……啊啊……”拒绝不了的，她心里也清楚，因为他是那么地温柔、那么地热情。

“无尘庄”的灾难显然尚未褪去。

与鸿源商行议定开工日期的当天，山上居然下起暴雨。雷声轰隆，配合着斗大的雨滴，打在人身上，肌肤都会生疼。

大雨连下一天一夜，山洪持续升高，不仅无法动工，就连暂作居处的帐篷也不安全。

楚飘风让庄民们迁居火灾中、唯一残存下来的仓库。

原本只是堆放米粮的大屋，如今又搬进一百多人，霎时显得拥挤又沉闷。

云吹雪帮忙安顿好众人之后，忧虑地望着窗外的大雷雨，不晓得前几天才搬上来，堆在庄子前的木料、建材，放得好不好？会不会因为这场雨而损坏？“小雪。”楚飘风端着一碗米汤来到她面前。“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”“大家都有吗？”她很担心，米粮是还有，但薪柴用光了，大雨再下个几天，他们就要困死在这座山上了。

“嗯！”他阴鸷地点头。“我想，要是雨不停，得安排庄民们分批下山避难。得先去探查山路万一山洪爆发，造成山崩，还不如躲在这里安全点儿。”她冷静地在地上画出下山的路径，与他讨论避难的可能性。

“待会儿，我先去探查一遍。”楚飘风做下结论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“不行，小雪。”他用力握住她的手。“别跟我争，你的功夫没我好，我一个人去，没后顾之忧，反而安全些。”他说得有理，尽管不安心，云吹雪还是答允了。

“带‘闪电’一起，万一发生意外，它会先察觉，而且它跑得比你快。”

“啊！”他轻笑，搂了搂她的肩。“别担心，没跟你成亲之前，我才舍不得死。”“神经！”她羞恼地捶了他一拳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心里竟忽然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。

“我出去了。”楚飘风站起身，走出仓库。“这里就麻烦你了。”“嗯！”眼望他骑着“闪电”消失在大雨中，她心头的不安更甚了。

怎么回事？莫非有什么意外要发生？走向仓库，在自己的包袱里摸出那把自二十世纪带来的手枪，揣进怀里。

摸着它，她的心安宁了一点。

大雨依然，时间一分一秒地经过，转眼间，月升日落，又是一天的结束。

楚飘风居然出去了一整个下午都没消息。

天空的乌云散了一点，大雨有舒缓的趋势。

云吹雪再也坐不住了，借口探查四周，将守卫的工作交代给庄民中的长老，便匆匆地跑出了仓库。

楚飘风会在哪里呢？她茫然地在黑夜里摸索着。

帐篷区没有、庄子前的几条入山道上也没有，她往后山找去。忽然回想起他说过锦衣卫从未放弃包围这里，她忧心如焚。他不会跟锦衣卫起了冲突吧？当她行至后山竹林边时，“闪电”突然冲了出来。

“‘闪电’，怎么只有你？楚飘风呢？”大白马长嘶了几声，云吹雪会意地跨上它的背。

“你快带我去找楚飘风。”老天保佑，他不会有事的！

“风，等着我，你千万别出事啊！”她好冷，好想念他温暖的怀抱，直到这一刻才发现，今生，她再也离不开他了……

第七章

这是个陷阱！

但当楚飘风发现时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

事情发生在傍晚，当他刚巡视完庄子前的几条下山道，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，对他出手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人与前几天蒙面袭击他和云吹雪的锦衣卫不是同一批。他的功夫比他们高上好几倍，几乎与他并驾齐驱了。

他们由前庄打到后山，楚飘风这才感到怀疑，未尽全力拚杀的敌人，似乎只想将他引进竹林里。

“‘闪电’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一吹口哨，你就马上进来载我，知道吗？”情况太诡异了，他不得不预留退路。

很快脱掉身上碍事的蓑衣，他握紧手中的三尺青锋，一个飞掠闯进竹林里。

大雨打在竹叶上，随着狂风吹过，发出嘶嘶怪异的声响。楚飘风全身湿透，蓝色劲装紧贴在肌肤上，冰冰冷冷的感觉，更加激起他心底的警觉性。“围起来！”四个黑衣人像暗夜里的鬼魅，突兀地现形。

他们手上持着掠马绳，一圈圈的绳结在绿竹间穿梭着，编织起一张天罗地网。

“可恶，上当了。”楚飘风急着突围，手中的长剑横削、斜劈，砍掉黑色的麻绳外部，却露出银白色的丝缎内里。剑气碰着缎面，如同泥牛入海，一下子消失无踪。

是天蚕丝！他俊脸冷凝，知道自己被困住了。

“是你吗？”楚飘风问话的语气里满是悲愤。这个局是专为他而布的，能这么了解他的人，只有那个家伙了——他的亲兄弟楚迎风。

但……怎么可能？他们是亲手足啊！

四个持绳的黑衣人静默如昔，无人话。

“我知道你还没走，不敢出来吗？”粗嘎着嗓音，楚飘风找的是刚才作饵引他进竹林的第一个黑衣人。

这一次回答他的是一对飞钹，在半空中旋转着，削向他的脑袋。

“该死！”他低吼，长剑急使，飞钹被打偏了，却又旋着原路回去。

“还不快动手？杀了他！”又有一队黑衣人冲出竹林，其中几人，身上还包着绷带，楚飘风认出来他们正是上次害云吹雪受伤的锦衣卫。

这些人他可不放在眼里，但也亏得他们的胡乱插花，天罗地网被扰乱，包围圈松弛了些。

这次他没再留情，每一招攻击的都是对方的气海穴，转眼间废了五、六个锦衣卫的武功。

“你们还不退下！”楚飘风想找的黑衣人终于出现了。他高踞在竹端上，向下望着。

“既生瑜、何生亮？你不该存在的。”伴随干涩低哑的声音，飞钹出手了。

一瞬间！持绳的四个黑衣人也各自取出怀里的飞钹，攻击楚飘风。半空中，有十个飞钹在旋转，它们互碰、互撞、借方使力，不停地飞旋袭击了他。

楚飘风的剑使得很好，但打偏一个飞钹，还有九个，而且它们是打不掉的，回旋的力道，在空中划着永不停歇的完美圆弧。

还有那些被他废了武功、碍手碍脚的锦衣卫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飞钹切成两半。

他要顾虑的东西太多了，难免左支右拙。

终于，一只飞钹穿过他的剑网，在他左臂划下一道热辣辣的口子。

“唔！”他皱眉闷哼了声，只得加快速度将那些个碍事的锦衣卫丢出攻击圈。

“我说梁都统，还舍不得走吗？想等着变肉酱？”被楚飘风抓住衣领的男人，阴狠的眼神闪了下，随即，他庞大的身躯被丢了出来，坠地……奇怪，竟然不痛？梁景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好一会儿，直到一样狼狈的同伴走过来扶起他。

十个人出来、十个人都在，无人死亡，救他们命的是那个他们欲杀之而后快的男人。

楚飘风还在奋战着，为了避免伤及无辜，他身上又多添了好几处伤口。

更多的鲜血流了出来，却染不红他身上的蓝衫，因为它们一涌出他的身体，立刻给大雨冲刷去了。

“大人！”那些个为楚飘风所救的黑衣人，纷纷摘下了面纱。果然全是昔日围剿“无尘庄”的锦衣卫们。

成王的消息很正确，生辰纲的被劫确实是黑吃黑。

楚飘风也早认出了他们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依然不想见人死；是心肠太软了吧！

梁景不信地又望了救他们一命的楚飘风一眼。那家伙是笨蛋！

“我们走，回去之后，我非把整件事情问清楚不可。”他领着一班锦衣卫走了。自始至终他都无法了解，世上怎可能有如此愚蠢之人？“风——”“闪电”却在同一时刻，载着云吹雪闯进了包围圈。

“小雪，别过来！”强敌对峙中最忌分心，尤其两方的力量处于伯仲之间，更是丝毫大意不得。而楚飘风的分神正给了敌人可趁之机。

四个黑衣人又缩紧了包围网，并且抽出匕首，展开近身肉搏战。

楚飘风在间不容发之际，躲过第一波攻击。

“风！”云吹雪看得心脏差点麻痹，忙不迭抽出怀里的手枪。“‘闪电’，

我们上。”大白马长嘶一声，庞大的身形飞跃而起。

云吹雪扣动扳机。砰！一个黑衣人胸口开了一个大洞，仰头倒下。顿时，天罗地网出现了漏洞。

“火铳！”不知道是谁喊了声，剩下三个持绳的黑衣人，立刻乱了章法。

厉害的西洋武器，任凭金钢不坏之身也挡不住，谁能不怕？楚飘风看准时机突围。

“不要慌，她没时间再填充弹药。”高踞在竹端上的黑衣人试着安抚慌乱的人心。

“还不快利用这机会杀了她！”“我有没有时间填充弹药，你亲身试试就知道。”砰、砰！云吹雪朝着竹端连开两枪，黑衣人稳稳的身形晃了下，突然消失了。开玩笑，二十世纪的最新科技——掌上型连发手枪，如果还需要清枪膛、填弹药，那就太逊了！

“闪电”飞快踢翻三个呆愣住的持绳黑衣人，云吹雪急忙拉楚飘风上马。

“风，快点！”她的手枪是很好用，但也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了。

“闪电”载着两人，迅速地冲出竹林，更往山上奔去。

“休想逃！”那刚从竹端上消失的黑衣人，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在后面紧追不舍。

黑衣人的长剑闪动，在大雨滂沱下，“闪电”背上载着两个人，奔驰得有些吃力。

“不能往那儿跑，前面是峡谷！”楚飘风急控缰绳。

“闪电”仰头长嘶，速度缓了下，黑衣人的长剑迅速追了上来。

“小雪，你来控马。”楚飘风将缰绳交给了云吹雪，挥剑、转身与黑衣人相抗衡。

“‘闪电’，回头——”云吹雪已经看到前头的峡谷了。

黑衣人突然放弃对抗楚飘风，长剑转而攻向马腿。

楚飘风为了保护爱马，不惜跳下马背，专心对付黑衣人。

眼见前有峡谷、后又有黑衣人阻断回头路，云吹雪目测断层的距离，随即当机立断。

“‘闪电’，跳过去。”她双腿夹紧马腹，大白驹长嘶一声，加快了速度。

“风，快点！”云吹雪急招楚飘风。

他随手晃了一式虚招，摆脱难缠的黑衣人，跳上马背。“闪电”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直至悬崖边，猛地飞跃而起，两人一马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道，十分惊险地跃过了峡谷。

因为天雨路滑，“闪电”落地时还倒滑了下。

“啊！”云吹雪抱着楚飘风惊声尖叫。

“你们以为逃得掉？”黑衣人疯狂大喊，执出手中的长剑，射向峡谷对面的楚飘风与云吹雪。

“‘闪电’快走！”楚飘风一面驱马前行，一面回头击落偷袭的飞剑。

不料紧跟在长剑后的，又是两只夺命飞钹。

“闪电”跑得很快，但飞钹的速度也不慢，而且它们的迴旋巧劲很难击落。

楚飘风身上的伤，没有一处是致命的，但再轻微的皮肉伤，失血一多，依然会要人命；加上大雨不停打在身上，山区的雨夜，尽是冻入骨子里的寒冷。

他嘴唇发白，挥剑的手已渐渐迟钝起来。

“前面有个山洞，‘闪电’我们进到里面去。”云吹雪想着，飞钹的旋转需要空间，只要进入狭窄又密闭的地方，它们就无用武之地了。

“闪电”飞快往前冲，山洞就在眼前。

楚飘风使出最后一丝气力执出手中的剑，将一只飞钹钉死在地上。

他们奔进了山洞，然而，最后一只飞钹却也追到洞口。云吹雪的想法是正确的，没有广大的空间，它无法回旋，但它庞大的力道却全打在洞口顶的土石上。

轰！早被暴雨欺凌得松软的土石哪还经得起如此剧烈的碰撞？砰然大响，整座山洞崩了下来。

洞口，被掩埋住了。

黑衣人站在峡谷的那一边，定定地瞧了好一会儿。“对不起！”他捂着被云吹雪的手枪打伤的右臂低下头，两行热泪从他眼眶涌出。“我不能违抗娘的命令，也不能再让娘受苦了……你娘害了我娘一生，我没有选择的余地……”他低声呢喃着无人可解的话语。

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当山洞塌下来的时候，云吹雪还以为他们死定了。但“闪电”飞快的脚步却始终未停，土石纷纷在他们身后落下，轰隆轰隆的死亡乐章追着他们跑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蓦地眼前一亮，初升的朝阳就照在他们头上，暖暖的、充满生机。

眼前是一处狭窄的山谷，四面都是高耸的崖壁。一疋白练似的小瀑布挂在壁旁，在青葱翠绿的草地上，汇流成一洼清澈的碧潭。除了他们进来的山洞外，附近崖壁上还有三个黑黝黝的洞口，不晓得通到哪里？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终于得救了。

“风……”她抱着发颤的身子，轻摇身后的男人。

砰！毫无预警的，楚飘风突然整个人翻倒落地。

“风！”云吹雪急跳下马背，扶起晕倒的男人。

楚飘风脸色苍白，湿透了的身体触手冰凉。

“风，你振作点！”她忧心忡忡地检查他身上的伤口，那被利刃划开的肌肤，因雨水的彻夜冲刷，而翻起恐怖的皱折。

云吹雪第一次尝到手足无措的惊慌，她一直很有自信的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能力克服；但……人如何与天争？倘若要对抗的敌人是死神呢？

“风，你起来，求求你，醒一醒……”她好怕，打心眼里发颤儿，万一他从此一睡不醒……哦！不——云吹雪奋力将他拖靠在崖壁边。突然，砰！洞口附近发出一个重物倒地的声响。但她已无暇顾及其它，如今最重要的是急救楚飘风那一身的伤。

她不会辨识草药，只能汲来清水，洗干净他的伤口，撕开内衣包扎起来。

他因失血过多、又着凉而失温，得给他取暖。

她在谷底搜寻了一遍，找来几根薪柴。但他们两人身上的火折子都湿了。

她想起古人的钻木取火，可是……抹着一头一脸的汗，大半个时辰过去了，别说是火，连丝烟都没给她冒出一点儿。

“唔！”楚飘风在睡梦中呻吟，紧缩着四肢，好象很冷似的。“小雪……”就算在昏迷中，他也不曾忘记她分毫。

“风。”云吹雪回抱着他，听见他在她怀里舒服的吁气声。

是因为这熟悉的气味叫他安心？或者她的体温正好温暖了他冰冷的身子？也许两者都有！

她当机立断地脱下两人湿透的衣裳，既然升不了火，就让他们相依相偎、互相取暖吧！

抱着楚飘风光裸精壮的身躯，她的体温又自然升高了几度。

长年练功将他的身体锻炼得十分结实，颀长挺拔的躯干没有一丝赘肉，呈现出古铜、健康的色泽。

熟睡中的他，那两瓣爱笑的性感薄唇依然扬着开朗的弧度，帅气的脸庞上有着难得的孩子气。

她的心律又加快了几拍，这英俊的男人天生带着一股魅惑人心的邪气，不知不觉地又将他抱紧了些。

感觉他紊乱的呼吸开始恢复了平稳，冰凉的身子渐渐温暖了。

云吹雪放心地吁了口长气，疲倦这才袭上她酸涩的眼皮，她轻轻打了个呵欠，在他宽广的额头印上浓情一吻，缓缓闭上眼，终于可以安心去赴周公的约会了。一队曾是雄壮威武、人见人怕的锦衣卫，如今却落得个伤兵累累的惨况；身为都统，梁景的心情是既悲怆又复杂的。

在“无尘庄”的后山，梁景堵到了刚解决掉楚飘风和云吹雪的黑衣人。

“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手？”这个人就是梁景的首领！

曾经，他们怀抱着相同的理想，由梁景混入魏阉门下、黑衣人广召武林同道，他们要合作打倒魏阉，共谋百姓的清明生活。

劫生辰纲就是为了筹措军饷；而将罪名嫁祸给“无尘庄”，则是因为传闻此庄乃由宫里的阉官们暗中成立，他们把偷自皇城的财宝全藏在庄子里，预备退休后，再搬来享福。

反阉义士们于是决定占领此庄，尽夺里头的财宝，将“无尘庄”改为反阉联盟的总部。

但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梁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。

别说第一次包围“无尘庄”时，见那庄子里的人，个个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可能是宦官们私下蒙养来保护财宝的守卫？而楚飘风，那个曾经他恨极、以为是魏阉走狗的男人，居然在性命交关的时候，还以一己之力，救了他一队部属，而这样的男人会如此轻贱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地为阉官做事？前尘旧事，如今细细想起，尽成迷雾，他不愿再沉迷于自己的英雄梦中，牺牲相信他的弟兄们了。

“如果没有楚飘风，我们都死了，全都死了！你知不知道？”梁景神情激愤。

“你说‘无尘庄’里藏了无数金银财宝，但我亲耳听到庄民们称呼楚飘风为大庄主，楚飘风……我老是觉得这名号好耳熟，直到刚才他救我的时候，我才想起来，楚飘风不就是江湖人称‘玉剑侠士’，当今天下第一庄‘玉剑山庄’的大公子！他的侠名武林里谁人不知？这样的人会是魏阉的走狗？”

“住口，谁也不准在我面前提起‘玉剑侠士’这个称号！”黑衣人发狂怒吼，手里的长剑颤巍巍地指住梁景的眉心。

“哼！”梁景冷笑。“你以为杀了我就可以堵住悠悠众口？”黑衣人深吸

口气，放下长剑。“你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趁大雨未歇，赶紧将生辰纲运出山里，再找个妥善的地方藏起来。”“不占领‘无尘庄’当作反阉联盟的总部了？”“事情已然闹大，这座庄子不能再用了。”而且连成王爷都惊动了，他可不是个普通角色，一不小心，恐怕整个反阉组织都会毁在他手上。

“或者因为楚飘风已经死了，这座庄子也同时失去了它利用的价值？”
“梁景！”黑衣人蓦然沉下嗓音。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为了天下苍生、牺牲少数的道理你应该懂！倘若你只为了刚才一点小事就耿耿于怀，如何闯出一番大事业、救黎民百姓于水火？”“所以杀死几个同僚兄弟并不算什么？”梁景颤着声音。

“为成大业，那也是逼不得已的。”黑衣人冷道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历朝历代，哪一个英雄侠士不是这样闯天下？”梁景漠然低下头……在未经过死亡恐惧之前，他的确也同意这样的想法。

为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百姓，就算一把火将“无尘庄”百余口人家化为灰烬也在所不惜。

但这样真的对吗？究竟他们之中，谁有权可以剥夺其它人的生命？刚刚，他如果就这样死了……“梁景，为了大业，你该去处理生辰纲的事了。”黑衣人提醒道。

“大雨造成山崩，把后山几条便道、山洞全冲毁了，必须花些时间来清理环境，才能找出埋藏生辰纲的正确位置。”“你是说，你们搞不清楚把银子埋在哪里了？”黑衣人语气不善。

“当日做的暗号全被暴雨给毁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“那就快叫人来挖，多找些人！”“大雨未歇，现在动手太危险，而且人越多，就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，我们的身分若曝光，大伙儿就都活不成了。”“梁景，你可知，魏阉多活一日，无辜百姓们得再承受多少痛苦？黄河两岸瘟疫横行的地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我们若不牺牲少数，如何解救贫苦大众？”“意思就是，就算我的弟兄们死尽、死绝，也得尽快挖出生辰纲？”梁景冷哼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他甩袖离去，却在这一刻，迷惘的心找到了答案。

不管是一人，还是一百人，生命就是生命，谁也无权夺走其它人的生命。

死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他的部属们都有家庭，年迈双亲、娇妻稚儿；若他们牺牲了，那些人又该怎么办？一条生命的逝去，背后可能隐藏了更大的悲剧。

他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，牺牲与否将由他们自己做决定。

这种感觉像倘佯在温泉里，可以尽力地舒展四肢，让所有的疲累沉淀，释放出被禁锢已久的灵魂，呼吸到自由的空气。

当楚飘风再度睁开眼，曾在黑瞳里积蓄的倦怠已然褪尽，重新绽放出清明的光灿，这全都是拜她所赐。

“小雪。”满足地笑着，更加拥紧她纤柔的娇躯。是这份毫无保留的深情救了他一命。

似乎听到他的呢喃，云吹雪绵长的睫毛搨了两下，清灵水眸对上他的，又见到熟悉的微笑，开朗又带点儿邪气：她吸吸鼻子，感觉层层水雾正逐渐覆上眼眸。

“别哭，小雪！”拥着她，亲吻她清澈透明的珠泪，他有满腔的热情想要送给她。

不是梦，他真的醒了，有体温、有力道，那温柔的唇正在轻啄着她……云吹雪嚤的一声，累杠了一天一夜的忧心终于在这一刻爆发。

她迅雷不及掩耳地吻住他的唇，柔嫩丁香激狂地与他的纠缠，让自己的曲线完全贴合住他，她渴望、迫不及待地想要为这份得之不易的惊喜写下证明。

“小雪！”楚飘风被她的主动吓了一跳，却在她生涩的热情中，发现了答案。

“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，永远不会——”像是立誓的吻，如彩蝶展翅般轻柔地掠过她全身，温热的舌在雪白的肌肤上留下一道道澄澈的水渍，在金芒照耀中，闪烁出感人的光辉。

云吹雪激动得全身颤抖，快感如潮汹涌，在体内狂奔席卷所有清明神智。

“风……风……”啜泣着，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国侍卫长，情愿如凤凰投身于他所燃起的冲天烈焰中，浴火重生，化为不死鸟，振翅高飞。

“我爱你、我爱你、我爱你……”他大声地吼着，一遍又一遍，带领着地登上七彩旋宫，同时感受到痉挛般的高潮，而后，悠游在玫瑰色的情海里。

“小雪，”楚飘风全身是汗，颤抖地伏在她身上，有些不满的黑瞳紧紧地瞅着她氤氲的水眸。“你是不是忘了什么话没对我说？”他已表白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她始终只是沉默的接受，既不响应，也不拒绝？她不自在地扭动着身子。“风，别这样，你好重！”“别想转移话题。”他再度激狂深情地爱抚她。“你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她为难地别开了头。并非不想与他山盟海誓，只因她根本不可能做到。

“小雪！”他粗嘎着声音，啃舔着她纤细嫩白的脖颈。

“不……”她珍珠色的肌肤又开始因激情而泛红，形状姣好的唇瓣吐出粗重的喘气声，艳红丁香在编贝玉齿中隐约可见。“风，不要……别再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挫败地停下爱抚，深情地凝视着她。“我以为我们是相爱的，难道是我搞错了？”她默然推开他，起身穿衣，感觉幸福像流星，只光辉灿烂一刹那，终究点不亮漆黑的夜空。

“我是爱你，但我们不可能在一起。”她淡笑，凄艳似雪花，转眼化入空中，消逝无踪。

楚飘风定定地望着她好一会儿，想起那夜的火铳，那显示她非属此地的铁证……他一直不想面对的，如今却再也逃避不了。

“是啊！你不提，我差点忘了。”他说。突然隐约听见某种低沉呻吟，仿佛是临死前的喘息，霎时，不祥的预感击中心窝。“小雪，我记得是‘闪电’载我们在这里的是不是？”“嗯！”她点头，放眼搜寻着小小的山谷。“奇怪，‘闪电’怎么不见了？洞口倒塌了，它不可能跑出去才是啊！”楚飘风面色惨白，随便披了件衣裳，循着呻吟，找到他们闯进来的那个山洞。

黝黑的山道口里，隐约可见一匹大白驹倒在地上。

“闪电”的四蹄被许多浮石断木所伤，皮肉翻开，惨不忍睹。但它的致命伤却是腹部，一根尖细竹枝插进它肚里，留下了满地的鲜血。

云吹雪搥着嘴，倒吸口凉气。“‘闪电’怎么会……”“也许山洞被打塌下来时，它就受伤了。”他颤着声音、抖着手，蹲下身，抱住爱马的头。“谢谢你，‘闪电’……”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它还是拚命地载着他们逃命，他的好伙伴啊！“对不起，害你受苦了……”痛苦的呻吟从大白驹磨破的鼻头喷

出，“闪电”睁着一双萎靡的眼，望向它的主人。

楚飘风悲凄地咧了咧嘴，哑着嗓子说道：“早知道，就不管牛鼻子道士的禁令，上武当山狂跑一圈了；没跑过武当山很不甘心，对不对？”白马轻喷了口气，像在响应他的话。

“还有峨嵋也没去过，我们本来说好要一齐游遍五湖四海的……”他伸出手，抚着马头，眼睛突然模糊了起来。

“呵！”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笑得出声，但心头的剧痛却是真实地啃蚀着他的身体。“我们……不能一起去了，我……”他终于忍不住把自己的唇咬出了血。

马，只要站不起来，就无法再活下去，他明知道的，而此时的懦弱也只是延长“闪电”所受的痛苦。

他应该立即助它解脱的，但……怎么下得了手？他们是一起成长、游玩、同生共死的好伙伴。

心撕碎了，他的拳头在崖壁上捶出一记记血痕。“我做不到，‘闪电’，我做不到，对不起——”砰！夺命枪响在山洞里回荡着，“闪电”痛苦的呻吟声嘎然而止——“呜……”手枪落地，云吹雪跪了下来，抱住白马的头，串串珠泪夺眶而出。

第八章

“闪电”的丧礼，只有两个人参加。楚飘风和云吹雪决定将爱马葬在这处美丽的翠谷里。

填下最后一坯黄土，云吹雪转身寻找楚飘风，他正坐在不远处的潭边为爱马刻墓碑。

常年挂在嘴角上的开朗微笑，沉浸在失去伙伴的哀伤里。

风中传来他耳语的呢喃，诉尽了与爱马同游天下的畅快和惬意。

她可以理解这份苦痛。暗自抹去成串珠泪，云吹雪默默地躲进一处山洞里，轻不可闻的呜咽溢口而出。她的手颤抖得好厉害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开枪，但却在射杀了“闪电”后，才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。

可是为了不让楚飘风继续伤害自己，她不得不开枪。与其叫他一双拳头尽毁在那片山壁上，她宁可夜夜抱着噩梦入眠。可是……呜呜呜……为什么她的泪流个不停？自与楚飘风相遇后，欢笑、呕气、快乐、悲伤的每一天，都有“闪电”相伴，她也很喜欢、很喜欢那匹大白马的！

“呜……‘闪电’……”“小雪。”是感受到她的悲伤吧，楚飘风找了峡谷里，四面崖壁上的两个山洞，才在第三处寻着她蜷缩着啜泣的身影。

“对不起！”“谢谢你！”他们同时开口，却相顾愕然。

楚飘风瞧见她满脸的泪痕，烘托得一张俏脸更形苍白，阵阵刺痛揪紧他的心。

他走过去，轻轻地拥住她，温柔地吻去那花颜上的残泪。

“呜……”她抽噎着，整个人埋进他怀里。“对不起，我杀了……”“等一下，”他一点住她惨白的唇。“你没听到我说‘谢谢’吗？谢谢你帮助‘闪

电’解脱，如果没有你的当机立断，它会再受更多的苦。”“我不知道，我一直没有注意到‘闪电’受伤了，还让它拚命的跑；如果我能早点发现，也许……”然而，那时她一心只放在昏迷的楚飘风身上，让‘闪电’独自躺在山洞里，痛苦了一天一夜。

“不全是你的错啊，小雪！”拥着她，习惯性的微笑再度浮上唇角，只是增添了抹哀伤。“‘闪电’自己也想跑的，它是千里神驹，没有一天不想全力奔驰，也许会有些遗憾，但它一定跑得很满足了……在它的生命中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依然享受着御风飞马的快感。”沉默的气氛环绕四周，山洞里落针可闻，泪眼相对中，回忆起过往的每一个欢笑，他们永远忘不了这位好伙伴。

楚飘风扶着她起身。“我们去跟‘闪电’做最后的告别。”“嗯！”云吹雪轻颌首，随他走出山洞。“唉哟！”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她差点摔倒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忧心地扶住她。

“不晓得踢到什么，扭了一下。”她蹲下身，按摩着有些刺痛脚踝。

这座山洞不是他们进来的那一处，但也同样崩塌了，地上堆了不少碎石泥块。

可奇怪的是，害她摔跤的却不是那些东西，而似乎是某个被埋在土里，却因震动而箱角露出地面的大木箱。

云吹雪眯起眼仔细搜寻了下，发现有埋箱痕迹的地方还有五处。会是什么人在这里埋下东西？“小雪，很痛吗？我背你吧！”楚飘风没发现木箱子，他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。

“风，你瞧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她拍着箱角问。

他看了下，突然瞪大眼。“老天，不会是棺材吧？”“咦？棺材？”她脸色一下子转白，一阵恶心冲上喉头，忙不迭地拉着他飞快跑出山洞。

楚飘风却若有所思地一直回头看向埋箱处。

五口大箱子、埋在后山的山洞里，会是什么东西？他们一直跑到‘闪电’的墓前。

云吹雪直愣愣地看着隆起的土堆，回忆起初次的相逢，它的那么雄俊威武；在武当山上的树林里，她一眼就看上了这匹不同凡响的骏马。然后一路行来，它伴着他们度过了多少困难、危机，最后……还为了他们失去性命。

泪水禁不住地再度湿了满颊，她茫然跪下，一遍又一遍抚过由他亲手刻成的墓碑——爱马闪电之灵。

“‘闪电’……呜……祝你……一路顺风……”“它跑得这么快，一定会的。”他从后面拥住她。

让螭首靠在他结实的腰杆上，他的肚腹随着呼吸而上下起伏着，很多感触在云吹雪心底翻腾、发酵。

只是与一匹马诀别她就这么难过，将来有一天要离开这个男人，她的爱呵……她的灵魂一定会跟着她的爱一起逝去的。

而他呢？看见他为“闪电”所做的一切，她心头一阵惊慌，倘若别离是无可避免的，那么，因为忧伤而逝的灵魂绝对会是一双。

想象他的苦、他的悲，开朗乐观的微笑就此在他脸上消失……她如何能让这么残忍的事发生？“风，我……”“小雪，那支火铳呢？”他突兀地开口。

“咦？”她瞪圆了水眸。

“在竹林里，你用来射击黑衣人，还有……帮助‘闪电’解脱的火铳。”他发现了么？云吹雪忐忑不安地送上手枪。

把玩着造型小巧、近似艺术品的武器，楚飘风的一颗心五味杂陈。终于到了面对问题的时候了。一直就有所体认，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有一天，她得回到属于她的地方去，但……他舍不得她，因此对于一切的特殊视若无睹，茫茫然地与她一起躲进爱情海里。

可是再怎样逃避，也有一定的时限，他们若不想别离，誓必得妥协、想出一个好方法。

“如此可爱的东西，居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”他苦笑，将枪埋进土里。

“就让它代替你我，伴着‘闪电’一起长眠吧！”她焦急地起身。“风，我……”他按着她，一同坐在爱马墓前。“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来自于另一个世界。”他知道了——她回到过去的秘密！云吹雪太过惊讶，只能愣愣地张大嘴，无法反应。

楚飘风看着她，心底浮起无限的怜惜与不舍。

相拥的两人只是静静地对望着，任山风吹乱三千烦恼丝，在半空中，扬起一道黝黑的发瀑。

青丝覆面，但云吹雪双眼眨也不眨，好似诀别前，要将他的身影烙印进体内每一个细胞里。

他爱怜的手轻柔地梳刷过她柔亮的发丝，帮她理好云鬓。在这一刻，心中有了答案。

“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她问，低哑的嗓音轻颤着。

“一直都知道。”他笑答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幻想早点破灭，两人就不会沉溺得这样深，以致无法自拔。

“这很重要吗？”楚飘风轻抚过她雪白的玉颊，他漆黑的瞳眸里潜藏着无限深情。

“不管你是谁？来自何方？我都已经爱上你了。”“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起，不可能——”她激动地投进他怀里，使出全身的力道拥紧他，这个她挚爱的男人是她怎么也不愿放开的，可是……“未来我还有很多责任未了，我不能留下来，我必须回去，我们终究得分开，你明白吗？”“我知道啊！”他笑笑地说。

为什么他不难过？他不在乎分离吗？云吹雪悲恸得无法自己。

“你不能留下来，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啊！”楚飘风的惊人之语令她瞠目结舌，久久无法言语。

“你——”“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解开这一切的谜团后，我们一起离开。”他脸上的微笑突然凝住了。

他必须弄清楚那个武艺高强，又非常了解他的黑衣人究竟是不是二弟迎风？答案若是肯定的，他要知道原因，他要知道亲兄弟为何要杀他？云吹雪注视着他，他漂亮的黑瞳为什么看起来如此哀伤？“风，你不需要勉强的，我……”“不是勉强。”她抢口道。“小雪，也许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是真心爱你，想与你在一起。”“可是你走了，‘无尘庄’怎么办？”太清楚他的善良与责任心，他是绝对抛不下这个大担子的。

“有时候我会想，或许我不在，对‘无尘庄’而言反倒是件好事。”他言语里有着有一丝掩藏不住的落寞。

云吹雪敏感地察觉到他的怆然，却不晓得原因何在。大雨那日，在仓库里时，都还好好的啊……莫非是他在巡视山道时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“风，你怎么了？告诉我好不好？”楚飘风定定地望着她好一会儿，忍不住笑了开来，她总是那么聪明，他的丝毫变化都逃不过她的耳目。

这样也好。他不喜欢蠢女人，会看上人们眼中的厉害女人，就是欣赏她这一点伶俐。

和她相处是轻松的，他只要轻点一下话头，她很快就能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。她独立自主、不牵绊人，却又能与她相依相偎、携手扶持，面对任何困难。

不能太过苛求她的精明与不够柔弱，毕竟他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。

“你知道吗？那天射箭伤你的黑衣人正是梁景。”“锦衣卫的梁都统！”难怪她觉得那双眼睛好熟悉，原来是他。“那么成王爷的消息就没错喽！生辰纲被劫是锦衣卫内部里的黑吃黑。”“只怕不止如此。”楚飘风摇头。“还记得你拿火铳射击的那个黑衣人吗？他和梁景似乎是一伙的，而且，他还可能是梁景的首领。”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件生辰纲被劫案背后还有内幕？而那个武功很厉害的黑衣人才是幕后主使？”“大概。”楚飘风苦笑了一下。对于这件事，只要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他谁也不想说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云吹雪有种感觉——楚飘风认识那个黑衣人。

“那种武器不是普通火铳，它的正确名称是‘掌上型手枪’。我想，在这个时代，除了我之外，不会有人再拥有另一把同类型手枪。”“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”他虚应地笑笑。

“你懂的。”她冷然的目光凝视着他。“别逃避，风，你一定也发现了，那个黑衣人被我打伤了，而那道伤口是独一无二的，只要有心找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出他来。”找出那个黑衣人！楚飘风全身僵了一下。他真的很想知道答案，却也非常害怕得知真相。

他不自然的反应更加深了云吹雪的怀疑，他确实认识那名黑衣人，而且只怕关系还不平常。

“唉！”换作是以前的她，一定不择手段，不在乎伤害任何人，也非揪出那个幕后主使不可。但与楚飘风相处久了，无形中受到他宽恕的态度所影响，她的为人处事也圆融了些，不再那么偏激。“风，这件事就由你全权处理，我绝不插手，也不过问。”她发现了他的隐瞒，却如此体贴地不闻不问、不给他压力，他心底溢满感动。

“谢谢你，小雪，待这件事解决后，我们就一起走，不管天涯海角，我都与你携手相伴。”“嗯！”她轻颌首，纵有满心的不安，依然强压下去，温柔地倚在他怀里。

既然上天安排了这场相遇，令她得以认识这么一位宽容大量、不计较妻子的精明厉害、不狂妄地以为男人是天，女人就该服从，又能保护她的好男人；相信他们的未来也自有定数了。

不到最后关头，她是绝不愿轻言放弃的。

回“无尘庄”的路上，云吹雪叹息着。

“造物主真是太神奇了，想不到那座峡谷竟然就在山中央，四面山洞都是信道，我们一出来，就到了‘无尘庄’山脚下。”“你又说怪怪话了。”楚飘风笑道。

“什么怪怪话？”“造物主喽！”“真的很奇怪？”她从没注意过，自己的

一言一行，在这保守的年代会如此的突兀。

“还好，我虽然无法完全了解，却能够体会。”“你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发现我来自未来的秘密？”“不止，你的言语、动作、穿着、想法……事实上，你全身上下都不像我们这儿的姑娘。”“这么惨？”她的自信顿时瓦解。“我一直以为我隐藏得很好，想不到竟露出如此多的破绽。”“不会啦！起码庄子那里那些人，没一个发现这件事。”他贼笑兮兮地扬着眉。

“而你却一清二楚？”“当然。”楚飘风耍赖地搂住她的腰。“我是如此爱你，无时无刻不想着你、念着你、望着你，你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逃得过我的眼睛？”云吹雪白嫩的粉颊一下子红得发烫，珍珠色的肌肤浮起一粒粒的疙瘩。

“神经病，恶心死了！”“小雪，”他英俊的五官皱成一团。“我如此真情的告白，你居然一点都不感动，还说我恶心，实在太伤我的心了。”“你……”她愣了下，随即板起脸。“无赖！”“又骂我……”他性感的薄唇垮出一道好笑的弧线。

“已经快到庄子口了，你别胡闹了好不好？”在她刻意装出的冷漠里带着一抹不自在的羞赧。

“好，我决定了。”他说得誓死如归。

她却没耐性地翻了个白眼。“拜托，我们失踪了三天，庄子里现在肯定乱成一团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”“事分大小，如今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是终身幸福。”云吹雪真的愣住了，他又想搞什么飞机？“我爱你。”他突然一本正经地宣布道。

“我知道啊！”“我欣赏你的聪明才智、独立自主。”“呃！”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老实说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，她是霸道、强势了点儿。

“可是……”楚飘风加重了语气。“我非常不喜欢你的冷淡。”她的脸又开始红了，这次是被怒火烧红的。

“因此我决定，”他毫无预警的猛然吻住她的唇。“我一定要把你训练成一位热情如火、妖娆多娇的俏佳人。”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刺耳的怒吼拔尖儿轰破了宁静的山林，昭明公主旋风也似的身影刮近在庄子口难分难舍的两人，成吨火药在她心底炸开。

“呼！”云吹雪深吸口气，冷艳的脸庞上突然浮出一抹诡异的倩笑。“想要热情如火、妖娆多娇的俏佳人，自己上妓院里找。”啪！五指山轰向他脸庞。“不要脸，登徒子！”随即旋身离去。

该死的楚飘风，明知道她一肚子学问如海深，唯独谈恋爱，只有黄口小儿学语的程度，每回都爱在这上面做文章，真是气煞人了！

“楚……楚大哥……”望苦楚飘风脸上的五指印，昭明心头一把怒火熊熊地燃起。

“云吹雪那只母老虎，居然敢这样对你，楚大哥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替你报仇。”报仇！楚飘风被打红的脸迅速苍白了起来。开玩笑，这种小情侣间的打情骂俏要是让超级大煞星昭明插进去搅和，他未来孩子的娘不就要丢了！

“等一下。”慌忙拉住大煞星急匆匆的脚步。“昭明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“我亲眼看到她打你。”“是，没错，但……”该怎么解释呢？闺房秘趣，他可不想与外人分享。“其实她不是打我，她是打我脸上的蚊子。”好烂的解释，谁会相信？“楚大哥，我今年十八岁，不是三岁。”“真的！”

他郑重地直点头。“打蚊子。”为了取信于人，他自己又打了一下，在同一个地方，伤上加伤。

哦，可恶，痛死了！

楚飘风和云吹雪平安归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“无尘庄”。

是夜，一场庆祝酒宴欢欢喜喜地展开，庄民们彻夜狂欢，直到宴席散尽，已然鸡啼。

庄民们全都睡下了，才打下桩脚、略具规模的大厅里只余下五个人。

楚飘风环视已上轨道的重建工程，感激地拱手道谢。“王爷，谢谢你的大力帮忙。”“适逢其会罢了！楚兄不必客气。”成王爷想起三天前初上“无尘庄”时，这里大雨方歇，庄主失踪，一切乱成一团。幸好重建工程的预备工作做得扎实，人人都晓得自己的分内工作，他只需在重点处稍加提示，情况自然上轨道。

当他得知山庄重建工作是由云吹雪一手策划、领导时，他也不得不佩服云吹雪；这女人不是只有嘴巴厉害，她是有真才实学的。但……成王暗叹，就是太爱与男人强出头了，不够可爱、少了点女人味儿，也只有楚飘风那怪胎受得了。

“楚大哥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三天三夜没点儿消息，害人家担心死了。”昭明公主撒娇地偎进他怀里。

“昭明，别这样！”楚飘风赶紧将她推开，偷瞥一眼云吹雪，她一脸的寒霜，冷如十二月的北风。一声似有若无的轻叹发自成王口中，他俊伟的脸庞蒙上了一层乌云。

从头到尾，目光一直凝注在成王身上的柳仙儿，柔若秋水的神情上，突然添了抹忧愁与哀怨。“原来这就是皇宫大内的名媛教养，金枝玉叶好比那勾栏院里的小姑娘。”她出口嘲讽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昭明宛如被踩着尾巴的猫儿跳了起来。

“连脑袋都这么差，实在太叫人失望了。”仙儿轻撇嘴。

“不要脸是在说你自己吧？”昭明火大地骂道。

“昭明，这话太没礼貌了，以后不许再说。”成王出面制止她们的争吵。

“表哥，”昭明不依地嘟起嘴。“明明是她的错，你怎么尽骂人家？”“好了，昭明，我和王爷还有话要谈，你就别再吵了。”楚飘风叹道。

“连楚大哥也这么说！”昭明气得眼眶泛泪。“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儿，金枝玉叶不好吗？偏爱院子里的骚货！”仙儿闻言，浑身一震，甩袖离去。

“柳姑娘！”成王愧疚地唤住她。“对不起，请原谅昭明年幼不懂事。”“王爷何需道歉？”柳仙儿凄然叹笑。“小公主并未说错啊！”“为什么要道歉？”昭明跳起来，跑出了大厅。“表哥大笨蛋！”“昭明。”成王忙不迭撒下厅里三人，追她身后而去。

柳仙儿愁苦的目光一直追着成王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晨光里，她悠然一叹，缓缓福了个揖。

“抱歉，仙儿失态了。”告别了楚飘风与云吹雪，她径自离开大厅。“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意恋落花。”云吹雪棒起了酒杯，似有所感地吟唱着。

“又是一场无解的三角关系。”楚飘风也端起了酒，一饮而尽。

“不止吧。”她似讽似嗔地扬起了黛眉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不好的预感！

“应该是四角关系才对。”她讥讽的目光盯在他脸上。端正的五官、幽默

的性格、俊脸上总挂着惑人心神的邪笑，楚飘风确实是个令人着迷的男子，莫怪昭明公主对他情有独钟。

“嘿，是哦！”他不情愿地苦笑以对。昭明要缠他，他也没办法啊！

“小公主喜欢你，成王却钟情于她，而柳姑娘也对王爷一往情深。”云吹雪长叹一声。“这场四角关系可难解了。”“错，我已经排除在外了。”他突然邪气一笑，啜了一口酒，哺进她嘴里，看着酒渍湿润她红艳欲滴的樱唇，无限娇媚似春水，彻底酥融了他全身筋骨。“你忘啦？我们两个才是郎才女貌、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！”他有时候说话真恶心！云吹雪打了个寒颤儿，一颗颗疙瘩从肌肤冒出，心底却不知怎地，甘甜如蜜，好矛盾啊！

“管他们三个人爱谁？恨谁？那都已经与我们无关了，小雪。”楚飘风将她抱入怀内，一起迎接朝阳的到来。“只有我们甜蜜、幸福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”“嗯！”她羞赧地轻颌首，倾听他规律的心跳。真的，这样令人迷醉的情海，会让人陷溺而不自知。

“所以喽！”邪气兀自跃上他的眉。“继续我们的训练吧！”“咦？”她愕然轻哼，被他猛地一口吻住。

楚飘风火热的大掌又开始爱抚她那滑腻如丝绸般的雪肤。“小雪，说你爱我。”呢喃耳语后，他又不停地吻她。

唇舌都在他的热吻中与之缠绵，她只能瞪大眼——白痴，你把我的嘴堵住了，我怎么说话？“小雪，你这么冷淡，我好伤心耶！”他耍宝地皱起五官。

她气得扑上前，狠狠咬了他的唇一口。“笨蛋！”懒得理他了。

第九章

“咳！”一个尴尬的轻咳声突然响起。

成王低垂着脑袋站在大厅入口处，他刚安顿好火冒三丈的小公主，回来想找楚飘风讨论这趟京城之行的收获，怎么也没想到会撞着这等火辣辣的场面。

“不好意思，不知道楚兄现在是否有空？”纠缠中的两人迅速地分开，云吹雪恶狠狠地瞪着楚飘风。

楚飘风满脸委屈地低声长叹。“本来没空，但……”再偷瞧云吹雪覆着寒霜的俏脸一眼，他爱笑的唇角迅速垮下。“只怕以后都会很空、很空了。”

“呃！”成王也不知道他在打些什么哑谜，但情况似乎不大对劲，他只得拱手告辞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过些时候再来。”“王爷请留步。”云吹雪出声留人。“我们也有事想与王爷商量。”接收到她警告似的目光，楚飘风赶紧机灵地将成王请进来。

“王爷别客气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只要是楚某能力所及，绝对义不容辞。”成王望着云吹雪好一会儿，还是不太习惯女人参与国家大事。

“在回庄的路上，我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，武林中正兴起一阵反阉浪潮，生辰纲的被劫似乎就是这个组织干的，而原先我们以为黑吃黑的锦衣卫都统

梁景，正是被派往魏阉门下卧底的一员。”楚飘风与云吹雪对望一眼，心中各有所悟。成王这番话正好解了他们所有的疑惑。

三天前的雨夜里，在后山袭击他们，那个武艺高强的黑衣人，想必就是这个反阉组织的首领。

只是……云吹雪不明白，既然打着反阉的忠义旗帜，为什么要将劫生辰网的罪名嫁祸给无辜的“无尘庄”？他们不知道这样做，会害死多少手无缚鸡之力的庄民吗？而那首领又为何非杀她与楚飘风不可？他们做了什么天理难饶的错事？楚飘风好象认识那首领，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唉！还是有许多谜团无法解决！

楚飘风将他与云吹雪被黑衣人两次袭击的事都说予成王知晓。

“他们为何不择手段也要对付‘无尘庄’？这庄子里收容的都是一些与世无争的贫苦难民啊！”成王不解地疑问。

“王爷，梁景卧底一事，应该是相当隐密的，你是如何得知这项消息的？”楚飘风问道。

“那是因为有人向魏阉告密，魏阉正大肆清肃东、西两厂。”成王回答。

“或者这个反阉组织已经分裂！”云吹雪猜测道。“也可能他们遭到反渗透，谁能肯定这个组织里没有魏公公的卧底？”“没错，是有这个可能。”成王恍然大悟。“只是不晓得如今生辰纲下落何处？那惹起无妄风波的五大箱银子，反阉组织真会利用这二十万两招兵买马打倒魏阉，为百姓争取清明生活？”五大箱银子！楚飘风与云吹雪面面相觑。

他们想起了落难峡谷里，在山洞中瞧见的那个埋箱痕迹，也是五个。而山洞位于后山，梁景率领的锦衣卫一直驻扎在那里不肯离去。莫非那山洞就是藏银子的地方？可是那山洞原先的洞口已因暴风雨而崩塌了，眼见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长埋地底，他们又不晓得那山洞有另一处入口，现下铁定伤透脑筋。

这对聪明过人的情侣各自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——螳螂捕蝉、黄雀在后。那笔银子，他们就不客气地收下了，就当作为补偿“无尘庄”所受的无妄之灾。

“王爷，对于这件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楚飘风现下担心的是，若将事情挑太明，正直的成王会不会率军队与反阉组织打起来？战端一起、烽火连天，受苦的也是小老百姓们，他不愿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。

“可能的话，我也希望打倒魏阉。但江湖草莽集结成军，万一他们纪律不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！”成王喟然长叹。

“万岁爷依然沉迷于练就长生不死神丹？”有时候楚飘风也会怀疑，忠心于如此昏庸的皇帝是否正确？成王摇头苦叹。这圣上的性子本就软弱，再加上魏阉的煽动，还能不变本加厉荒废政务？但身为臣子，除了拼命谏言之外，他也无能为力。

“这事儿我会继续派人探听，只希望能够消弭一场战祸。楚兄，你身为武林盟主之兄，威望不比平常，也请多留意反阉组织的动向，请他们以外患问题为重。魏阉虽然为祸，但外敌若侵入我大明江山，亡国之祸更是非同小可，请众英雄们三思。”语毕，他颓然告辞离去。

“盟主之兄！”楚飘风不住地苦笑。倘若这反阉组织的幕后首领就是他弟弟楚迎风呢？呵！未来，只怕一场争执是免不了了。

“你弟弟是武林盟主？”闻言，云吹雪讶然不已。想不到他还是出身望

族？这样的身分，怎么可能抛弃一切与她同游？“不过是武林同道送天下第一庄‘玉剑山庄’一个虚名罢了。”他兴趣缺缺地道。

云吹雪却觉得奇怪，一般继承名号的不都是长子？为何‘玉剑山庄’却是由弟弟掌理，楚飘风这个大哥反而流浪江湖？“难道你弟弟差到只能承继虚名？”她试探道。

“不！迎风是很有本事的。”楚飘风一直很疼爱这个弟弟，尽管两人相处的时光有限。

“你弟弟叫楚迎风？啊！在武当山上我听你提过，武功排名天下第二的。”“你老记得那些杂事！”他忍不住失笑，转移话题，拒绝再讨论那些个麻烦事儿。

一抹邪笑浮上嘴角。“难怪我不得不停提醒你爱我这大事儿，你总是记不住。”“等一下。”云吹雪急忙蹦离他远远的。他每回眼睛一发光，就要对她毛手毛脚的，她太清楚了；而丢脸的是，她越来越沉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“我们还没讨论出生辰纲的处理方法。”“嘿！”他贼贼地笑了笑。“小雪，你不坦白喔！明明你心中已有计划，又何必问我呢？”“我……”她不自在地别开头。就是不想被人说她老欺压他、强出头，才提出来与他商量的嘛，这讨厌鬼，一点儿都不明白人家的用心良苦！

“小雪！”他张口，从后面搂住她的纤腰。“咱们的事只有咱们自己明白，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，我喜欢原本自然的你。”“我讨厌别人用可怜或鄙视的眼光看你。”成王爷每回见到他们都会有这种神情，云吹雪很敏感地察觉到了。

她的光芒四射相对地压迫到了楚飘风，让外人误以为他是个无能、靠女人吃饭的家伙；只有她明白他不是，他只是宽容大量、不喜欢与人计较，生活总是随性而自在。

楚飘风其实既聪明、又能干，他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儿，而她想让大家看见他的好。

“钟鼎山林各有天性。”楚飘风开导她。“小雪，你知道吗？我若想要名利富贵，别说一代侠客了，公侯将相的爵位，我都有自信得到；但我不要，那些东西太麻烦了。

我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寻着一位知心的伴侣，与她相依相伴，游遍五湖四海，最后再找一处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归隐山林。”“可是……”她为难地想到自己身上背的重责大任。“我很想跟你一起去，但我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我……”“这样吧！我问你，你介不介意我们成亲后，我仍偶尔独自出游？”她摇头。“为什么要介意？”就算结婚后，他们依然是独立的个体，没必要无时无刻都绑在一起吧？“没错！小雪，以前我不想成亲，就是不想被束缚。但你不一样，我了解你，我们就算在一起了，你也不会绑住我，我们还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”原来他与她同样渴望自由！云吹雪释怀地笑了开来，回抱住他。

“风，你真好。”“当然，我是最棒的。”他大言不惭地捧起她的脸，双唇又要凑上。

“等一下。”她赶紧伸出手挡住他的唇。“我想挖出生辰纲交给成王。”她也觉得外患比魏阉为祸更大，当亡国奴是很惨的。

“同意。”说完，便迫不及待地挥开她碍事的手，吻住那方梦寐以求的香甜。

“啊——”二更时分，楚飘风的惨叫声划破天际。

他方才巡视完架上梁柱的大厅，回到房里，一具软玉温香便迎面扑了上来，吓得他差点咬到舌头。

“昭明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而且她还穿着……楚飘风感到怒火在体内狂烧……她身着水蓝肚兜、短裤，清凉的打扮外，只罩着一件透明薄纱，大抹嫩白酥胸忽隐忽现，两条修长玉腿肆无忌惮地展现出诱人风情。

“楚大哥！”被他铁青的面容吓坏了，昭明怯怯地低下头。“我想……让你开心一下，你……不喜欢吗？”“怎么可能喜欢？”他火冒三丈。

“为什么？我真长得那么难看？”她很努力、很努力想让自己变漂亮，令他发现她已长大的事实，却不如为何总是弄巧成拙。

“你穿成这样何止难看，根本是丑死了！”他额上青筋暴跳。该死的！五年前见到她的时候，明明不是这样的。

小公主的性格是有些刁钻，但本性善良，古灵精怪、活泼可爱得叫人打心底欢喜。

却不如时间的流逝竟会将一个惹人心疼的小妹妹，变成一名任性无知的笨女人，真是气死他了。

“楚大哥……”她楚楚可怜喊了声，两行情泪滑下脸庞。

“发生什么事？”听到楚飘风的叫声，住在他周围、对面的云吹雪、成王、柳仙儿纷纷跑过来察看。

帐篷内的景象叫众人倒吸口冷气。

楚飘风怒火冲天，面色铁青；昭明公主衣衫不整，抽泣不停。

若非楚飘风衣着整齐，又站离昭明三尺外，真的会出人命。

成王第一个就想劈了楚飘风。

“表哥。”见着亲人，昭明公主忙不迭扑进成王怀里，委屈地放声大哭。

“楚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成王语气不善。

“王爷请稍候。”是太疼爱了，才把这个小公主宠坏掉。楚飘风自认难辞其咎。用力拉过昭明公主，他语气严厉开口道：“昭明，如果你觉得楚大哥今天骂的不对，以后你可以不用再认我这个哥哥了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以一个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而言，你此刻的举止、穿着实在是太失态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！”昭明抹着红肿的泪眼。“楚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你别不理我！”情况演变至此，成王也大略明白了事发经过，他不好意思地拱手道歉。“很抱歉楚兄，请原谅昭明年幼不懂事。”“王爷太客气了，楚某也有不是之处，请见谅。”楚飘风抱拳回礼。

“表哥，对不起。”昭明任着成王拉出楚飘风的帐篷。

成王温柔地帮她拭泪，轻柔蜜语安慰她。“昭明乖，别再哭了，哭花了脸，可就不漂亮喽！”成王的温柔永远只对他这个小表妹付出，但可惜的是，那幸运的女孩始终不懂。是昭明太傻，抑或是造化弄人？柳仙儿心里有无限的感慨，她的爱就如同成王付出的情一样，终究只有石沉大海一途。唉！好苦啊，这感觉！

看着仙儿离去时的凄楚背影，云吹雪似有所感地步入楚飘风帐篷。“成王知道她的爱吗？”“你想当红娘？”楚飘风好笑地搂住她的腰。

“不行吗？”他摇头。“行不通的，成王对昭明公主的痴情不比平常。”“但昭明公主不爱他啊！难道他想这么守着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过一生？视他人的深情于不顾，终生不娶？”“小雪，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或者你不爱我，我也

会一辈子浪荡江湖，就算有其他女人爱我，我也只能说声抱歉，我永远不会成亲。这道理你懂吗？”“我……”她漠然低下头。“以前，我从没想过这些事，我以为我一生都会为我的组织工作，然后老死其中。”“看得出来，在感情上，你确实很嫩。”邪气的笑意又浮上他俊逸的脸庞。“不过别担心，我会教你，源源本本、一点一滴地教你。”“谢谢哦！”她冷着脸蹦离他一大步。“正事没办完前，不准你打歪主意。”“歪主意！”他一脸大受打击的样子。“小雪，你好残忍，我这么爱你，无时无刻不念着你……”“停！”她面无表情地送他一个白眼。虽然蜜语醉人，但正事要紧。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挖出生辰纲？”他歪着头想了下，贼贼一笑。“现在如何？”“你……”真不得不佩服他的鬼才，刚刚闹完一场风波，此刻溜出庄，铁定不会有人注意，挖出来的生辰纲就可以任他们处置了。“那还不走？”她眨眼倩笑，那笑容竟与他有几分相似——贼得发邪。

“无尘庄”后山，梁景与黑衣人互相对峙着。

“为什么泄密？”黑衣人杀气腾腾。

“不是泄密，只是告诉大家事实。”那个雨夜过后，梁景对属下道出了一切，由他们自行决定是否入山挖掘生辰纲；不料却有人背叛，将秘密泄漏了出去，魏阉开始清肃厂卫，已有不少卧底兄弟殉难。

“什么事实？你的愚蠢害死了多少兄弟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我们的行动如此危险，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，可是我的属下们却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一味地跟着我行动，其它的兄弟们也是一样，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，万一他们死得莫名其妙，会有多少家庭破碎，首领可曾考虑到这一点？”“为求大业可成，牺牲少数也是逼不得已的。”“那也要人家心甘情愿啊！怎能叫他们无缘无故去送死？”“所以你就背叛大家！”黑衣人怒火冲天。

“这是我的失误，我愿意以死谢罪。”害死那么多兄弟，梁景也无颜再苟活下去了。

“那你就以死谢罪吧！”黑衣人一掌打在梁景胸膛，将他击落了山崖。

随着一声惨嚎，梁景消失在山崖之下。

黑衣人宽厚的双肩颤抖了下，他也不想杀死自己的部属，但……为成大业，一切都是逼不得已的。他如此安慰着自己。

但梁景死后，生辰纲的埋藏位置就更难掌握了；或者只有想办法在“无尘庄”里安居下来，再慢慢寻找。

楚飘风抹着满头满脸的汗水直起腰来。

“呼！终于埋好了。”一切果如他们所料，生辰纲被埋藏在峡谷里那个山洞中。

云吹雪和楚飘风几经商量，认为将二十万两银子运回“无尘庄”太危险，万一被发现，大伙儿百口莫辩，恐怕只有等着人头落地一途。

因此决定将银子挖出，换个地方埋藏，待风声过后，再挖出来交给成王爷。

“位置记得清楚吗？”云吹雪笑问。

他们来时，看见满后出许多滥挖的痕迹，八成是大雨洗刷掉埋宝记号，锦衣卫们找不到正确的埋藏位置，只好到处乱挖，真是够笨的了。

“放心吧！我自己的地盘还会搞不清楚？”他自傲地扬着眉。

“是哦！小心骄兵必败。”她翻着白眼。

“这叫自信，不是骄傲。”见她又要泄他气，他机智地一语堵住她的嘴。

“而且全是跟你学的。”果然，云吹雪好气又好笑地瞪圆了秋眸。

“真聪明嘛！你越来越懂得说话的艺术了。”“又说怪怪话。”他嘻皮笑脸搂住她的腰。“说点你的世界的事来听如何？”“未来？”想起在“黑暗帝国”里的生活，虽然辛苦，但却十分充实，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回得去？楚飘风仿佛能够读出她的心事，温柔的轻吻印上她粉颊。

“放心吧！既然来得了，就一定有方法可以回去。”就是这份敏锐的体贴深深吸引住她的心吧！云吹雪漾起一抹清艳似冬梅初绽的倩笑。

“在我的世界里，有一个组织，人们称它为‘黑暗帝国’，它的起源已经不可考，或者，此刻它就存在于这世界的某个地方，我不知道。它就是抚育我长大的地方……”她缓缓诉说着自己的过去。

楚飘风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，谈到激动处，她的肩膀会微微地僵硬，可以看出她做事的认真，与天生性格中的冷淡。

但这不是疏离，她并不排斥人群；只能说，无关紧要的小事，她不在意。或者与年纪轻轻就居高位有关，她也有着专制霸道的一面；不过她有颗善良温暖的好心肠，所以她也很会为他人着想。

“风，我是个孤儿，从小我就没有父母，是帝国将我抚养成人，那恩惠，就算我付出生命也回报不完，所以我绝不能背叛帝国，你明白吗？”她心头始终萦绕着不安。

“我可能做不成一个贤妻良母。”“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贤妻良母的定义在哪里？”楚飘风轻耸肩，一贯的随性、蛮不在乎。

这叫云吹雪更为挫败。“所谓的贤妻长母，自然是能够为孩子、丈夫付出全副心思，经营一个甜蜜、温暖的家庭，每日营养美味的三餐不可缺，整齐的家、干净的衣物……”“等等、等等，我觉得你像在说一个婢女该做的事。”“但身为一个妻子、母亲……”“小雪！”他一本正经截断她的话。“相信我，我结婚后只想要一份自由惬意的生活；至于孩子，我不知道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，但人生是他们自己的，我不以为我们需要操心太多，只要他们不杀人放火、干坏事，随便他们想做什么事就由他们吧！”“你不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吗？”“呵！”他摇头苦笑。“小雪，相信我，做爹娘的对孩子期望太深，那样的日子会很痛苦。”云吹雪不是很明白，这看似随性、什么都不在乎的男人，其实有副敏感、复杂的心性；不过她不在意，因为她已经渐渐踏入他的内心世界了。

“风……”出口一半的话被林内突然撞出来的一个血人吓住了。

“梁景！”楚飘辈首先认出来人。“你怎么会伤成这样？”他们跑过去扶住梁景，云吹雪探寻的目光定在楚飘风身上。

他伸手探着梁景的脉门须臾，而后遗憾地摇摇头。

“别废事，我知道我没救了。”梁景苦笑，一说话，又是一大口鲜血从嘴角溢出。

“梁都统，你……”云吹雪本来想责怪他无端陷害“无尘庄”一事，但又想到人都快死了，现在再来说这些也没什么用。

“姑娘想说什么我知道。”梁景痛苦地喘了两下。“楚大侠，事实上整件事情我到现在依然不清楚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”“你也是反阉组织派在魏阉门下卧底的人之一？”想通这些关键对楚飘风而言并不困难。

“是的，劫生辰纲、嫁祸‘无尘庄’也全是为了成就大业。”“劫生辰纲、筹措经费，这事我可以了解，但为什么要嫁祸给无辜的‘无尘庄’？”云吹

雪最在意就是这一点。如果反阉组织真是义军，怎做得出陷害可怜难民的行为？“我们需要一个根据地，听说‘无尘庄’是由皇宫里的宦官们暗中成立，庄里藏了无数宦官们由大内偷出来的财宝，以备他们退休后享用。因此首领才下令，藉生辰纲一案，乘机灭掉‘无尘庄’，以利组织接收所有的不义之财。”“胡说！‘无尘庄’明明是收容难民的场所。我看过所有的帐簿，他们根本穷得一文不名，哪来的无数金银财宝？”云吹雪为空穴来风的流言而愤怒。“你们的首领到底是谁？简直是个笨蛋！”“呵！”梁景突然又呕出一口鲜血。“也许你们不相信，组织里没人见过首领的真面目，我们只是凭着一股义气就加入了反阉行列，想不到……我们只是一群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棋子。”他猛地用他那沾满血的手拉住楚飘风。“楚大侠，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竟没认出您就是顶顶有名的‘玉剑侠士’，还对您动手，我很抱歉。”“一点虚名罢了，没啥了不起。”楚飘风暗叹口气，明白梁景拉他是另有目地的。

“你说吧！有什么遗愿未了，楚某能力所及，定不负所托。”梁景摇头。

“我死得其所。当初加入组织，以及后来将所有疑惑与秘密告诉属下，由他们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往后的危险行动……我做的每一件事我都有所体认，我知道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；但我不明白，首领这样骗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楚大侠，我想拜托您，帮我查出首领的真实身分，问他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都是为百姓们好吗？”“我答应你。”楚飘风郑重点头。

“谢谢！”梁景感激一笑，被鲜血染得通红的身子终于颓软地倒下。

“梁都统！”云吹雪难过地别开头。曾经恨得要死的人，如今听他死前一番遗言，心头竟也充满了哀伤与矛盾。

楚飘风为梁景合上死不瞑目的双眼。“你安心地去吧！梁都统，所有的谜题我都会为你解开的。”楚飘风和云吹雪挖了个洞埋葬梁景，两人一路无话，回到“无尘庄”。

“大庄主，有人来找你。”一个庄民跑出来迎接他们。

云吹雪抬头，在庄子口看到一张和楚飘风有八分像的脸。难道是他的弟弟——当今武林盟主兼天下第一庄“玉剑山庄”庄主，楚迎风？楚飘风全身都僵硬了起来，望着来人，他向来开朗的眼蒙上了层乌云。

“大哥。”楚迎风满脸笑容走近他们，玩味的视线定在云吹雪身上。“这位姑娘该不会就是我未来大嫂吧？”云吹雪看着楚迎风，那双眼似曾相识，一股不安盈上心头。

“迎风，”楚飘风避重就轻地开口，嗓音里竟有着难以言喻的沉重。“怎么有空过来？”“大哥，你遇到这么大困难，怎么不派人通知我？”楚迎风回身指着“无尘庄”，略带责意地皱起眉。

“都已经过去了。”楚飘风上前拍了拍弟弟的肩。“家里一切都好吧？”

“很好！”楚迎风笑了笑。“大哥有空多回家里走走。”“嗯！”楚飘风点头。

两兄弟漫无边际地闲聊着，走进庄里。

云吹雪锐利的目光一直紧盯住楚迎风的身影不放。良久，她突然全身一震！他的右手好似受伤而不自然地摆动，她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楚迎风了。

在那个暴雨的夜晚，被她一枪打伤，却仍拚命追杀他们、将他们逼入山洞、害死“闪电”的黑衣人，与楚迎风的举止、身形一模一样。

云吹雪完全明白了楚飘风的痛苦、楚飘风的矛盾，这个心地良善的男人，上天给了他最残酷的考验。她搥着唇，两行清泪再也忍不住地滑下了她

脸庞——风，你要如何处理这场悲剧？楚飘风似乎感受到她的不对劲，他回过头来，却是满面的凄苦与悲恸。

“楚大哥。”“楚兄！”昭明公主、成王、柳仙儿，大伙儿都开开心心地跑出来迎接楚迎风，人人都为他们兄弟重逢感到高兴。

只有楚飘风与云吹雪两人忧伤地相视无语……

第十章

宴席散尽，欢迎楚迎风的人们终于各自回帐篷歇息了。

楚飘风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云吹雪的帐篷。

云吹雪张开双手，迎向他看似高壮，实则早已疲惫、空虚的身躯。

室内依然寂静如昔，在他未开口之前，她绝不过问任何事情。她只正温柔地为他敞开胸怀，饱含挚爱的热吻经由艳红的樱唇注入他体内，赤裸的相对，他们在彼此的眼中看见了世间的真情。

楚飘风一遍又一遍渴求着她，律动激烈而狂野，激情像野火燎原，在帐篷里一发不可收拾。

然而，云吹雪却没有一丝的抗拒，只是婉转承欢着。她知道这个男人并不是在发泄，他渴求的是一份不变的真情；而她有，并且乐意为他付出。

一整夜，直到天色征明，他满身是汗地拥住她。

“对不起，小雪，我伤到你了？”“傻瓜！”她娇柔地偎进他怀里，紧抱住毯下他赤裸精壮的腰杆。“对于爱情，是没有抱歉可言的。”她的体贴，他感激在心底，无法言喻的悸动在体内流窜，只能以更热情的吻来宣泄。

她可以感受到他颤抖的身躯，正承受庞大的痛苦与压力，无限心疼涌上胸怀。

他吻了她好久，粗嘎的嗓音才又继续响起。“我给你说个故事。”面对问题的时刻终于到了，她无言地握紧他的手，给他力量。

楚飘风感激地看了她一眼，愁苦的眼神望向不知处的远方。

“很久以前，有个男人娶妻三年，却未生下一儿半女，后来，他与妻子的陪嫁婢女私通，想不到那婢女立刻怀孕了，并且在一年后产下一子；这对无嗣的男人而言，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。

“但身为正妻的大夫人却忧心起了日后的地位问题，因此她赶走了婢女，收养那个孩子。两夫妻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男孩身上，而男孩也很争气，没让他们失望。

“只是谁也没想到，五年后，大夫人怀孕了，又生下一男，这个婢女生的儿子顿成了家族之耻，一个障碍。

“逼不得已，他们将男孩送上了天山，专心栽培这正妻所生之子……或许是天生性格上的差异，正妻所生之子在接受继承训练的过程中吃足苦头，而另一个卸下重担的男孩，也因为生活环境的倏然转变，性子起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，他们各自走向了南辕北辙的不同人生。”难怪他不对自己的子女寄予过重的期望；细细品味着他说过话，云吹雪这才真正了解到这个外表随性、内心却敏感复杂的男子。

“风！”她不知该如何安慰他，只好用力抱紧他，以她的真爱抚平他的伤

痛。

“小雪，”他扬着眉，习惯性地微笑。“其实很早以前，我就放下一切了。看迎风这么辛苦，我反而觉得庆幸，那个沉重的包袱，我终于抛掉了。”“那他为什么还要对付你？”这问题一直萦绕在她心底。

他落寞地摇头。“我不知道。事实上，我很少回家。艺成下山以来，我一直在江湖上流浪，随性过着自己喜欢过的生活，除非特殊的日子，像是新年，或者一年一度的英雄大会，我才偶尔回家帮点忙。我不明白，迎风恨我的理由何在？”而云吹雪却由他的话中听出了问题症结所在。

“你告诉过你弟弟，你绝不会与他争家业吗？”“有必要多此一举吗？我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了。况且，家业由嫡子继承，自古皆然，我年纪虽比迎风长，但却是婢女所生，这一点是怎么也无法更改的。”“你是这么想没错，但其它人呢？据我所知，你在江湖上流浪这几年，立下了无数的功绩，拥有无与伦比的名望。你如何能够肯定，‘玉剑山庄’里的其它长辈，他们不想有一个更能干的领导者？”“这怎么可能？他们把我的出身当成一种耻辱耶！”

“那是以前。”她爱恋地抚摸着他俊俏的脸庞。“也许你不自觉，但你与生俱来的风采是无法掩盖的。即使没有高贵的血统、显赫的家世，你所流露出来的足以吸引身边所有的人；所以你有许多朋友，上至王公贵族、下至贩夫走卒。”“小雪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但这样说未免太夸张了。”楚飘风失笑道。

“你觉得成王爷是个怎么样的人？”“正直、重义气、自尊心很高。”“他却叫你‘楚兄’，堂堂一个王爷称你为兄；‘无尘庄’所有难民只认你一个庄主。”云吹雪长喟口气。“风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楚迎风与你做兄弟，一个努力加倍拿来和一个天生的领导者相比较是他的不幸。”他沈默了，思量着她的话，心头阵阵发寒。

这就是迎风非杀他不可的理由？因为再也受不了那庞大的压力，所以迎风选择走向那条不归路？那么他该怎么办？真要与弟弟刀剑相向？就为了那份他压根儿不想要的权势名利！但也不能放着不管，“无尘庄”蒙受的不白之冤、梁景的临死请托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他不得不扛啊！

云吹雪看出了他的矛盾。“风，舍得、舍得；有舍才有得。”她鼓励他。“去跟你弟弟说清楚，趁着事情还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”仔细思量，她的说法是正确的，与其执着于过去，不如放眼未来。

“小雪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”他微笑，有一种脱胎换骨的释然。

楚飘风在去找楚迎风的半路上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。

“仙儿姑娘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“楚公子，妾身有件事情想与公子商量，不知可否移驾一谈？”柳仙儿倩笑盈盈，还特意偎近他，揽住他的臂。

“仙儿姑娘，你……”他很讶异，向来会做这种事的只有昭明公主，柳仙儿喜欢的应该是成王爷，不可能来缠他啊！

正当楚飘风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做时，昭明公主的怒吼又适时地响起。

“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”她冲过来，用力推开柳仙儿大骂：“不要脸的女人，你别想勾引我的楚大哥。”“昭明！”楚飘风皱眉，她胡搅蛮缠的举止越来越过分，叫他伤透脑筋。

“公主殿下没瞧见我们正在谈话吗？”柳仙儿不理她，反而走到另一边，攀住楚飘风的肩，与他窃窃私语。“拜托，楚公子，这事儿真的很重要。”昭明暴跳如雷。“你……你你……别以为本宫治不了你，只要本宫一声命下，随时叫你人头落地。”她忘了楚飘风最讨厌仗势欺人，一心只想扳回颜面，

不知不觉端起了公主架子。

“草民当然明白公主殿下威仪不凡！”楚飘风闻言，顿时冷沉下脸，反拉住柳仙儿的手。“草民自知身分卑微，不敢冒犯公主殿下，这就告退。”楚飘风一生气，昭明就怕了。她无意的，却不明白为何在“无尘庄”的这段日子里，总是无法与楚飘风相处愉快？她是那么喜欢他，关在皇宫里的每一天，她无时无刻不想念与他相处的快乐时光，而今再见，他们之间的默契已然消失无踪了。

“表哥！”昭明抹着泪眼，这份愁、这份苦，唯有自小疼她、宠她的成王可以安慰了。

楚飘风和柳仙儿其实并未走远，昭明的一举一动，他们看在眼里。

当柳仙儿瞧见昭明公主走进成王爷的帐篷，听见成王轻柔蜜语安慰她时，仙儿纤细的身躯颤抖如秋风中的落叶。

这股强忍在心底的悲痛，连外人看了都忍不住鼻酸。

“柳姑娘……”楚飘风很想安慰她，但复杂的三角关系，却又让他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谢谢你，楚公子。”柳仙儿突然福了个礼，转身离去。

目睹她微微摇晃的脚步，楚飘风这才明白，柳仙儿特意与他亲近、刺激昭明公主，纯粹是为了成全成王的爱情，她想凑合那对麻烦的男女。

“柳姑娘——”楚飘风很佩服她为爱牺牲的精神，但也为她这份没有归属的爱而叹息。

过午，云吹雪被一声刺耳的尖叫吓了一跳，手里正在收拾的包袱散了一地。

昨夜，她已与楚飘风商量好，让他去跟楚迎风谈清楚：如果这里容不下他，他们就一起云游天下，找寻回到未来的方法与途径，一同回到未来去。

交换条件是：楚迎风不得再任意兴起争端，并且要妥善照顾“无尘庄”里众人的生活。

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要找他弟弟，但……这尖锐的叫声分明是从楚飘风的帐篷里传来，莫非他们两兄弟真反目成仇、刀剑相向了？血色迅速从她粉颊上退去，忙不迭提着裙角冲入楚飘风帐篷。软榻上，一男一女纠缠成一团。男的自然是楚飘风，女的，不就是那昭明小公主。

早上，昭明公主在跟成王哭诉一大篇之后，越想，心中越是不安。

一个冷艳逼人、精明厉害的云吹雪已经够棘手了。虽然成王一直安慰她，太能干的女人，男人不敢要，而她也亲眼见过他们吵架，云吹雪还甩了楚飘风一巴掌，这让昭明公主稚嫩的心灵稍微安宁了一下。

但再冒出一个柳仙儿，她是那种柔若春水，男人一见就骨头酥融的绝色佳丽，昭明整个人都快疯了。

她再怎么努力，也比不上柳仙儿的天生媚骨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用生米煮成熟饭这一招来拴住楚飘风的心了。

借着陪罪的名义，几瓶上等白干灌得楚飘风陷入微醺状态，再主动宽衣解带、投怀送抱。

不知道楚飘风是不是真的醉了，他抱着昭明，动作粗鲁地吻着她，这下子反而把未经人事的昭明公主给吓坏了，她不住地挣扎、哭叫。

当然，一场闹剧又是免不了了。

受到惊扰的不只是云吹雪，连成王、柳仙儿、楚迎风都来了。

成王面色铁青，自己心爱的女人衣衫不整，与另一个男人纠缠不清，怎不叫他气愤地咬断牙根？楚飘风的禁锢有些松了，昭明公主这才无助地跪了下来。

“楚大哥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……”成王面无表情地走过去扶起这自幼疼爱到大的小表妹，看这情形、听他们的话也知道，这回的闹剧，始作俑者又是昭明。

他能说些什么呢？楚飘风待昭明向来只有兄妹之情，况且楚飘风已有心爱的女人了；望着云吹雪，那两人确实是合适的一对。只有昭明，始终看不清、不肯放弃。从前以为她还小，总是宠她、惯她，一句重话也舍不得说，而今……看她任性成这样子，成王心中的苦是无法言喻的。

然而令昭明伤心的还不只如此，在成王怀里，她觉得很安心，或许是天生血缘的交融，她什么事都愿意对这个表哥说；但刚才被楚飘风抱住的时候，她竟感到害怕，而被他粗鲁地亲吻时，心中竟涌起阵阵抗拒与排斥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最心爱的楚大哥啊！与他相拥不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事？她不懂，莫非事情真如楚飘风所言，他们之间所拥有的仅只是兄妹之情，非关男女之爱？昭明吸吸鼻子，受惊吓的泪依然不止，但她的心却开拓出了另一番新的层面。

“楚大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”昭明公主是很任性，但她也很有坦率。

楚飘风看似酒醉未醒，蒙眬的眼睛慵懒地半眯着。

成王拥着昭明，发生这么难堪的事，“无尘庄”他们也待不下去了，他拱手向众人辞行。

“楚兄、各位，京城传来消息，让我们回去一趟，就此告辞了，再见。”昭明被成王护在怀里，看着表哥僵硬的脸庞，不由满心内疚。

“表哥，你别生我的气，刚刚我想了很多事情，虽然我还不很懂，但我会努力改过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”她就是这点可爱，因此成王才会如此深爱她，永不改变。

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柳仙儿也只能将所有的愁苦往肚里吞了，她沉默地独自离去，那萧索的身形叫人心疼。

而云吹雪只是安静地看着戏。这促狭鬼，明明是借机在训人，却装得跟真的一样。

她暗地里笑痛了肚肠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好象楚飘风不是她的爱人，他的荒唐举动与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“大哥，想不到你这么风流，真是了不起。”楚迎风开口打破岑寂。

云吹雪望着楚迎风说笑的脸，阴鸷的眼，配着上扬的唇角竟成了一幅诡异的画面。

一山不能容二虎。她突然有所体认，楚飘风、楚迎风这对兄弟是永远不可能有和谐相处的一天了。

她和楚飘风决定离开是正确的，而且这个行动必须越快越好。

没有表情的俏脸迅速垮下，冰晶雪花冻着冷艳。论演技，她可也不会输人。云吹雪蓦地走近楚飘风，一巴掌刮得他酒醉不稳的身子翻倒在地。

“我说过，除了我，不准你再碰其它女人！若敢犯忌，我们之间就算完了。”“小雪……”楚飘风只是傻傻地笑，似乎真醉得不轻。

“哼！”她甩袖，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去。

楚飘风扑上前，嘻皮笑脸地拉住她的裙摆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喝醉了嘛！”“我不听借口，楚飘风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！”她怒吼，连包袱都不要了，直接走出“无尘庄”。

“小雪！”他步履踉跄，焦急地追在她身后。“你听我解释啊……”“你打人好痛！”楚飘风摸着红肿的脸颊抱怨。一步出“无尘庄”的范围，他一身的酒气好象全散光了。“我怀疑你是不是乘机报仇。”“不用力打，整出戏看起来怎么会逼真！”望着他脸上的五指印，她真的好想笑。

方才在帐篷里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全是楚飘风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她不过是看穿他的企图，临时插上一角罢了！对于昭明公主的痴心，楚飘风无法回报，此外，他也担心昭明会钻牛角尖，因此利用小公主灌他酒的机会，索性装醉，小小的轻薄就叫她明白爱情和友情之间的差别，只是成王大概会被醋淹死。

至于两人假装反目，一起离开“无尘庄”，这也算是对楚迎风的一种交代。

“你确定楚迎风真的会追上来？”云吹雪挽着他的手。

“迎风不会放过我们落单的机会。”他苦笑。

“如果他追上来，你要怎么跟他说？”她担心万一他们打起来，龙虎相争，那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

“我不会和迎风动手的。”他微笑，突然搂住她的腰。“但为了以防万一，小雪，你上树顶避避好不好？”“又来了！”她瞪眼，每回有事就把她往树顶上送，他这个轻功盖世的人，一点都不体谅平常人立在枝桠上，随风晃荡的痛苦。

“好啦，我保证很快就去接你下来。”他又弯腰、又拱手的，云吹雪也只好点头了。

“不准打架喔！”她抱着树顶上的枝桠撂下最后的警告。

“遵命，娘子！”在她颊边偷得一记香吻后，他优雅的身影缓缓飘落地面。宁静的山道上，只有微风吹过树梢的声音。

一股肃杀之气缓缓升高，迫得虫鸣鸟叫声纷纷停歇。

楚飘风站在路中间，山风吹得他身上的儒装衣袂飘飘。自那日落难峡谷后，他已经不再穿专属武人的劲装了。

是一种宣示吧！表达他从此退出江湖的决心。只是，迎风了解吗？只怕他是不懂得，否则他也不会提剑追来了。

“出来吧！迎风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”静默持续着，几乎让人以为楚迎风并不存在，直到一声悠悠的叹息发自楚飘风之口。“二弟，或者我该称呼你反阉组织的首领？”树影移动了，一身绿色劲装的楚迎风走了出来，他手上的长剑已经出鞘。

“为什么你没死在山洞里？你应该死的。”“‘闪电’替了我。”好苦好苦的笑，提起他的爱马，楚飘风整颗心都揪了起来。

“同样，我也要问你，为什么非杀我不可？”楚迎风全身颤抖，像是很痛苦地咬牙道：“‘玉剑山庄’只能有一位庄主！”“我从没想过跟你争庄主之位。”“但长老们却想将你迎回去！”楚迎风仿佛崩溃似地大吼。“从小，我就那么努力，拚命地完成所有训练。为了达成爹娘的期望，我日夜练功、读书，没有一日歇息，大家也承认我做得很好，我是未来的武林盟主……直到你……为什么你要出现？你破坏了我的一切……你娘已经毁了我娘一生的幸福，如

今换你了，换你来毁掉我！”“为什么？我也想问，‘玉剑山庄’也是我的家，而我却不能回去；我想爹娘，可是没人要我，我不知道理由，直到我艺成下山前，师父才告诉我原因。从此，我尽量远离那个家，避开所有关于山庄的一切，我四处流浪，我做得还不够吗？”“不够！我是‘玉剑山庄’的庄主，但人们却称呼你为‘玉剑侠士’，那我算什么？黑白两道敬重你、王公贵族与你称兄道弟、平民百姓视你为救命活菩萨，连娇贵的公主殿下都要你爱得发狂……而我呢？不论我怎么努力，付出多少心血，大家记住的永远只有‘楚飘风’，到最后，我什么也不是，现在长老们想迎你回庄，我和娘就只有被赶出去的份儿……”“迎风！”这场悲剧到底是谁的错？望着弟弟泪流满面，几近疯狂的样子，楚飘风也为之鼻酸不已。“如果我消失呢？你是否会觉得好过些？”楚迎风目瞪口呆。的确，持奉母命、为了他们安身立命之地，他想过要杀死大哥，而他也真的做了。但那感觉却也令他痛彻心肺、深感失落，对于这个人人称颂的大哥，他分不清楚体内的激情是羡慕？还是嫉妒？他一直很矛盾。

可是不做又不行，忍心让娘亲没了丈夫，最后连块容身之处都叫情敌的儿子抢去吗？他再也承受不了大哥带来的恁多压力了？而如今，大哥却自愿消失，他没听错吧？为什么大哥愿意这么做？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：当我离开后，帮我保护‘无尘庄’。”楚飘风举袖，轻轻擦着弟弟满脸的泪痕。

“大哥！”楚迎风楞住了。明知道他是害得“无尘庄”差点庄毁人亡的罪魁祸首，大哥还要求他保护它！

“我知道你成立了一个‘反阉联盟’，你做得很好，魏阉为祸社稷甚烈，他是该杀，但除了起义军，正面杀伐之外，难道没有更和平、不血腥的方法来解决一切吗？”“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的。”“是没错，但你反阉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贫苦大众，又怎忍心害得他们流离失所，生活更加困苦？”楚迎风默然。他从没想过那么多，只是觉得若不牺牲少数，又怎救得了大众。

“迎风，每一条生命都是珍贵的，我们应该珍惜他们才对。”楚飘风苦口婆心地劝道。这也算是完成梁景临死前的请托吧！

“你的行动，大哥不会干涉，咱们兄弟今天的谈话也绝不会有其它人知道；大哥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你知道该如何做个最好的庄主、最了不起的武林盟主。”楚飘风拍拍他的肩。“我要走了，永远不会回家，也不会再出现在江湖上，后会无期。”楚迎风只是呆站着，这样的结局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楚飘风的淡然、宽容令他的心绪全都乱掉了。

大哥的笑容看起来好平和、好慈祥……楚迎风整个人茫茫然的，唯一的感觉是，手中的长剑变得好沈、好沈……楚飘风轻轻一纵，飞身上树，抱下云吹雪。

“小雪，我们走吧！”“嗯！”她轻颌首，与他手牵手，交握的十指，织起他们未来的人生。“风，你确定楚迎风做得到？”“他是我的亲兄弟！”仿佛这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一切，楚飘风露出一个大大的、非常坦率又灿烂的笑容。

“傻哥哥！”她低头啐了他一口。

“不傻又怎会爱上你？”他低喃，声音又大得让她听见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双手插腰，是有几分茶壶架势。

“哇！住在河东边的狮子开始怒吼了！”他大笑地往前跑。

“楚飘风，你给我站住。”她在他身后紧追不舍。

“大哥——”一个令人讶异的声音突然插进来。

楚迎风远远地追了上来，手中的剑已经入了鞘。“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失望了。”他不认输地宣誓完，很快地转身跑开了。

云吹雪却由背影看到楚迎风通红的耳根。

她撞撞楚飘风的腰。“你们家的男人都很会脸红哦！”“胡说，楚家男儿最威武了，才不像娘儿们，动不动就脸红。”她古怪的眼眸，上上下下瞄着他。“我有证据的。”“不可能！”再大方的男人也有自尊的。

她突然用力拉下他的头，红艳艳的樱唇挑逗上他的，辗转缠绵……果然，阵阵红潮由他的脖子升上他的额。“看吧！脸红了。”她大笑，把他挑逗得心慌意乱后，又飞快地跑掉。

楚飘风愣了下，才恍然大悟——他被耍了！

“小雪——”要教训她还不简单，他一个飞掠挡在她面前。

“啊！”她尖叫着，发现自己的身子又被腾空抱起了。

浓荫蔽天的枝桠上，他一脸邪笑。

“敢捻虎须，你就要有所觉悟！”“仗武欺人，不是好汉。”她嘟着嘴，一双明眸秋水盈盈。

那高噉的红唇正好方便他火热的亲吻……紧抱着楚飘风，柔软的丁香与之热切地纠缠，云吹雪还是忍不住偷偷睁眼瞄着他，看着他温柔的神情，她满心欢喜。

不过……有一点很奇怪，瞧着这层层叠叠的绿，她竟不怕了，羞怯的心反而因为高踞树顶，跳动得越来越激狂。

难道是上了瘾？这下糟了，二十世纪的未來可没那么多树爬，他们该怎么办？嗯！这是个大问题，得好好想想……（全书完）

